[匈] 乔尔吉·德拉古曼 著
刘丽洁 译

摘郁金香的男孩

THE WHITE KING

世界不是完美的，许多时候充满不幸，但即使在不幸的世界里，
郁金香仍到处盛开，等待你发现，等待你采摘。

匈牙利国宝级作家的巅峰之作，告诉你东欧的欢喜与哀愁

幸福，是要当成使命去承担的

横扫欧洲文学大奖，超越国界的真实感动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THE WHITE KING

嘉达不明白他的爸爸为什么不见了，也不明白为什么当他在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代替爸爸送给妈妈一束郁金香时，妈妈会哭出来。

每个星期天，嘉达都会待在家里等爸爸回来。他相信，爸爸一定会在某个星期天回到他的身边，带他去看大海。

当妈妈为了营救爸爸向人求情却遭到欺辱时，嘉达得到了一枚棋子——用象牙雕刻的“白色国王”。从那以后，他经常把它握在手心、放进口袋，相信它会保佑自己：一是不被战胜，二是战胜自己。

虽然嘉达还是个孩子，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他必须学会成年人世界的生存法则，不仅不能让意外的打击把自己击垮，同时还要战胜内心的恐惧。

跟郁金香一样，“白色国王”也是少年内心世界的情感投射，前者表达了爱，后者铭记了恨。

“不幸福就是一种耻辱，不能向别人敞开你的生活、遮遮掩掩就是耻辱。对一个不得不在谎言世界里生活的孩子而言，成长本身就是场战争。”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29.00元

THE WHITE KING

摘郁金香的男孩

[匈] 乔尔吉·德拉古曼 著
刘丽洁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摘郁金香的男孩／（匈）德拉古曼著；刘丽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86-2746-5

Ⅰ.摘… Ⅱ.①德… ②刘… Ⅲ.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8489 号

摘郁金香的男孩

ZHAI YUJINXIANG DE NANHAI

作　　者：【匈】乔尔吉·德拉古曼
译　　者：刘丽洁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8-10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184 千字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4945
书　　号：ISBN 978-7-5086-2746-5/I·207
定　　价：29.00 元

目录

目录

郁 金 香

昨天晚上，我特意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这样闹钟响的时候就只有我能听见，不会把母亲吵醒了。结果，整个晚上我都被自己设计的那个惊喜弄得兴奋莫名，还没等闹铃声响起来，我就醒了。

我在桌上摸到那把镀镍的中国制造的手电筒，从枕头下面翻出闹钟，用电筒照了照：四点四十五分。我按下按钮取消了闹铃，然后拿起昨晚搭在椅背上的衣服，迅速套在身上。我的一举一动都很留意，生怕发出任何声音。可是，就在我穿裤子的时候，偏偏不小心踢到了椅子。幸好它没有翻倒，只是碰在旁边的桌子上，轻轻地响了一下。拉开房门的时候我也很谨慎，不过我心里清楚，它是不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的，因为昨天我已经给门的合页都上过油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柜子前面，慢慢拉开中间的抽屉，取出那把母亲常用来给我剪头发的大号裁缝剪刀，打开门锁，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家门。

一开始，我并没有加快脚步，但是等到了楼梯间的第一个

拐弯处后，我迈开步子开始狂奔起来。等跃下最后一级台阶，冲到住宅区外面时，我已经跑得浑身冒汗了。我就这样热气腾腾地向小公园奔去，在那里，在引泉管旁边的花圃里，长着全城最美丽的郁金香。

父亲离家已经有半年多了，可他走的时候只说要出差一个星期。我知道他是到海边的考察站执行紧急任务去了。

临走的前一天，他跟我说："很遗憾不能带上你一起去。现在正是晚秋时节，大海的景色肯定让人难忘——海面要比夏季的时候更加狂暴，放眼望去满是掀起来的黄色巨浪和浪花激起的白色泡沫。"

我根据父亲的描述遐想着。

父亲紧接着又宽慰我说："不要紧的。等我回来以后，一定带你去海边，这样你就能亲眼看一看大海了。我也纳闷儿，你都十一岁了，怎么还没见过大海呢?"他疑惑了一下，然后接着说："没关系的，这个遗憾我们将来会弥补的。还有其他所有的遗憾，我们都可以弥补。不用着急，时间充裕着呢，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为前面还有整整一生的时间在等着我们。"

最后一句话是父亲平时最爱说的，我始终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尽管如此，在他离家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是多次回想起这句话，也多次回想起最后跟他告别的情景。

那天，父亲的同事开着一辆灰色面包车来接他。他们出发

的时候正赶上我从学校放学回家。要不是最后一节地球科学课临时取消，我甚至连临行前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我到家的时候，他们正要上车，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父亲的同事甚至不愿让他跟我说话。但是父亲没有听他们的，他说："你们也都有孩子，你们应该知道分别是什么感觉。再说五分钟其实也不会耽误多少事情。"接着，他的一位同事——一个身穿灰色西服、身材魁梧的银发男子——耸了耸肩说："我不介意，五分钟的确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于是，父亲快步走到我面前，既没有拍我的肩膀，也没有拥抱我，只是站在那里，一边不停地用双手搓着运动衫的衣角，一边跟我解释："那个研究机构急需我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我要在那里待一个星期。如果情况确实很严重的话，还会稍微延长几天。等到一切恢复正常了我就会回来。"接着，他刚要再向我强调一下我们一起去看海的事，那个银发的高个男子就走到他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走吧，博士，五分钟过了，现在真的必须出发了，否则我们就赶不上飞机了。"

父亲俯下身子，在我的前额上亲了一下，不过仍然没有拥抱我。他叮嘱我要好好照顾母亲，要做个好孩子，因为现在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要挺起胸膛做人。我说："我会的，我会做个好孩子。你也要多保重。"这时，他的同事看着我说："别担心，小伙子，我们会好好照顾博士的。"那个人冲我挤了一下眼，然后为父亲打开了面包车的侧门，招呼他坐上去。此时，司机已经发动引擎。父亲刚坐定，车门就被猛地撞上，紧接着车子便绝尘而去。

我拎起书包，转身朝楼梯走去，心里很兴奋。因为我刚得到一枚徽章，正好可以做我那由徽章组成的迷你足球队的前锋。我急着让它试试身手，看它在油布上能否像在硬纸板上那样随意滑动。所以，我既没有停留在原地挥手跟父亲告别，也没有目送面包车消失在公路尽头。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身上的烟味儿，也记得他脸上布满了粗硬的胡子楂。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甚至连微笑都像是强挤出来的。后来，我曾多次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觉得，他当时也没想到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一星期后，我们终于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情况比他们之前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由于这涉及最高机密，所以不能在信里详述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还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如果一切顺利，几周以后他或许能请上一两天假，但目前他必须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

从那以后，父亲还寄回来过几封信，每封信大约间隔三到四个星期。父亲在所有的信里都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可是我们等啊等啊，不仅圣诞节父亲没回家，就连新年也没能回来跟我们一起过。

到了四月，一封信也没有了。我开始猜测，父亲会不会是逃到国外去了？我班上的同学艾贡的父亲就是这样——沿着多瑙河游到南斯拉夫，然后再辗转到西方国家，此后音信全无，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好了，言归正传。我去小公园的时候，故意选了一条住宅区后面的路走，因为我不想碰见任何人，也不想被人问起我这么早出去干什么。

我很幸运——引泉管四周空无一人。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翻过栏杆，爬进盛开着郁金香的花圃里了。

我掏出剪刀，开始剪花，尽可能在贴近地面的花茎处下剪。记得奶奶曾经说过，越是从靠近根部的位置剪断花茎，剪下的郁金香存活的时间就越长，如果能连同叶子一起剪下，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一开始我只想剪上二十五枝，可剪到第十五枝的时候，我心里的数字就已经乱套了，于是只有剪了一枝又一枝。外套和裤子被露水打湿了，可我并不在乎，我心里面想的全是父亲和母亲。

每年春天，父亲都会去剪郁金香。母亲跟我说过很多次，当年父亲向她求婚的时候，就献给她一束郁金香。他们结婚以后，每年到了四月十七日，也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父亲都会剪一大束郁金香送给母亲。是的，每年这一天的清晨，当她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总有一束郁金香在厨房的桌子上静静地等着她。

我知道，今天是他们的第十五个结婚纪念日，我想让母亲得到一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大更美的郁金香。

我剪的郁金香实在太多了，多到双臂几乎抱不过来的地步。我尽量紧紧地把花搂在怀里，可还是有花不断掉落。我索性把

剪下来的郁金香放到脚边的地面上，然后抖掉剪刀上的露珠，一枝一枝地开始修剪。修剪郁金香的时候，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象着他过去是怎样使用同一把剪刀剪郁金香的。我盯着自己的双手，竭力在脑海中勾勒出父亲双手的样子。可这并不奏效，因为不管我怎么想，看到的依然只是自己那白嫩的手背和套在剪刀手柄里的那几根小手指头。

就在这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一个老头儿的呵斥声，他让我立刻从花圃里出来，说我胆子怎么那么大，居然敢跑到花圃里偷偷剪花。不仅如此，他还威胁我说要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我关进劳教所去，因为那里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抬头望着他，心想幸好他不认识我。因为不认识，所以我壮起胆子也向他喊道："别唬人了，偷偷剪几束花才不算犯罪呢！"我边说边把剪刀放进口袋，然后弯腰抱起堆在脚边的郁金香。几枝花滑落到地上，不过我已经顾不上去捡了。我跳出花圃时，听见老头儿在我身后喊道："你小子这样跟老人顶嘴，真是不像话。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把你的学号记在胳膊上了。"我连头都没回一下，我知道他不可能知道我的学号，因为我今天特意穿了袖子上没缝学号的外套。

就这样，我抱着郁金香径直往家里跑去。我的双手小心地抱着花束，生怕它们折断。花朵互相碰撞着，还不时蹭到我的脸，宽大的叶子随着我的奔跑呼呼作响。花束散发出青草刚割完后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只是比那个要浓烈得多。

我一口气冲上五楼，在家门口的楼道里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把花束放在门前的脚垫上，然后站起身来，轻轻地打开房

门，跨过花束，走进漆黑的门廊，竖起耳朵听。还好，母亲没有醒。

于是，我转身把花束抱进厨房，放在桌子上，然后来到厨房里的储藏室，从架子下面找出一个最大号的空咸菜罐子，并拿到水龙头前把它洗干净，灌满清水，摆在桌子中央。

我把郁金香一枝一枝地插进去，怎奈郁金香太多，没法都插进罐子。无论我怎么努力，最后还是剩下十多枝。我把它们放进水槽，然后回到桌前，认真地把花束整理了一下。虽然我很用心，但效果依然不太好——带着叶子的花枝上下交错，一些太短，一些又太长，这让花朵参差不齐，很不美观。

这时我才意识到，要想让这束郁金香光鲜体面，就得让所有花枝一般长短才行。可是，重新修剪可能来不及了。这时，我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准备到储藏室里找一个超大号的洗菜盆，它肯定能让所有花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这样我就不需要剪枝了。

我打开储藏室的门，弯下腰，把大盆从架子下拉了出来。就在这时，我听见厨房的门被打开了，母亲问道："谁？里面有人吗？"因为被储藏室的门挡着，她没有看见我，而我却能透过门缝看见她。

她穿着白色的长睡袍，光脚站在那里。看见郁金香后，她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她用一只手扶住门框，惊讶地张大了嘴。我本来以为她接下来就要会心一笑了，谁知她的表情看起来就像是要哭或者尖叫的样子，仿佛被什么事情激怒或者伤害到了。

她一直张着嘴巴、眯着眼睛，我能听到她沉重的喘息声。然后，她的头开始缓缓转动，环视厨房，直到看见储藏室半开着的门，她才把手从门框上移开，理了理滑落到脸上的头发。她长长地叹了口气，问道："儿子，是你吧？"我并没有回答，而是沉默着从储藏室的门后走出来，站到桌旁。

我解释说自己只是想给她一个惊喜，求她不要生气，因为我绝对不是要做什么坏事。我说，我这样做只是因为父亲临走的时候要我做家里的男子汉。

我看见母亲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但眼睛里依然满是悲伤。她用深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跟我说："我不生气。"然后又说："我不生气。多谢你了，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走上前来抱住我——这次拥抱跟平时不一样，她抱得非常紧。有一次我生病她也是这样抱我的。我也紧紧地抱住她，透过我的衣服和她的睡袍，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这时我突然想起来那些郁金香，想起自己蹲在花圃的泥地上一枝一枝地把它们剪下来的样子。母亲把我搂得更紧了，我也把她紧紧地搂住。环绕我们的始终是郁金香特殊的味道和那种浓烈的青草被割后的气息。

很快，我感到母亲的身体在颤抖，我知道她要哭了。其实这时我自己也掉泪了，可我不想哭出声来，更不想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所以我继续紧紧地搂着她。我好想告诉她："别太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甚至连嘴都无法张开。

就在这时，有人按响了门铃，按得很重，铃声非常刺耳。因为我们没有去开门，所以那铃声持续了好一会儿——一遍、

两遍、三遍。母亲松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突然变冷。我也松开她，并让她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门外是谁。

往门口走的时候，我一度想到外面可能是警察，以为那个老头儿终于还是认出了我，并向警察报了案。现在警察赶来了，他们要把我带走，因为我偷采郁金香，破坏了公物。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开门的好。可是门铃一直在响，声音很刺耳，而且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烦，已经开始敲门了。我只好伸出手，转动门锁，打开了房门。

站在我面前的不是警察，而是父亲的同事。我见过他们，父亲那天就是跟他们一起走的。我感到很意外，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个高个的银发男子看着我，问我母亲是否在家。我点点头，心里思忖着：父亲一定是让他们给母亲捎来了什么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吧？我有些兴奋，准备开口对他们说："请进，我母亲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可还没等我的话说出口，银发男子就急促地对我说了我句什么。我没听清，只知道他问了句什么，于是含糊地答道："是的，她在家。"这时，另一个矮个的男子对我低声吼了几句，并猛地把我从门口推开，二人径直闯了进来。

他们站在门廊里，矮个男子问我母亲在哪个房间。我说："妈妈在厨房。"我一边说着，一边跑到前面给他们带路，并对着房里大声说："爸爸的同事来了，他们一定是带了爸爸的信，或者是礼物。"

此时，母亲正在用那个我们平时用来煮咖啡的长柄壶喝水。

一听到我的喊声，她的手立刻定在了那里。她先是怔怔地望着我，随后又把目光移到父亲的两位同事身上。透过壶身，我看见她的脸霎时间变得惨白。

她放下壶，紧咬着嘴唇，只有在非常生气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她大声质问父亲的两位同事："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说完，她把长柄壶往餐台上一蹾，里面的水泼溅得到处都是。她要他们立刻从我们家出去，可父亲的两位同事还是走进了厨房。

高个的银发男子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就直接对母亲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还没有把实情告诉孩子吗？"母亲摇摇头，说不关他们的事。高个的银发男子叹息道："你这样做是一个错误，因为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的。早知道比晚知道要好，谎言只会催生更多的谎言。"母亲冷笑了一声，说道："是啊，当然！不过你以为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就是真理的守护神吗？"这时，那个矮个男子对母亲大吼，要她闭嘴。母亲果然没再开口。

银发男子跨了一大步来到我面前，问道："嗨，小子，你还真的相信我们是你老爹的同事了？"我没有吭声，但感觉就像在体育课上刚刚参加完计时跑一般，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必须把身子向前倾着才能喘上气来。

接着，银发男子对我说："我要让你知道，我们根本就不是你爸爸的同事，我们是国家安全局派来的。你爸爸因为参与叛国行动已经被逮捕了，你将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他，而且这段时间会非常长，因为他已经被发配到偏远的边疆，在那里开凿多瑙河运河去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在劳改

营里做苦力，现在已经骨瘦如柴，估计撑不了多久了，搞不好就要没命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就从餐台上拿起长柄壶，狠狠地掷到地板上。长柄壶摔成了碎片，银发男子这才闭上了嘴。顷刻间，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母亲很快就打破了这种沉默，她说："够了，别再说了！如果你们要把我也抓走，那现在就抓吧，不要骚扰我儿子。他还是个孩子，明白吗？告诉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们来我家到底想要干什么?"矮个男子连忙说，他们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但既然来了，就得四处搜查一下，说不定能在博士的房间里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母亲质问他们有没有搜查令，银发男子冷笑道："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搜查令的，我们只不过是随便看看罢了。而且，我想你们也没什么可隐藏的吧?"

母亲厉声斥责道："你们没有权力来我家搜查。赶快滚出去，滚！如果你们不马上离开，我就去市政厅静坐抗议，公开要求释放我丈夫！你们这算什么？既没有开庭，也没有判决，就平白无故把人抓了！不管这是个什么国家，至少我们还有法律吧？到人家里搜查就必须出示搜查令，你们既然拿不出来，那就赶快从这儿滚出去!"

银发男子听罢，对母亲淫笑道："你这副生气的模样还真是可爱啊！可惜你那在多瑙河挖运河的丈夫是看不到了！他一定很想你吧？因为你还真是有几分姿色……唉，你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说这多要命啊!"

母亲气得满脸通红，整个身体都绷紧了，微微颤抖着。在

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愤怒过。我觉得她一定会冲到银发男子面前，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接着，母亲的确迈开了脚步，不过不是朝着银发男子走去，而是走到了门口。

她拉开房门，对两个人说道："够了，我受够了！滚！立刻从这栋楼里滚出去！如果你们再不走，我就要给我公公打电话了。你们知道，他以前是书记，尽管现在退休了，可还有很多朋友身居要职。如果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你们两个混蛋肯定会被调到交通部门去的。所以，如果你们识相的话，最好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母亲的口吻异常坚决，连我都差点儿相信她说的话了。然而，我很清楚，母亲从来没有主动给我爷爷打过电话，因为自从我奶奶当面骂母亲是"犹太婊子"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跟我爷爷奶奶说过一句话。

矮个男子接过话茬儿说道："如果你以为那个老头儿现在还有什么影响力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和儿子一起被关押起来才对。不过，如果你执意要打电话向他诉苦，那就请便吧。是不是找不到什么诉苦的理由？没关系，我来帮你！"

他边说边走到橱柜前，拽住一个抽屉的把手用力一拉。抽屉虽然还在他手里，可里面的刀叉和勺子却一股脑儿地被倒在地上，摔得到处都是。随后，他又把空抽屉朝橱柜上狠狠砸去，抽屉的底板顿时断成了两截。

他面目狰狞地龇着牙说道："好了，现在你有理由诉苦了！不过这只是个开始，没错，只是开始。"我猜测，他接下来就要

掀桌子了。

这时，那个银发男子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别激动，居尔卡。看来我们是看错这位同志了，我们还以为她是一位有头脑的夫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对什么人礼貌。可是现在看来，她根本就是不识好歹，似乎是铁了心要给自己找麻烦。好吧，那就让她去吧。咱们走着瞧，她迟早会自作自受的。”

那个叫居尔卡的男子把断裂的抽屉狠狠地摔在地上，抽屉砸在了餐具碎片上，厨房里一片狼藉。他说：“好吧，少校同志，就听你的，我们走吧。”说完，他瞥了母亲一眼，然后转向我，跟我对视了一下，接着说：“好吧，我们走。不过这只是因为我看你们喜欢鲜花，喜欢鲜花的人不会是坏人。”

他边说边朝桌子走去，我以为他会把上面的罐子也摔到地上，但他只是从那一大束郁金香中抽出一枝，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后说道：“郁金香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香气，否则它真是一种可爱的花儿。”说着，他朝厨房外走去，同时喊道：“我们走吧，少校同志！”

银发男子并没有应声，只是挥了挥手，示意他先走。那个叫居尔卡的男子拔腿往外走去，经过母亲身边时，把那枝郁金香伸到她面前，母亲一言不发地接过。那男子又无耻地说道：“鲜花配美人。”然后，他又把脸转向我，盯着我，并冲我挤了一下眼，接着跨出门外，走下楼梯。

少校也向门外走去。他刚一跨出门槛，母亲就打算关门。谁知，他却突然退了回来，用脚抵住房门。他用一种镇定、和缓的语气说道：“你会为今天的事情后悔的。我们还会回来的。

到时候，我们不但要把地板撬起来，还要把窗框全都拆下来，仔细地搜个遍。连浴缸下面和煤气管道里我们都不会放过。我们要把你们家翻个底朝天。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向你保证。”说完，他转过身，朝楼下走去。母亲“砰”的一声关上门。就在门关严之前，我听见少校说了声“回见”。

母亲转过身，靠在关严的房门上，手里拿着那枝红色的郁金香，看着地上散落一地的餐具和摔成两截的抽屉。她抿了一下嘴唇，然后望着我，尽可能平静地说：“去把扫帚和簸箕拿来，我们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

我望着桌上罐子里装着的那些郁金香，好想问母亲：“刚才那两个人说的那些话，那些关于爸爸的事，都不是真的，对吧？爸爸会回家的，是不是？”可是，当我转向母亲，看见她正在闻手里的那枝郁金香，眼里已经溢满了泪水时，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她正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跳　　沟

萨比和我很快发现，粉笔根本不会让人发烧，这只是个谣传罢了。因为我们俩都吃了一根半粉笔，到现在也一点儿异常反应都没有。而且，我们不但吃了白色粉笔，连彩色粉笔也尝试了——萨比吃的是根绿色的，我吃的是红色的。吃完粉笔，我们一直在学校附近的一座桥底下等着发烧，结果白等了一个半小时，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我们撒了两泡彩色的尿，我的有些偏红，他的有点儿发绿。

我们这次是真想发烧，因为倒腾体温计的伎俩我们再也不敢尝试了。那次我把体温计有水银的那一端贴在烫手的暖气片上，结果当场被母亲逮了个正着。萨比更倒霉，两个星期前快要数学考试的时候，他把体温计贴在小灯泡上烤，结果里面的水银很快就被烤得滚烫，直接从体温计里蹿了出来。萨比因此被他父亲用有扣环的皮带狠狠教训了一顿。正因为不敢再打体温计的主意，我们才想出了吃粉笔的新花样，谁知又失败了。

我们心里都清楚，如果我俩不能把自己整病的话，那到了明天开学的时候，我们就死定了——学校里的其他孩子肯定会把我们揍得脑袋开花的。

我俩不小心把班费全投进老虎机里去了，那些班费本来是要用来购置材料，制作五月大游行时参赛的海报的。结果，这笔钱却被我俩一分不剩地投进了木偶剧院大楼地下游戏室的机器里。这都要怪菲利，他当初骗我们说，那些新到的机器中奖率很高，玩儿三次就能赢一次。一开始试手气的时候，我们的确赢了十块钱，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赢过。到了最后，我们已经不指望赢钱，只希望能把输的钱赚回来了。于是，我们把第三张百元钞票破开，换成游戏币，用来翻本。还剩下最后一点儿钱时，我们几乎就要成功了，可我们算的时机不够准，刚一摁下按钮，就眼睁睁地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巨额奖金”字样变成了一片空白。就这样，所有班费都被我们赔了进去。我们跟那个换游戏币的家伙解释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钱，并乞求他把钱还给我们。可我们的乞求一点儿用都没有，他一个劲儿讥笑我们：“这本来就是个碰运气的游戏，你们的运气太糟糕了！”然后，他还威胁我们说：“如果你俩继续在这里纠缠下去，我就要找人来教训你们，让你们闭嘴。如果你们不想继续玩儿下去，就赶快滚出去，不要影响其他玩儿游戏的人。”于是，我俩悻悻地离开了那里。

走到革命殉难者大街的时候，我跟萨比面面相觑，心里都清楚我们遇到大麻烦了。萨比说：“我俩干脆到火车站偷偷爬上一列货运火车，到乡下的煤矿当矿工算了。听说那里用童工，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问都不问你的年龄，因为煤矿一直缺人手。”我说：“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才不想得尘肺病死掉呢。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们可以让自己病倒。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躲过这次麻烦。”萨比说：“好吧。”然后，他就想出了吃粉笔发烧的点子。我们立刻就试了，结果发现一点儿用都没有。虽然我尿出的尿有些发红，可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是血尿，而且气味也不对。

我们只得另想其他法子。萨比说：“不如我们去引泉管那里喝水吧，能喝多少喝多少。假如我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喝下大量冰水，搞不好就能得上严重的肺炎。那意味着我俩至少要在医院住上三个星期，到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们好可怜，谁又会想起班费的事情呢?”

引泉管那里人不多，只有四个人排队用大罐子接水。为了耗到他们离开，我跟萨比跳上附近的雕像基座，准备轮流扮演那尊早就被人偷走的雕像——手持火炬的英雄。扮演者要尽可能把右手往身体前方伸，就像真的举着火炬一般，而且身体要一动不动。另一个人负责往“雕像”身上扔小石子儿，但不能朝脸上扔。谁扮演雕像时坚持的时间久，就算谁赢。

当最后一个人把大罐子接满时，正好轮到我扮演雕像。萨比瞥了一眼引泉管，把手里的一大把碎石子儿一股脑儿全朝我身上扔过来，说道：“走吧，我们还得去得肺炎呢。”

“好。不过你得先喝，因为这主意是你出的。而且，你刚才玩儿游戏时犯规，把石子儿扔到我脸上了。”

“哼，就知道你是胆小鬼！好吧，我现在就去喝给你看。”

清冽的泉水从纪念碑下方一根与地面平行的粗铁管中流出，这块碑是为了纪念以反对独裁和帮贫扶弱著称的英雄扬库·占努而修建的。传说当年占努逃脱了妄图将其送上绞架的地方官的追捕以后，就是在此处饮泉水解渴的。碑文中还说，此泉水含有药性，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不可饮用。

萨比朝着水管弯下腰，做出一副准备去喝的样子。我连忙喊道：“停停停！等一下！你没看纪念碑上说怀孕的妇女不能饮用这里的泉水吗?”要是往常，萨比肯定会笑得前仰后合，可是此刻他不仅没有笑，还严肃地告诉我不要开玩笑，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他说：“首先，得用嘴完全堵住水管，这样才不会让泉水漏得到处都是。接着，不可以马上就喝，而要数一百下，等到管子里面的水压高到用嘴再也堵不住时，再猛地让冰凉的泉水以极快的速度喷射到喉咙和食道里，直接灌满整个胃。这样，内脏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骤然下降，肯定能得上肺炎。如果幸运的话，搞不好还能当场晕倒。如果谁真的晕了，醒着的人一定不能打晕倒的人的耳光，只能泼点儿凉水。”

“好了，别啰唆了！我们得趁着现在没人来接水的空当赶快行动。如果被人看到我们试图用嘴巴堵住引泉管，他们不气疯了才怪。”

萨比说：“有道理，那我现在就开始。”说完，他便蹲到引泉管下面，把嘴巴紧紧堵住了管子，不让一滴水漏出来。

我在一旁开始大声数数，好让他听见后知道还需要坚持多

久。只见萨比的脸渐渐变成了漂亮的粉红色，好像是被人嘲笑后羞红了脸。接着，他的脸越来越红，等我数到五十的时候，他的脑袋已经成了一颗红彤彤的甜菜头。很快，这颗“甜菜头”开始慢慢发青。我看着他闭上眼睛，双手紧紧抓住引泉管，铁青着脸。我数到八十五的时候，他的手突然放开水管，泉水在巨大的压力下喷射出来，把萨比冲得倒退了几步，身上的衣服也被水浇了个透湿。他顾不上管自己的衣服，猛冲过去喝水。他张大嘴巴，拼命把水吞进喉咙，可是水压实在太高，水不时呛进他的鼻子里，溅在他的脸上，他只好不停地用校服袖子擦脸。

最后，他停下了，抱怨道：“我这个主意太烂了，根本不管用。喝到现在我的肺应该感觉很难受才对，可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看来这招儿也不太灵。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试一下，说不定对你管用呢！要不你别让水管里的压力积攒得那么大了。你就捏着鼻子使劲喝水，能喝多少喝多少就行了。”

我说：“好吧。”说完我马上蹲到引泉管前面，一手捏着鼻子，并用另一只手的手掌把水流引到嘴里，然后大口大口地咽起来。

水确实很凉，冰得我喘不上气来。喝着喝着，我感觉水好像在变暖。等我停下来时，感觉浑身发烫，肺里的空气似乎已经全部耗尽，这让我差点儿没晕过去。还好萨比一把抓住我，我才没有摔倒。

我们走到旁边有长椅的地方，找了唯一一把还有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我感到头晕目眩，脑袋里嗡嗡作响，萨比说他也感觉不太舒服。我觉得这肯定是因为在短时间内突然喝了大量

水的缘故。可是，喝下泉水根本不可能导致肺炎，我们顶多会拉肚子。我正想着，突然觉得肚子真的疼了起来，疼得要用手紧紧按在肚子上才行。我弓着腰、捂着肚子坐了一会儿，疼痛就慢慢消失了，也就是说，我连拉肚子的愿望也没有达成。

“你这个得肺炎的主意还真是胡扯，一点儿用都没有。我们得另想办法，想一个百分之百能奏效的办法。”

“嗯，我们把脚扭伤，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办法笨到家了，你怎么才能装出脚扭了以后的样子呢?”

“当然不能！我说的是真把脚扭伤！我们想得的肺炎不也是真的吗？如果我们想躲开这次麻烦，就不能靠伪装。不如我们到小树林后面那个建筑工地上去吧，那里在挖沟，沟里还埋了很粗的水泥管子。只要我们跳下去，肯定能把脚给扭伤，这样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走路。”

“可那样做太危险了，万一不小心把腿给摔断了，麻烦可就大了。”我还没说完，萨比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讥讽我是胆小鬼，说他的腿已经摔断过两次了，有一回还把头给磕出了一个洞。

“摔断腿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唯一有些不舒服的就是打石膏的时候比较烫，像被火烧一样。可一旦打好石膏，你就能体验平时体验不到的快乐了。比如，你可以把毛线针伸进石膏里挠痒痒，那感觉好极了。而且，你还能享受到不少特殊待遇：像下雨天不用去上学啦；为了避免抻到腿，体育课上不用跑步啦……你不跳的话，我就告诉所有人，说你是个胆小鬼，连扭伤脚都害怕。”

我赶忙说：“你听着，我可不是胆小鬼。”

“是吗？还是等跳完之后再说吧。”

于是，我们俩迈开大步朝建筑工地走去。

肚子里装了太多的水，我们走不了太快。每走一步我都能听见水在肚子里面咕咚作响。路上，我们停了两次，一次是萨比要小便，另一次是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差点儿吐出来。

我俩好不容易走到了工地，却被眼前一排高高的木栅栏挡住了去路。不过，萨比知道能从哪里翻进去，因为他以前来这里偷过几根塑胶管做吹管枪，还抄了些活性炭点着玩儿。他说保安室里已经很久没有住人了，让我别紧张，而且他还说找到那条埋着水泥管子的沟一点儿都不难，因为挖出来的土被高高地堆在沟的一侧。

看到土堆后，萨比首先冲了上去，我也跟着爬了上去。从高高的土堆上往沟里一看，我发现里面埋放着一截一截粗大的水泥管子，但接缝的地方还没来得及用水泥浇筑。

这时，萨比突然说：“我们俩就这样把全班同学都给连累了，我现在很后悔。因为我们闯的祸，其他同学连参加海报设计比赛的机会都没有了。要是在这次比赛里拿了冠军，可以参加长达两个星期的海滨夏令营呢！我真是对不住大家啊！”

“我也很后悔，因为我也很想去海边。”我边说边瞥了一眼水泥管子，脑子里忽然想到：这些管子里面永远也不会有水流过，既不会有清水，也不会有污水，因为这片新的住宅小区永远也不会完工了。拽回自己的思绪，我又跟萨比说：“别太难过了，反正咱们班也拿不了冠军的。冠军肯定是第三小学的那些班级。什么比赛不都是他们赢吗？毕竟大官的孩子都在那里上

学。而且，咱们也没必要太内疚，因为既然学校要求所有班级都得参加海报设计比赛和游行，那我们班就不会因为没有班费就不参赛的。班主任也许会从别的地方找些材料来，总之最后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

“你肯定吗?”

“当然肯定！不信你可以跟我打赌。要跳就赶紧跳吧，在这里站的时间长了恐怕连跳的胆子都没有了。”

“好吧。我们大声喊‘一二三’，然后一起跳下去。”

他说完这话，我俩不约而同地又朝沟里望了一眼。这沟的确非常深，从我们站的地方到沟底，深度足足超过三米。

接着，我们开始一起数数。数到“二”的时候，萨比突然停住了，他说：“我们闭上眼睛，重新数吧。”于是我们闭上眼，重新开始数。这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们都跳了下去，并且都摔断了腿，那我俩就都困在沟里出不来了。我正要让萨比等一下，可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已经跳了。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看见他用尽全身力气纵身朝前一跃的样子。他这一跳劲头很足，差点儿就跳到沟的对面去了，不过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他先是肩膀撞上了对面的土墙，然后直接掉进了沟里，重重地摔在一截水泥管子上。

萨比尖叫一声，侧着身子躺在了水泥管旁，紧紧地捂住脚踝，嘴里大声喊着我的名字，然后号啕大哭起来。

我冲他喊道：“你忍一下，我这就下去救你。”

他抬头瞪着我，脸上满是泪水，嘴里骂道：“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胆小鬼，自己光说不跳，居然让我一个人跳下来。”

我喊道："你闭嘴！我都看见了，你本来打算跳到沟对面去，是不小心才掉进沟里的！你根本就不想跳下去。而且，幸亏我比你多长了点儿脑子，要是我们俩都跳了，那谁去帮我们求救，去找救护车呢?"

萨比毫不理会我的话，还是继续骂个不停，而且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脚疼死了！我的脚疼死了!"

我朝下面的他喊道："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是忽悠我来着？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叫救护车！虽然你这个骗子根本不配上救护车，但我还是会帮你的。"

我说完便跳下土堆，拔腿往居民区跑去。路上，我全都盘算好了，明天到了学校就说班费之所以没了，是因为我不得不把一半的钱付给急救人员，好让他们把可怜的萨比送到医院；另一半给了医生，以免他们不打麻药就给萨比接骨头。

世 界 末 日

吉卡教练总是喜欢把我和杰尼卡这两个守门员叫来搞特训。每次训练，他都要求我们比别人早到一个小时，主要做一些速度练习，还有就是不停地跳跃、扑球、跳跃、扑球、跳跃、扑球……

他还发明了一台恐怖的“守门员训练机”。这台机器会通过一根长长的粗铁管向我们发射灌满了沙子的足球。机器的草图是他自己设计的，制作则是由铁厂的工人代为完成的。机器掷出沙球时力量大得惊人，杰尼卡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稍有不慎，脑袋或者骨头就很可能被球砸个粉碎。

据说，正是因为已经有球员死在了吉卡教练手里，他才成了少年足球队的教练。那些成年运动员根本不能忍受他的魔鬼训练，所以在那个球员死后不久便找了个机会把他狠揍了一顿。从那以后，上面就不再让他执教铁厂的成年队，而来训练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毛头小子了。

那年五月，我们球队的表现很不好，差点儿就要被踢出联赛了。于是，吉卡教练加紧了训练，我们每天都要练习。教练还给我们开了证明，让我们每天不用去学校上前四节课。

他和每一个队员强调：铁厂少年队必须拥有联赛资格，绝对不能出局。除此之外，他还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打败那支来自军队的少年队——“突击者队”，我们就完蛋了，彻底完蛋了。输球之后，他会用铁管把我们每个人的脚踝打个粉碎。他说这样做是因为执教足球队是他的生命，如果我们惨遭淘汰，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在他“死”后，他会让我们每个人拄着拐杖去上学。

为了显示决心，他甚至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铁管功”——他拿起一根铁管，朝一块厚木板狠狠地砸去，结果木板当即碎成了几块。他说，如果输球的话，我们的骨头也会像这块木板一样被砸得粉碎，碎到没人能把它们再拼到一起的地步。

我们都知道，他可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他早就没有了家，一直住在青年队俱乐部的房子里。所以我们丝毫不敢懈怠，都全心全意地准备比赛。跑步的时候，每个人都拼命跑，没有人敢偷懒儿，因为大家都生怕被吉卡教练打断腿。我也用上了吃奶的力气拼命奔跑，尽管我知道自己可能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只是个替补守门员——杰尼卡才是真正的守门员。本来，杰尼卡是根本没有资格在铁厂少年队踢球的，因为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他父亲不让他加入少年先锋队，而不是少先队员就不可以在少年队踢球。可是，他的守门技术非常棒，吉卡教练为了得到这个人才，特意到他们学校说服了校长和其他校

领导，这才特批给他一个人球队的资格。几乎每场比赛都由他守门，因为他即便在状态不佳的时候球感也比我好很多。

出于对吉卡教练的惧怕，我们都训练得很刻苦，可同时我们心里也很清楚，练得再多再苦，我们也不可能战胜“突击者队”，因为他们有军队作后盾，所有队员都是军队子弟。军队能够提供给他们需要的一切，也会给裁判需要的一切。“突击者队”以往在决赛中总是战无不胜，所以我们清楚——我们一点儿赢的机会都没有。一想到这一点，大家就都会有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一天，吉卡教练还是照例把我和杰尼卡抓来搞特训。

我和杰尼卡一起朝球场走去，他看起来似乎比我还要害怕。走到球场正前方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一只手捂住肚子，开始干呕。他吐得很厉害，似乎要是我不扶住他，他就马上会晕倒似的。他说：“一看到体育场的大门，我就想起昨晚的一个噩梦。我梦见吉卡教练把我的脚踝砸得粉碎。”我把水壶递给他，让他漱漱口。他接着说：“在梦里，虽然吉卡教练也泪流满面，可他还是拿那根坚硬的铁管狠狠地砸向我的脚踝。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老家伙像甜菜根一样涨得通红的脸。”

杰尼卡说他不在乎比赛谁输谁赢，他要回家去，他不去参加特训了，因为他再也承受不了了。他说他才不管球队有没有人守门呢！足球不过是一项游戏罢了，不应当搞得这么紧张甚至可怕！

他擦了一下嘴巴，然后把水壶递给我说：“走吧，趁着还

没被吉卡教练发现，我们赶紧溜吧。”

“好吧，咱们走。”我说完这句话，忽然想起昨夜我也被梦中的轰然巨响惊醒过，醒来后躺了很长时间，怎么也睡不着。

就在此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不过比我梦里听见的响声要小得多。我知道这是什么声音，一定是有两辆卡车正快速地向体育场驶来。虽然距离尚远，但我已经依稀可以看见它们绿色的车身和迷彩帆布篷了。

我们怔怔地站在那里，望着卡车向我们驶来。一阵刹车声后，卡车正好停在我们前面。一名军人从车里跳出来，走上前来盘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杰尼卡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于是我解释说我们是来训练的，我们是“红铁锤少年队”的正式球员，杰尼卡是守门员，我是替补守门员。可是军人根本没有注意听我在说什么，他问：“你们在这里瞎转什么？还不进去?”于是我们赶紧朝体育场的球员更衣室跑去。进门之前，我们朝卡车瞥了一眼，看见军人们正在把各种大型装备和器具从卡车上卸下来。

我们进入更衣室的时候，吉卡教练已经在里面了。他正大口嚼着自己的培根早餐。见到我们，他一言不发，只是冲我们指了指他的手表，然后竖起三根手指。我们明白，这个手势的意思是我们迟到了三分钟，练完球之后，我们要多跑十五圈。

我说：“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是因为那些军人才迟到的。”吉卡教练厉声问道：“因为哪些军人?”他还警告我不许撒谎，否则他就要狠狠地赏我几个耳光，把我扇得鼻血横飞。可我还是辩解说：“我没有撒谎，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自己

去看，军人就在那边，他们一定是来查看我们的训练情况，准备摸清我们的底细的。只有了解了我们备战得如何，才能判断我们是否会威胁到‘突击者队’。”吉卡教练听罢，包起剩下的培根，站起身来说道：“好吧，好吧，赶紧换衣服，不许再耽误一点儿时间，否则我就让你们脑袋开花。”说完，他大步走出更衣室，并重重地把门在身后关上。

我们默默地换着衣服，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吉卡教练在门外偷听。他这个人特别喜欢偷听别人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他的。我们换完衣服走出更衣室时，杰尼卡的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

吉卡教练站在球场边上等我们，一个军官正和他聊天儿。一看见我们，他立刻挥挥手，示意我们快点儿。此时场上已经立起一根根标杆，“铅袋”也已经准备好了。“铅袋”其实是我们的护腿板，为了增加重量，里面被装满了铅棒，这也是吉卡教练的发明。

我们穿上护腿板，开始绕着标杆做障碍跑练习。过了一会儿，吉卡教练撇下军官，向我们这边走来。按照他的命令，我们开始做跳跃练习。有一次，杰尼卡的动作不够迅速，教练便拿起棍子打他的腿。被打的杰尼卡随即倒了下去，一头撞在地上，鼻子都流血了，可教练还是不准他停下来，他只得一边流着鼻血一边继续跳。

我们训练的时候，那些军人一直在那里。士兵们穿着古怪的军装，推着装满电线和设备的小车在场地里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各种有线设备和天线。而军官则站在一旁监督他们干活儿。

我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或许是要通过无线电来直播比赛吧——虽然我从没听说哪家电台要直播这场比赛。那些机器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好像想拼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可我们一点儿神也不能分，必须一直跑着、跳着，并来来回回地练习扑球。

球感训练是最难的一个练习项目，我们要蒙上眼睛扑球，吉卡教练说这样可以训练我们对球下落方向的判断力。有一次训练时我撞到了球门柱上，还有一次吉卡教练把球踢到了我的肚子上，害得我当场呕吐起来。不知为什么，杰尼卡今天总是扑错方向，所以在这个项目中我赢了。这时，杰尼卡的脸一下子白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在一会儿的射球训练中将由我首先充当射手。

我们的射球训练是这样进行的：吉卡教练先把十一个球摆成一排，守门员站在离球三米之外，另一个人充当射手，在奔跑中瞄准守门员的脑袋起脚点射。守门员不许躲球，只能扑球、抱球，或者把球挡出去。如果射手踢得力度不够大，吉卡教练会亲自充当射手，并对那个不出力的射手进行严厉的惩罚。所以，射手必须拼命劲射。首先充当射手的人自然会占一些便宜，因为后当射手的人通常在守门的时候就已经筋疲力尽，根本没有力气大力射球了。

我总会助跑四步再起脚，那样射出的球力度会大很多。我并不想出脚那么狠，可我别无选择。我踢出的第四个球正好击中杰尼卡的鼻子，他又开始流鼻血了。等我踢出第十一个球时，杰尼卡已经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他只能朝着飞来的球扑过去，然后连人带球一起摔在地上。他甚至没有力气再爬起来，

鼻血把一小块草地都染红了。很明显，他已经体力透支，不可能再充当射手了。

这时，吉卡教练向他走去，手里拿着一条毛巾。他把毛巾递给杰尼卡说："擦擦脸吧。今天我破一次例，让你们休息一下。"他招呼我，让我把杰尼卡扶到更衣室里去，并说那个军官要跟我们单独谈谈。

杰尼卡用毛巾捂着鼻子，我搀着他，样子有些狼狈。进了更衣室，那个军官果然在里面。通过他的肩章，我能分辨出他是上校。过去爷爷曾教过我怎么识别军衔。

上校坐在更衣室的一条长凳上，挥手示意我们把门关上，然后要我们坐下。他问我们上几年级，是不是好学生，我不得不回答完自己的再替杰尼卡回答他的，因为他的鼻子仍在不停地流血。

军官拿了一个苹果，把它切成两半，一半递给我，另一半递给杰尼卡，然后说："我看得出，你们两个都是聪明的孩子。你们训练得都很认真，也很有荣誉感。你们应当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们通过勤奋的学习和努力的训练证明你们没有愧对少先队员脖子上的红领巾。"

接着，他又问我们是否热爱我们的祖国，我自然拼命地点头，杰尼卡也不例外——虽然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按照教义，他既不能成为少先队员，也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然后，上校又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辐射污染。我回答说："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学过物理。不过，在军训课上老师倒是告诉过我们，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必须蒙上脸，爬到桌子下面或床底下，

然后到化学武器防御指挥部领取防护衣。而且，军训课的教材上也提到过辐射污染，上面写着：放射线可以穿透一切物体，并能对活体器官造成损害。”

听完我说这些后，上校满意地点点头说：“我有两个儿子，年纪跟你们相仿。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但是如果你们中有谁敢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我就会以散布谣言罪把你们送进劳教所，你们的父母也会因此被关进监狱。明白了吗？”

我们点点头，但是他说：“我需要一个正式的回答。”我只好大声说道：“是的，上校同志，我明白了！”杰尼卡也把毛巾从鼻子上拿下来，大声保证，他真是被吓坏了。

得到保证后，上校接着说：“昨天晚上，伟大苏联的一个核电站发生了一起事故，风已经把辐射物质吹到咱们这里了。事实上，今天的比赛本来应该取消的，可是，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恐慌，比赛还是要照常进行。不过，我建议你们守门时不要扑球，尽量避免跟球发生接触，因为足球在草地上沾了很多辐射物质。希望你们时刻小心，因为你们都是漂亮健康的男孩子。”

随后，他发给我们每人一粒药片，要我们立刻吞下去，并告诉我们不要紧张，说那只是普通的碘片。刚吃下药片，我忽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那里面的德国人就是吃下这样的药片自杀的。说不定上校想毒死我们，因为他后悔把核事故的消息透露给我们了。我能看出来，杰尼卡此刻心里也在和我一样打鼓。不过，接下来，我们并没有死。虽然药片的味道有些怪，但不是杏仁的味道。我知道，毒药通常都是杏仁味的。

上校摸了摸我的脑袋说：“好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们待

会儿上场时记得小心点儿就行了。”说完他转过身，准备离开。

这时，杰尼卡突然叫住他问道：“上校同志，如果我们不能接触球，也不能扑球，我们怎么守门呢?”上校转过身，望着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会冲着我们大声叫嚷，或者狠狠扇我们几个耳光——因为吉卡教练只要沉默几秒钟，那就意味着要对我们发火了——但上校只是摇摇头，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我不知道。”说完后，他便低着头走了出去，嘴里小声地说了一句什么。我们俩在更衣室里面面相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见杰尼卡的苹果只咬了两口，便对他说：“你要是不想吃的话，就把苹果给我吧。”他一言不发地把苹果递给我，我大口吃了起来。

我刚把最后一口苹果咽下肚，吉卡教练就推门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个足球。他问：“上校找你们干什么?”我和杰尼卡对视了一眼，然后他把毛巾捂到鼻子上，我回答道：“没什么。”

吉卡教练二话不说，上前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这一下着实用力，那个吃剩的苹果核瞬间从我的手里飞了出去。我感到头晕目眩，连忙抓住衣架，才没让自己摔倒。

吉卡教练呵斥道：“不许撒谎，你们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到了！而且，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也一清二楚！我看得出来，你们居然相信了上校的那些鬼话。你们俩真是傻瓜，我真应该把你们揍个脑袋开花，看看你们的脑壳里面还有没有脑子。你们俩给我听着，那些军人来这里纯粹就是为了让我们一败涂地。他们想要吓唬我们，这样我们就不能正常守门了。他说‘避免跟球发生接触’，你们说这意味着什么?”吉卡教练越说越气，

一脚踢翻了一条长凳，凳子砸到了衣架，衣架朝窗户倒去，差点儿就把玻璃砸碎。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摇着头说："好好用你们的猪脑子想想吧，上校是在骗你们。如果那个核电站真的出了什么事故，我们早就没命了。而且，组织又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比赛继续呢？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最宝贵的财富，组织绝对不可能看到国家的财富处于危险的境地而置之不理的。"

这时，杰尼卡把毛巾从脸上拿开，坐到了另一条长凳上。他的嘴和下巴上满是鲜血。我听见他小声说道："我听爸爸讲过，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是由核战争引起的。我觉得上校没有骗人，因为我听见他说：'上帝啊，救救我吧！'所有军人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是不可能说'上帝'这两个字的。既然他说了，那就说明连他们也感觉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吉卡教练走到杰尼卡面前，把足球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用双手把弹起的球接住。他命令杰尼卡起立，可杰尼卡一动不动，只是摇头。吉卡教练又把球往地上摔了一下，大声吼道："我不会再说第三遍，你马上给我站起来！你这个见鬼的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

杰尼卡这才站起来，并把毛巾扔到地上。吉卡教练说："我知道，你们都被上校的话给吓坏了，可你们不能因为几句话就成了胆小鬼。如果你们向我道歉，我绝对不会再发火。其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要和他们一起为比赛做准备。".

杰尼卡还是摇着头说："反正世界末日已经来了，也不用道什么歉了。"吉卡教练把足球扔到地上，一只手伸进口袋，掏

出一副手套来。他对杰尼卡说："我本来想等到比赛就要开始的时候再给你的，这是国家队守门员专用的手套，真皮的，是我入选国家队的时候发的，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接着，他把手套递给杰尼卡说："来吧，戴上它。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

杰尼卡拼命地摇头，大声喊着："我不需要！"接着，他还朝手套上吐了一口口水，我看到那唾沫里面全是血。这时，吉卡教练大声咆哮起来，我们甚至都听不清他吼的是什么了。他用尽全身力气，把手套甩到杰尼卡脸上，然后退后几步，把球踢到了杰尼卡的肚子上。杰尼卡立刻弯着腰缩成了一团。当球弹回来的时候，教练用膝盖又撞了一下球，这回它直接飞到了杰尼卡的脸上。我听到"咔嚓"一声，杰尼卡一头栽到衣架上，然后滑倒在地。

吉卡教练弯腰捡起足球，瞪了我一眼。我看见他的脸涨得通红，上面全是汗珠。他喊道："这样吧，由你来守门！"他的声音很尖锐，不仔细听的话很难听清他在喊什么。

说完那些话，他突然把球掷向我。球冲着我的脸飞过来，我赶紧向前跳起，伸出双手抱住了球。球的力度很大，震得我手掌发麻，皮肤感到一阵刺痛。我稳稳地落到地面上，出于本能地双手紧紧把球抱住，防止给进攻队员以可乘之机，这些都是吉卡教练训练的结果。

我看见杰尼卡躺在长凳旁边的地板上一动不动，鲜血从他的耳朵里流出来。足球有一点儿滑，我知道这是因为沾上了杰尼卡的血的缘故。我抱着球呆立在那里，有一刹那，我脑子里忽然想到了辐射物质。可是，这个足球除了有点儿滑之外，摸起来并没有什么

异样。

我闭上眼睛，抱着足球站了半晌。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吉卡教练还站在门边，杰尼卡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想：也许杰尼卡并不是晕倒，而是死了。

我望着杰尼卡身旁那双真皮的国家队守门员专用手套，泪水突然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手里的足球滑落下来，在地上弹了几下，滚到了角落里。这时，吉卡教练已经不在更衣室了。

父　　亲

星期天早晨，当两辆挖掘机“轰隆隆”地开过来时，我们正在跟其他街区的孩子一起踢球。他们以四比二领先，而比赛只要赢上五局就算获胜，我们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不过我并不介意，因为我早就想回家了。

每到星期天，我总是习惯待在家里等父亲回来，因为他临走前曾经答应过我，要回来带我跟他一起去看大海。

母亲总劝我别再等了，她说父亲干了八个月的苦力，很可能已经回不来了。还说即使他回来，我也肯定认不出他的样子了。最后母亲绝望地说，如果父亲真的能回来，我们会提前接到通知的。可是，我根本就不相信父亲会在劳改营里，虽然我们收到过几张从劳改营寄来的明信片，但我还是不信。我觉得，父亲是在一个秘密的研究机构工作，他被带走的时候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而且，我也在书里读到过，美国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基地研制原子弹的时候，那些科学家的去处也是不能让人知道的。所以，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回来的，会带上我跟他一起

去看大海的。就算到时候他认不出我来，我也一定能认出他的，因为我从他以前的军官证上取下他的照片带在身边，一刻也不曾离身。

所以，虽然我人在踢球，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回家。我希望我们赶快再输一个球，赶紧输掉这场比赛。

现在，我们这边正在发动进攻，大块头普罗丹正在控球。这时，那两辆挖掘机驶下公路，朝着球场中央开过来，其中一辆径直开向普罗丹，差点儿撞到他，还好他及时跳到了一旁。

接着，两辆挖掘机停在球场中央，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空气中弥漫着它们喷出的蓝烟，味道十分难闻。这时，两辆挖掘机的驾驶员不约而同地熄灭了引擎，周围顿时一片寂静。

我们走上前去，围在挖掘机旁，看着锈迹斑斑的机身上残存的黄色油漆和被磨得闪闪发亮的挖掘铲上的钢牙。

一位驾驶员来到我们中间，指着普罗丹说："你过来。"

普罗丹把球扔给他小弟，然后磨磨蹭蹭地走了过去。普罗丹今年只有十四岁，可块头却比同龄的孩子大很多，个子几乎跟那个驾驶员一般高了。他离开学校已将近一年，现在在他爸爸找的一处建筑工地干活儿。我们看得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惧怕那个驾驶员。

他站在驾驶员面前问道："你想干什么?"驾驶员冷笑了一下，一拳打中普罗丹的肚子，普罗丹立刻疼得弯下了腰。驾驶员冷冷地说道："如果你再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就把你的脑袋打开花。"说完他后退一步，面带冷笑，在一旁观察普罗丹的反应。

普罗丹紧紧捂住肚子，用毕恭毕敬的语气问道："您需要

我们做什么?”驾驶员满意地点头说道：“这样感觉好多了！原来你也会好好说话，呃?”他边说边向另一个驾驶员使了个眼色——那人仍旧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

“特拉扬，听见了没？这小子也会说人话!”

驾驶室里的人点点头，然后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说道：“嗯，还不赖。”

驾驶员把手伸进口袋，摸出几块钱递给普罗丹，说道：“去，给我买三包烟来！卡帕希斯牌的，要不带过滤嘴的那种。你应该知道在哪儿买吧？埃尔克饭店，就它星期天还开门。”见普罗丹迟疑着，驾驶员朝他大声吼道：“还不快给我跑着去?”普罗丹连忙点点头，立刻转身朝公路奔去。可是，驾驶员在他身后大声喊道：“等等!”普罗丹赶紧乖乖地停了下来。“你应该能看见一个满脸麻子的工人在那儿喝酒，他叫‘斧头’。你看见他就跟他说：米洛什和特拉扬要他把工棚架子运过来。听明白了吗?”普罗丹点点头，然后转身继续朝公路跑去。

一开始这个叫米洛什的驾驶员只是看着他跑，后来又冲着他的背影大喊道：“我说你小子跑快点儿！如果你五分钟后回不来，我就把你的脑袋打烂。听见了吗?”说完，他转过身，把手伸到挖掘机的座位底下，拿出一个大纸袋。他扫了我们一眼，说：“过来一点儿啊，没什么好怕的。”我们都没动。我盯着米洛什的工作靴，发现一只靴子的鞋带是红色的，是靴子原有的鞋带；另一只靴子的鞋带是自己做的，像是用麻线搓成的。

米洛什打开纸袋，并让它的口冲着我们大家。还是没有人敢动。他说：“货真价实的牛奶糖！来吧，快来抢吧!”其他人

上前了几步，我还是没有动。

那个纸袋非常大，至少能装六磅糖。我能看见袋子里五颜六色的糖纸，里面应该真的是包着牛奶糖。米洛什再次把纸袋递向我们，说道：“来吃吧，有什么可怕的?”

这时，我们中最小的阿荣卡上前一步，把一只手伸进纸袋，抓了一大把糖，并立刻拿了一颗扔进嘴里，甚至都没来得及把糖纸剥开就大嚼特嚼起来。他一边含着糖果一边道谢，米洛什只是点点头，并把袋子拿到其他人跟前说：“快拿，随便拿，随便拿。”

大家一个个把手伸进袋子，抓了些糖果，只有我没抓。

袋子里还剩下好多糖，米洛什看着我问道：“你怎么回事?不想吃吗?”我没说话。他走到我身边，把袋子举到我面前说：“你是存心要惹我生气吗？快拿！”

我摇摇头，解释说：“我很想吃，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吃糖。我昨天吃了太多薄荷糖，现在胃已经不能消化任何甜食了。”

米洛什还是不死心地抖着袋子说：“哦，快点儿，你能吃的！”说完，他用两根手指夹了一颗糖递给我，并要我张开嘴巴。我看到他的手那么大，而且手指上满是油污，立刻想转身逃跑。可这时有人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肩膀——那个叫特拉扬的驾驶员悄悄出现在我身后。

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警告我别乱动，否则就把我撕成两半。然后，他用一只手从后面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张开拇指和食指从侧面伸过来捏住了我的下巴。他捏得很紧，不管我怎么摇头都没法挣脱。

这时，我听米洛什喊道："不用这样，特拉扬，捏住他的鼻子就行了。"于是，我被捏住了鼻子，很快就喘不过气来了。我闭上眼睛，心里好想冲他们大喊："快放开我，否则我爸爸会把你们的脑袋打开花的。"但我还是暗下决心，决不能张嘴让他们得逞。但是很快，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

就在我张开嘴喘气的一瞬间，糖果被放到了我的舌头上，是米洛什用两根手指硬塞进我嘴里的。他的手指上有股难闻的烟草味道，让我觉得一阵恶心。

不管我怎么用力挣扎，就是没法把那块糖吐出来，因为他们紧紧捏住我的嘴不让它张开。我也尝不出糖的味道，因为它裹着糖纸卡在我的牙齿中间。

最后，他们终于放开了我，我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想把嘴里的糖吐出来，可这时嘴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难闻的烟草味道。我感觉心都跑到了嗓子眼，极力忍着才没让自己哭出来。我对他们嚷道："我爸爸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杀了你们！"

两个驾驶员只是在一旁笑。那个叫特拉扬的家伙说："那我们一定要在你爸爸脸上狠狠揍几下。你赶紧把嘴巴给我闭上，否则我就用糖把它塞满。"接着，他环视其他人说道："好吧，小子们，你们刚才都吃过糖了，可这糖不是白吃的，因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得用劳动来换刚才吃的糖。"米洛什点了点头。特拉扬继续说："不劳动就没得吃，既然你们都吃了，那现在就该干活儿了。"说着，他走到自己的挖掘机跟前，从里面取出一个大麻袋扔到我们面前，叫我们把它打开。

大家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一步，谁都不想碰那个麻袋。我

们站在那里，望着两个驾驶员，他们也瞪着我们。这时，特拉扬忽然把目光转向我，他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我见他舔了一下嘴唇，心里便猜测他一定会叫我去解开麻袋，谁知他忽然转过身，米洛什也跟着转过去，他们一起朝公路张望。

原来，大块头普罗丹正拿着香烟朝这里跑过来。他跑到米洛什身边，把香烟和剩下的零钱递给他。米洛什把两包烟和零钱塞进口袋，并把第三包烟扔给特拉扬，说道："给，你也抽点儿吧。"

接着，他又转向普罗丹问："你见到那个麻子脸了吗?"普罗丹摇摇头。米洛什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嘴里小声骂道："妈的，这个'斧头'!"

他又看了一眼普罗丹，问道："你还傻站在这里干吗?快去把铁锹给分了。"说着，他狠狠地踢了麻袋一脚，然后补充道："铁锹足够大家分的，每人一把，快点儿！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穷耗!"

普罗丹弯下腰，解开麻袋，发现里面装满了短柄铁锹。这些铁锹的数量很多，少说也有四十多把，铲子和手柄上都涂着黑漆。普罗丹拿出一把铁锹，望着米洛什问道："你们想用这个干什么?"

米洛什用下巴指了一下旁边的树林说："不是我们用，是你们用。林子边上要建一个新社区，所以这里要挖一条污水管道。这一段由你们来挖。这样你们不但为社区服务了，还能为国家节约点儿柴油。"

普罗丹抬头问道："在哪儿挖?就在足球场上?"

米洛什又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说："没错，就在这儿。等一

下我们会标出具体位置。”

普罗丹怔怔地望着铁锹，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忍不住说道：“可这是我们的足球场啊。”

特拉扬一个箭步迈到他面前说：“是啊，所以才要你们来帮着挖嘛！这是你们学校要求的，我们带的铁锹就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别再啰唆了，每个人拿一把铁锹开始挖吧！你们开始得越早，结束得就越早。不过你们这些小孩不用赚钱养家糊口，有的是时间。”

这时，普罗丹退后一步，说道：“我不是学校的学生，我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今天是星期天，是我休息的日子。所以我不用挖了。”

听了他的话，特拉扬生气地举起了胳膊，但没有谁被他打倒，因为米洛什抢先一步来到他身边，抓住了他的胳膊。米洛什说：“等等，这小子挺机灵的，没必要跟他动粗。”

米洛什把纸袋拿到普罗丹面前，说道：“就你还没吃糖呢。来吧，吃点儿。”

起初普罗丹并不想拿糖，可后来他还是伸出了手。他把手抽出纸袋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他抓了满满一把。他把这些糖果装进衣服口袋的时候，差点儿掉出一颗。这时，米洛什依然把纸袋举在他面前说：“别不好意思嘛，再拿点儿！”于是，普罗丹又把手伸进纸袋，抓了满满一把糖塞进衣兜。米洛什这才折起纸袋说：“好吧，剩下的待会儿再给你。赶紧帮我们把铁锹分了吧，一会儿特拉扬就会把挖掘的位置给你们标出来。”

可普罗丹还是一动不动，他扭头看了一眼挖掘机，然后又

转向米洛什，问道："我能坐在挖掘机上吗？"

米洛什耸耸肩说："好吧，如果工程进行得顺利，你可以到上面坐一下，我不会介意的。要是你愿意，也可以试着发动它。不过，现在赶快去把铁锹给分了吧，我们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别担心，学校校长是知道这件事的，他同意学生们在这里劳动。他们都是第十二小学的，对吧？让他们回去跟其他同学说，只要来这里劳动就不用做家庭作业了。瞧着吧，他们肯定巴不得来干活儿呢。"

普罗丹点点头说："好吧。"说完，他从地上捡起一把铁锹递给阿荣卡，然后依次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把，给我也发了一把。当然，普罗丹并没有把铁锹发给他小弟，而是给了他一颗糖。他看着米洛什说："这是我弟弟，他可以给我帮忙。"那个叫特拉扬的驾驶员低声咕哝了一句，不过米洛什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好吧，你们两个当监工。不过，如果工程进展不顺利的话，我会让别人来取代你们。"

接着，米洛什转向我们说："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志愿为社区服务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也能体会到亲手参与祖国建设的感觉是多么幸福。你们还是孩子，就已经能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了，你们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我想如果你们干得出色的话，不出一个星期就能完工了。这点儿小活儿其实都算不上什么工程。你们看看多瑙河运河，那才是真正的挖掘工程呢。"

当他提到多瑙河运河的时候，我忽然感到浑身发烫。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父亲的照片，心想：我还从没见过在多瑙

河运河工作的人呢。

我瞄了一眼特拉扬，只见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张折好的图纸，打开看了一眼，然后拿起一把铁锹，走到球场尽头，把铁锹插在一个球门前面的地里，然后对米洛什大喊道："我量好了，就从这里开始，挖一条直线。"

随后，普罗丹和米洛什把我们排成了一排。我们不用像在学校里那样按照个头高矮来站队，而只需要站成一条直线，彼此间隔的距离不太近就行了。

大家都站定后，米洛什也递给普罗丹一把铁锹，对他说："你不用干活儿，但你得给其他人示范一下怎么使用这种工具。来吧，你先挖一下。"

普罗丹并不情愿，我从他握铁锹的姿势就能看出来。我敢说他心里想的是用铁锹把两个驾驶员的脑袋打开花，可他还是乖乖地挖了起来，并把挖出的泥土甩到身旁。其他人陆续挖了起来，我也不例外。

铁锹的手柄握着很不舒服，把手掌磨得生疼。而且地面十分坚硬，我不得不用脚踩着才能把铁锹插进土里。另外，锹柄很重，不弯着腰就使不上劲儿。没过一会儿，我就累得腰酸背痛了。

工程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不仅是我适应不了这种重体力劳动，其他人也一样。

挖地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着多瑙河运河，想着要让一条河改道该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想着父亲究竟在那里干些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因为他只写过几张明信片

寄回来，而且上面除了说他一切都好外，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

我心里想得越多，腰背和手掌就疼得越厉害，可我一刻也不敢停下手中的工作。

这时候，大块头普罗丹早就不用“示范”了，他在我们身旁走来走去，监督我们，甚至还狠狠地踢了阿荣卡的屁股一下。不过，米洛什立即警告他不可以再这么做，否则就把他的脑袋打开花。米洛什说：“你的任务只是监督大家，看大家有没有认真干活儿，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从那一刻起，普罗丹再没有碰过任何人，他只是在我们身旁走来走去，并观察着我们干活儿的状态。

有那么一会儿，我偷偷转过头，发现两个驾驶员把一条毯子铺在挖掘机旁边的地面上，并躺在上面。特拉扬在那里吞云吐雾，米洛什则吃起了东西。接着，普罗丹也坐了上去，只有他的小弟还在我们身旁走来走去。当我再次回头的时候，他们竟然玩儿起了扑克牌。

阿荣卡正要用脚踩着铁锹，把它插进土里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倒在地上。他侧躺在那里，一只脚陷进了土坑。他好像不是爬不起来，而是根本就不想再爬起来。

他摔倒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手里的工作，用手擦拭着前额的汗珠，围拢到他身边。普罗丹的小弟问出了什么事，可阿荣卡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

那个叫米洛什的驾驶员起身走了过来，望着阿荣卡说：“要是到了多瑙河运河，你们这些草包恐怕连一天都坚持不住。”

然后他又说："休息一会儿吧。你们可以休息十五分钟，好好喘口气。当然，我对你们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你们干得不错。过会儿你们可以回家去吃午饭，然后再回来继续挖，今天要一直干到天黑。"米洛什还补充说："我会把你们每个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记在一张纸上，谁要是吃完饭胆敢不回来的话，我们就去家里找他。我们不允许任何故意逃避为社区服务的人出现。"

米洛什说完便转身朝挖掘机走去。我们席地而坐，围在阿荣卡身边。大家都在休息，只有杰尼卡还在活动——用一只脚练习颠球。他的球感真是很好，球颠一整天都不会掉下来。

我跟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看着自己挖的沟。这条沟一点儿也不深，坑壁上露出白色的小石子和一些细细的草根。我的手不经意间伸进口袋，摸到了父亲的照片，于是把它掏出来仔细端详。因为我一天到晚总是把照片带在身上，还经常拿出来看，所以它又脏又旧，但父亲的脸庞依然清晰可见。大家总说我长得很像父亲，所以有一次我一手举着小镜子，一手把父亲的照片摆在镜子旁边，进行对照。对照后我发现，自己的下巴和嘴的确跟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正当我坐在那里望着父亲的照片出神时，米洛什突然来到我身边。我没有抬头，是通过看鞋带知道走过来的家伙是米洛什的。

他弯下腰，从我手里抢过照片，问道："你在看什么呢?"然后，他把照片拿到眼睛跟前，仿佛视力不好，得凑近了才能看出个究竟似的。

他问："这是谁？你老爹吗？"我没有吭声，只是点点头，并感觉有一股热流从头顶向下，一直流遍全身，两只耳朵像着了火一样滚烫。此时，我感到有个结顺着脖子往上爬。当它到达喉咙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你认识他吗？他在那里，在多瑙河运河。你们两个也是从那儿来的吗？"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这时，米洛什把食指放在嘴唇前面，把身子往下弓了弓，"嘘"的一声制止我继续说下去。然后，他在我耳边小声说道："这是国家机密。"接着，他对我使了个眼色。

有好一会儿，米洛什都一言不发，只是拿着照片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似乎怎么也看不明白。他不时地咬咬嘴唇，然后又摇摇头，最后站起身冲特拉扬喊道："来瞧瞧这个！它肯定让你难以置信！"

特拉扬把嚼了一半儿的面包随手搁在毯子上，起身走了过来。米洛什把照片放到他手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不过，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开口说道："仔细看看，一开始你肯定看不出来，你得非常非常仔细地看才行。"

特拉扬拿着照片仔细研究了好一会儿，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可最后还是无奈地摇摇头说："你要我看什么？我什么也没看出来啊。"

米洛什又咬了好几下嘴唇说道："你简直就是个瞎子！"他用食指指着照片补充道："光看这张嘴就知道了，这分明就是'斧头'嘛！再明显不过了！"

特拉扬皱着眉头，又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突然会心一

笑：“我的上帝啊！是啊，我简直……这可不就是‘斧头’嘛！”

这时，米洛什一个劲儿地点着头，并把照片从特拉扬手里抢过来说：“这就是‘斧头’。你看他多年轻啊！看看，那时他的脸多干净、多光滑啊！要不是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曾经这么漂亮过。”

说到这儿，米洛什突然停顿了一下，然后望着我说：“这么说，你是‘斧头’的儿子喽？”他边说边向我伸出一只手，我也把手伸过去，跟他握在一起。他用拿着照片的手敲敲我的肩，说道：“你应该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他真是一个好人。”

他握我的手时很用力，但我并不感觉疼。我问道：“你们认识他？你们真的认识他？”特拉扬点点头说：“我们当然认识他！他待会儿就要到这里来，把工棚架子运过来。”

米洛什把照片放回到我手上，说：“给你，好好收起来吧。”我又问：“他真的会到这儿来吗？你肯定？”说这话时，我感到自己全身上下都在发抖，就像是在寒冷的天气里打战一样。

米洛什看了我一眼，问道：“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把名字告诉了他，他点点头说：“是的，他提起过你，他肯定提过！特拉扬，你也记得吧？他说他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你了，他要回来看看你，还说给你带了礼物。”

听到这些话，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低下头，感到地面、鞋子、土块、草叶、石子儿……一切都旋转起来。我差一点儿摔倒，还好特拉扬伸出胳膊扶住了我。

“好了，冷静一点儿。”特拉扬安慰我说。可我依旧浑身颤抖，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父亲寄来的那些明信片，也想起他刚离

开的时候，母亲每天都盼望他归来，一听到门铃响就立刻激动得浑身颤抖的样子。

我对两个驾驶员说："你们俩在骗人。如果我爸爸真的回来了，一定会先去找我们，一定会先去家里看望我和妈妈的。而且，我爸爸也不叫'斧头'，我爸爸才不会跟你们这些人交朋友呢！"

这时，米洛什抓住我的双肩，把我扳向他，看着我说道："冷静一下。你想想，你有多久没见过你爸爸了？"

"将近九个月。"

"你要知道，在多瑙河运河，九个月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里也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没错，不过你知道'天花'是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病，现在已经没有了。"

他附和道："是啊，是啊。"随后，他凑到我跟前耳语起来，声音小得连我都很难听清。我只知道他大概是在说，这种病在多瑙河运河的许多地方又死灰复燃了，尤其是在劳改营里，可这个消息谁都不许泄露出去。还说我爸爸就是在那里得上了天花，那病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不过，他算是因祸得福，因为这个病被放了出来。他脸上的疤痕让他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没人能再认出他。他对此感到非常羞愧，所以不去找我们。他需要时间重新鼓足勇气来面对我们。不过，他一会儿就要带着工棚架子过来，到时候我就能亲眼见到他了。

接着米洛什劝我不要紧张，还拿出装糖果的纸袋说："来，吃点儿糖，别紧张，待会儿你凭着感觉就能认出他来。如果你足够勇敢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个驾驶员又坐回到毯子上，特拉扬拿起两把铁锹互相敲打着，大声喊道："休息时间结束了！你们还要再干一个小时，然后才可以回家吃午饭。你们必须在吃完午饭后的两个小时内赶回来！"

尽管我回去干活儿的时候还感到很晕，但铁锹似乎已经能够自如地在我的手里上下飞舞了。我不停地挖着，把越来越多的泥土抛到身旁，但眼睛却一直盯着公路。我并不想老是这么盯着，可无论我怎么努力克制，眼睛还是没法离开那里。于是，我干脆闭上眼睛，让自己不再去看那空旷的公路。可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即便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父亲的面孔还是会出现在我面前。

扬起泥土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天花，我不愿去想象这种病留在人脸上的那些麻子。可就在这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铃铛声。我抬起头，看见不远处两头毛驴拉着一车工棚架子朝这边走来了，其中一头毛驴的脖子上系着铃铛。工棚架子很大，漆成了灰白色。车上坐了个人，全身裹着毯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棍赶着毛驴。

铁锹从我手里掉到地上，我紧紧盯着驴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他头戴一顶有檐的帽子，样子好像是矿工的安全帽。我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轮廓也让我觉得很陌生。

载着工棚架子的驴车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上了球场，可那人的面貌还是不甚清晰。我跳到沟外，站在沟沿上等着，感觉自己的双手和双腿都在发抖。这时，那人猛地一拽缰绳，两头驴子都停住了。他从车上跳了下来，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不过，

他走路的姿势看起来确实有些像我父亲，至少那种昂着头的样子很像。

此时此刻，驾驶员还有孩子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我朝那人迈了一步，那人突然转过身，看着我，并把毯子从身上扯了下来。这下，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这张脸上全是麻子，那些麻子很深，并且连成一片，上面还涂着厚厚的白色药膏，我根本看不出他原来的样子。

当他看见我这样直勾勾地盯着他时，不禁笑了起来。我只看了看他的眼睛和嘴巴，便知道这不是我父亲。可我还是上前一步，张开了嘴，“爸爸”这两个字脱口而出。尽管我知道那两个驾驶员在说谎，眼前的这个人根本不是我父亲，可我还是叫了“爸爸”。因为，就在我叫他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或许，或许是我错了，他也许真的是我父亲，因为他在对着我笑。

这时，周围爆发出一阵笑声。特拉扬、米洛什、普罗丹兄弟，还有其他孩子，甚至包括那个满脸麻子的工人全都大笑起来。这时我才确定，他真的不是我父亲。

当“嘎嘎”的笑声从四面八方朝我袭来时，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父亲的照片。我知道，自己就要哭出来了。

我咬紧牙关，转过身，拼命朝我家小区的方向跑去。我能听见他们的笑声在身后回荡。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我只是跑啊，跑啊，朝着家的方向跑去，心里却希望自己永远也跑不到家。

手 风 琴

我坐在我家小区后面的一张长椅上——就在通往山顶的小路上——用砖头用力地砸我新得到的折叠小刀。小刀的刀柄是那种老式的鱼形金属柄，只是刀轴有些松了，每次我用它割树枝或者别的东西时，刀片总会侧滑。因为担心它迟早会割到我的手指，所以我想试着把它修理一下。可是，虽然我花了很大力气往下砸，但始终不能把刀轴砸紧。我忙活了半天，除了搞得校服和手上都是砖灰外，什么也没得到。

下午时分，小路上的人并不多，我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只有米奇老头儿经过。我跟他打了招呼，我并不害怕他，虽然其他孩子经常说起他眼睛以前在打仗时做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可我并不在意。他对我一直很和善，这不，我刚跟他打了招呼，他就停下来，握着那根白色的拐杖冲我挥挥手，说："你好啊，嘉达。"

他虽然眼睛瞎了，但光凭声音就能辨别出对方是谁，也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该走哪条路。看他手上拎了个带把的三升容

量的水壶，我就知道，他又要往引泉管那里去了。因为有人骗他说，如果每天喝三升泉水，他就能重见光明。

除了米奇老头儿，我再也没看见任何人。我一边坐在那里砸我的小刀，一边想：双目失明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那意味着一个人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中。我正想得出神，突然有人从身后捂住了我的眼睛。

我等着那人说："猜猜我是谁?"可是，他把我的眼睛蒙得很紧，也不和我说话。我想不通过声音把他猜出来，可我做不到。我感觉到这双手非常大，手指闻上去有烟草的味道，所以肯定不会是杰尼卡，他从不抽烟；也不会是菲利，他去祖母家了，至少要一个星期后才回来。我猜道："好吧，莱西，放开我吧。我一猜就知道是你。"可是，那双手还是紧紧捂着我的眼睛，而且似乎用力越来越大。我又说："好吧，你不是莱西，可你不能耍赖啊，你还没说'猜猜我是谁'呢！不说我怎么猜得出来呢?"可是，他依旧一言不发，并且开始把我的脑袋慢慢往后拉。我的脖子绷得越来越紧，背部紧紧压着长椅的木靠背。我说："见鬼去吧，见鬼去吧！去你的，别再耍赖了，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打开花！"可就算我这么说，他还是不放手。我想把头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可他抓得很紧。我让他小心点儿，因为我手里有一把刀。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股热气，原来是他凑到我耳边小声说道："没错，嘉达，你手里的确有一把刀，而问题就出在这把刀上，因为它不是你的，是你从我小弟那里骗来的。"这时，我终于知道他是谁了。是的，这个声音我很熟悉，是大块头普罗丹的声音。

我说："好吧，普罗丹，我把小刀还给你，这就还给你，但你得放开我。"这时，我心里真的有些害怕，因为普罗丹是社区小孩中最壮实的一个。他被学校开除以后就被父亲安排到建筑工地工作，体力活儿让他变得更强壮了。没有人能打赢他，所以他不怕任何人。

普罗丹终于把手从我的眼睛上拿开了，不过，他又用一只胳膊卡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往后一夹。我被勒得快要喘不上气来时，他伸出另一只手，把小刀从我手里夺走了。

"我应该狠狠揍你一顿!"他说着，放开了我，绕到长椅前面，站在我对面。他肩上背着一个长方形的大背包，看着有点儿像我们学校的书包，但是比那种书包大得多。他取下背包，把它放在长椅上，接着，把小刀在长裤上抹了几下，蹭掉上面的砖灰。

他摇着头说道："看你把它弄的，我真是该好好揍你一顿。"不过，他并没有动手，只是挨着我坐了下来，说道："好吧，也许这次我不会揍你。不过，如果再被我发现你跟我小弟一起打牌，我就把你的头打烂，听到了吗？这次，我只要你的钱，把你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吧。"

我没吭声，只是摇摇头，因为我很清楚，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不过，我还是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结果自然是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对普罗丹说："我身上没带钱。不过我发誓，我如果有钱的话，一定会给你的。如果你能等一天，或许我就能弄点儿钱来。可是现在我身上真是一个子儿也没有。"

普罗丹摇晃着脑袋说："别骗我了，嘉达。"他边说边挥舞

着小刀，示意我站起来，并指着小路中央让我站过去。他说：“好吧，那现在就让我看看你身上到底有没有什么叮叮当当响的东西吧。去，到那儿去，给我跳几下。”说完，他挥挥手，让我开始。

我身上确实没有钱，所以，虽然我按照他的意思跳得十分卖力，但我的口袋里并没有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这一点普罗丹肯定也看出来了，可他还是又让我跳了两分多钟。等我跳得浑身发热、满头大汗时，他才挥手让我停下来。他说：“好吧，我看得出，你没撒谎，现在你可以过来坐下了。”

我摇摇头说：“我不能留在这儿，我得回家了。”可普罗丹又冲我挥了一下手说：“去你的，嘉达，让你过来你就过来！来，坐下！”说着，他把屁股往长椅边上挪了挪。我过去坐下，可是不敢看他，只是低头盯着球鞋上面的口子，等着看有什么倒霉事会落到我头上。

普罗丹沉默了好一会儿，不过最后还是开了口：“嘉达，听说你学过两年钢琴，是真的吗？”我起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过还是没有胆子让他重复一遍，只好点点头。我想起了我的钢琴老师和她手里的教鞭，想起我弹错的时候她是怎样用教鞭抽打我的肩膀的。我看着普罗丹说：“我只学了不到一年。后来我爸爸被带走的时候，家里急着用钱，就把那台立式钢琴给卖了。”普罗丹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背，说道：“妈的，嘉达，你真学过钢琴呢！那你肯定弹得很好，一定也可以教我。再过一个月，夏天的好天气就要来了，到时候很多人都要开始举办婚礼，我那时一定得会演奏才行。”

“不可能的！”我使劲儿摇着头说，“一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什么都学不会！更何况，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只会弹一首‘跳蚤华尔兹’，而且弹得很烂！”

说到这里，我看着普罗丹那双铁铲般的大手以及粗大的手指上搬砖和打架留下的伤疤，想象着它们去弹钢琴的样子，感到滑稽极了。我差点儿要大笑起来。为了不让自己笑出声，我只好拼命吸着肚子。我说：“你的手对钢琴琴键来说显得太大了些。”我一边说，一边控制着自己的嘴角不要上扬而露出笑意，否则普罗丹肯定会对着我的肚子狠狠来上一拳。

我终于还是控制住了就要爆发出来的大笑，平静地对他说：“要学会弹钢琴，至少得用三年时间。”

普罗丹傻笑着说：“嘉达，别开玩笑了，学会骑自行车只需要三天时间。而且，我想学的不是弹钢琴，你让我到哪儿去弄架钢琴来呢？我想要你教我的，是这个。”说着，他用胳膊肘狠狠顶了一下刚才放在长椅上的那个黑色背包。“我想学的是这该死的手风琴！”说着，他瞪了一眼背包，然后抓着带子把它拎起来，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一架手风琴。他说：“我老爸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这东西，他现在不想让我在工地上干了，想让我去婚礼上拉手风琴。他说拉琴来钱很快，这样我们就能轻轻松松地发财了。”

我看着手风琴，刚才的笑意全没了。我说：“那你肯定高兴坏了吧？正好你也不想当建筑工人。”可普罗丹摇着头说：“开始我是挺高兴，玩儿乐器嘛，你能想象的。可问题是我根本听不出音符，也分辨不出各个音阶之间有什么区别。今天我没

去练琴，因为老师说我再也不用去上课了。他说，要不是我们给他塞了些钱，走了后门儿，他一开始就不会答应教我。所以，现在就得由你来教我拉手风琴了。当然，如果你愿意让我把你的脑袋打开花，你也可以不教。要教的话，你也不用教我什么和弦，只要教我手指怎么动，什么时候按什么键，让我能用它发出声音就行了。我能学会，没问题的，我真的很善于动手！而且，我一定要学会！嘉达，你明白吗？嗯？我一定要学会！”

当这番长篇大论即将结束时，他简直激动得要喊出来了，但声音跟刚才命令我跳的时候截然不同——音量没有刚才那么大，但语气却吓人得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呆呆地看着那架手风琴。它的体积很大，上面布满了各种琴键和按钮。我知道，普罗丹肯定马上就要把它放到我身上，命令我给他拉一段轻快的旋律，或是动听的婚礼乐曲。结果我自然是不会拉，可他肯定不相信我真的不会。他只会认为我是故意装作不会，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教他。然后，他一定会把我暴揍一顿，用他那黄铜般坚硬的胳膊肘狠狠地教训我。我也知道，此刻，普罗丹已经在等着我表态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风琴，盯着那黑色的折叠风箱和风箱上的皱褶。

最后，我终于开口说道：“哇，这手风琴可真大啊，真是太大了！”我都暗暗为自己说出这句话感到吃惊，于是赶紧补充道：“这是大人用的乐器。”

普罗丹点着头说：“是啊。”他还想说些什么，但却突然打住了。他一定是看见了什么，因为他忽然用手捂住了嘴。于是

我也沉默了，反正我本来也什么都不想说。我缓缓地扭过头，想看看究竟是什么让普罗丹突然沉默下来。哦，原来是从引泉管那边回来的米奇老头儿，他正用自己的白色拐杖在身前敲敲点点地走过来。

普罗丹抓住我的胳膊，要我别动。这时我忽然想起，自己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架手风琴。对了，是在米奇老头儿那里。是的，这是米奇老头儿的手风琴！每年夏天，他都要在主广场的骑士雕像前拉手风琴，演奏的收入就放在他面前的一顶礼帽里，他会用那些钱去买些啤酒、红酒和浸李子的白兰地。

我把头转向米奇老头儿，同时抬了一下眉毛，对普罗丹使了个眼色，想不必开口就能问问他，这手风琴到底是不是米奇老头儿的。普罗丹明白了我的意思，慌张地摇了摇头。这时我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就在这时，普罗丹的身子稍微动了一下，手风琴风箱的扣环突然崩开，风箱轻轻地响了一声。米奇老头儿停下脚步，转过头。我看见他偏着头，仔细听起来。这时，风箱张开的手风琴开始往下滑，普罗丹赶紧抓住它，结果它又响了一声。

米奇老头儿向我们坐的长椅走过来，并在我们面前停住了。“还给我！”他说，“把手风琴还给我！”他边说边把白色拐杖朝手风琴伸了过来，仿佛是要敲敲它。普罗丹一把抓住拐杖的末端，把它从老人手里抢了过来。他说：“这手风琴不再属于你了，是我爸爸从你那儿赢过来的，你本来就不应该跟他下十五子棋的。”

老人挥舞着那只失去了拐杖的手说：“你还好意思说？跟一个瞎子下十五子棋，还让我通过声音判断他下的是什么棋，

你爸爸简直想怎么耍赖就怎么耍赖啊，这你应该很清楚！所以，现在赶快把我的乐器还给我！”他边说边朝着长椅迈了一步。

这时，普罗丹用拐杖戳着老人的胸口说：“小心脚下，可别绊倒了，否则你就会摔个四仰八叉，谁知道脑袋会撞到什么东西上。”

老人转向我，生气地说道：“嘉达，我的孩子，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回答道：“是啊……”可还没等我说出“我还在这儿，太倒霉了”，老人就打断我说：“好吧，那么你给我把手风琴拿过来。”我当然不能去拿，我甚至还脱口而出了一句：“我不能拿!”

米奇老头儿摇着头问道：“怎么了？难道你害怕普罗丹这个浑小子不成?”我没吭气，倒是普罗丹替我回答道：“你觉得他应该害怕吗？是不是你害怕了?”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只是又朝长椅迈了一步，然后把墨镜从鼻梁上摘下来说道：“我害怕？我当过兵，多少可怕的事情都经历过了。”

我以前从没见过米奇老头儿不戴墨镜的样子，我也不想见，因为我实在不想看他的眼睛变成什么样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看了过去——两个眼眶里面漆黑一片，像是两个黑洞。而且他连眼皮都没有，简直就像是个骷髅。

一看到那双眼睛，大块头普罗丹的拐杖立刻从手里滑落下来，他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时，老人伸出胳膊，用手四处摸索了一番，终于摸到了手风琴，并把它从普罗丹怀里拽了过去。接着，他往地上一坐，把手风琴带套在肩膀上，然后重新把墨镜戴好。

这时，普罗丹才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把它还给我，”

他说，“要不我爸爸会把我揍扁的。”可米奇老头儿没有理他，而是把两只手分别放在按钮和键盘上，把手风琴风箱展开，然后慢慢合上，开始演奏起来。

我根本看不出他的手指在动，但手风琴却发出洪亮的乐声。他演奏的是一首欢快热烈的曲子，我感觉自己的双手和双脚似乎都要随着节奏舞动起来。可这时，米奇老头突然把手风琴的风箱合拢起来，四周顿时一片寂静。“好好的手风琴，怎么被你们糟蹋成这样?”他问普罗丹，“它的音色比以前差远了。”

普罗丹耸耸肩说：“可能是你已经忘了该怎么拉吧？不过，你还是拉得很好。无论如何，你现在还是得把它还给我。如果你不还的话，我就去告诉我爸。也许你不怕我，可是你肯定会怕我爸的。没有人不怕我爸。”

米奇老头儿摇摇头说：“你爸就是个胆小鬼，你还不如他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要这东西干吗？你又不会拉。像你这样的人，不管怎么学也学不会的。”

听了这话，普罗丹立刻羞得满脸通红。“那你可以教我呀!”他边说边看着我，“我本来想让嘉达教我的，可你肯定教得更好。以后我就可以给人拉琴伴舞了，他们肯定会对我的演奏如痴如醉，肯定会的。”

米奇老头儿仍然摇着头说：“你以为你能学会拉手风琴?”说完，他又招手让普罗丹过去：“那过来让我看看吧！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不是当音乐家的料儿。”

一开始普罗丹没有动，可米奇老头儿低声吼道：“怎么着?你害怕了?”这时普罗丹才站起身，走到老人跟前。

米奇老头儿把手风琴从肩上卸下来，站了起来，伸出手抓住普罗丹的肩膀，把他往自己跟前拽了拽。“别害怕。”老人边说边提起手风琴，把它交到普罗丹手上。“来吧，把它挎在肩膀上。”普罗丹照做了。老人紧贴着普罗丹的后背，抓住他的两只手分别放在键盘和按钮上，说：“放松点儿，别紧张。”接着，老人用手按住普罗丹的双手，压下按钮和键盘。米奇老头儿带着他拉了起来，手风琴发出一声响，接着又是一声。

一开始，那声音非常古怪，可后来，旋律渐渐出来了。我一开始没听出来，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一首军歌。我小时候曾听父亲唱过，可我只记得旋律，记不清歌词了。他们拉的就是这首歌，不过又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跑调了，整个曲子的节奏慢了，也不那么铿锵有力。

米奇老头儿探着身子，在普罗丹耳边说了句悄悄话，然后乐曲便停了下来，手风琴长长地奏响了一个音符。这时，老人从普罗丹身后把下巴放在他的肩上，普罗丹闭上了眼睛。接着，他们开始演奏另一首曲子。这曲子我从来没听过，旋律十分复杂，充满了变奏以及和弦。实际上，它听上去更像是两首曲子的混合。我没有想到，手风琴竟然能演奏出这么富杂的旋律，我以前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

米奇老头儿的身体开始随着旋律频频摆动，普罗丹也跟着慢慢摇晃着脑袋。节奏越来越快，普罗丹的手指和米奇老头儿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移动，我几乎都分不清哪些是普罗丹的手指，哪些是米奇老头儿的手指了。

看起来普罗丹似乎已经能够独立演奏，不再需要米奇老头

儿的引导了。此刻，两个人全身上下都在随着旋律来回扭动，米奇老头儿的墨镜都要从鼻梁上滑落下来了，他们仿佛在一边演奏一边跳舞。音乐声越来越响亮。突然间，普罗丹睁开眼睛，他脸上的表情扭曲，一边叫喊着，一边把手猛地从琴键上往回抽。

由于乐曲声很响，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不过好像是句骂人的话，因为他向后踢了一脚，甚至试图用胳膊肘攻击米奇老头儿。但老人应该是紧紧地抱住了他，无论他怎么挣扎，也没法摆脱老人的臂膀。

等他好不容易挣脱出来时，四周也并没有安静下来，因为米奇老头儿抢过去的手风琴还在发出低沉的响声。这时，我才听清普罗丹在叫喊什么。他大骂道："你这个老不要脸的！你这个脏老头儿！"米奇老头儿被普罗丹推了一下，差点儿没摔倒，于是他也大喊起来："普罗丹，你这个胆小鬼！你永远也别想学会拉手风琴，这辈子都别想，因为你根本坚持不下来！"

这时，普罗丹冲向老人，嘴里喊道："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脏鬼！"我看见他把手伸进口袋，抽出那把鱼形柄的小刀。老人似乎已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了，因为他竭力往路边闪躲。可是，普罗丹还是握着小刀戳向了老人的腹部，两人同时尖叫起来。

米奇老头儿弯着腰后退了几步，一脚碰到水壶上，差点儿跌倒。普罗丹把手放到嘴边，我看见他的手上全是血，可看不见小刀。直到米奇老头儿直起身子，我才注意到小刀插进了手风琴风箱的一个皱褶里。这时我立刻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当米奇老头往前弯腰的时候，小刀刺进了手风琴风箱的皱褶里。刀轴松动的小刀卡住了普罗丹的手指，并割伤了他的手。是的，

事情的经过肯定就是这样。

米奇老头儿丢下手风琴，抓起水壶，手脚并用地爬上小路。一上小路，他便头也不回地朝住宅区奔去。虽然失去了拐杖，可他的速度还是很快。

普罗丹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用衬衣袖子擦拭着受伤的手指。他瞪着我说："要是你敢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告诉别人，我就把你打个脑袋开花。"我说："好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普罗丹把手风琴捡起来，发现了上面插着的小刀。他边咒骂边把小刀拔了出来。米奇老头儿的白色拐杖依旧躺在长椅旁边，普罗丹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然后坐到我身边，望着米奇老头儿离去的方向说道："我永远也奏不出一首像样的曲子。"说完，他把拐杖在膝盖上折成两截，并把折断的木棍扔到了身后的草地上。

数字乘二

根据安排，这个星期轮到萨比和我当值周班长。可是，萨比掉进建筑工地的深沟里后，脚踝严重受伤，一共动了三次手术，至今还躺在医院里。由于萨比缺席，而值周表上伊嘉的名字正好排在他后面，所以，本周就由伊嘉和我当值周班长。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跟伊嘉说过话。她四年级转学到我们班，不久就成了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大家几乎没法跟她玩儿到一起，也没人喜欢她。她在女生中都没什么朋友，就更别说男生了。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要把她当成榜样好好学习，说她虽然是孤儿，但是学习刻苦，在各种学习竞赛中总是名列前茅。我知道，伊嘉年幼的时候，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去世，她被叔叔带回家抚养。全镇的人都知道伊嘉的叔叔是个粗暴的人，曾经在盛怒之下把别人打了个半死，结果被消防队开除。我们也跟伊嘉打听过情况，可是一无所获，因为她对家里的事情总是三缄其口，不管是关于她养父母的事，还是她被养父虐待的传闻——有女生说，伊嘉的身上总是布满了淤青和伤痕。

因为伊嘉对这些事只字不提，我们渐渐地也不再问了。

跟伊嘉一起当值周班长，我感到很沮丧。因为要是跟萨比一起，我们可以玩儿捉人游戏，可以打粉笔仗，可是跟伊嘉一起，只要她不去班主任那里告发我不打扫卫生，我就谢天谢地了。

每节课前，两名值周班长必须站在讲台旁边，等老师来了以后，大声报告缺勤学生的名单。上课铃响了，我和伊嘉站在前面，等着数学老师进来。

突然，我闻到一股甜甜的香味儿，有点儿像花香，但又不全是花香。我想搞清这香味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于是四处张望。我看到伊嘉时，她正在整理裙子。少先队员的白衬衣被她塞进了腰带里。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腰间的皮肤不小心露出一小片，我好像看到了淤青，不过也可能只是腰带的勒痕。

在我寻找味道来源的这段时间里，那股香味儿一直缠绕着我。我想：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女人香”呢？我听菲利说过，女孩子长到十六岁左右发育成熟的时候，她们的胸部就会变大，身上的气味也会变成女人的味道。而伊嘉的胸部就很大了，差不多像蜜桃那么大。我想，她应该已经长成女人了吧？我闻到的应该就是她身上的“女人香”。我刚想到这儿，数学老师“欧几里得先生”就进来了，这是我们给他起的外号。见到他，全班同学立刻起立致敬。

“欧几里得先生”走到讲台前，和往常一样，把考勤表重重地摔在桌子上，然后瞪着我们，等着我们向他报告出勤情况。本来该轮到我报告了，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该说些什么，只

是愣愣地站着，舌头像打了结一般。这时幸亏伊嘉果断地向前迈出一步，向老师和同学们问好，然后开始按照要求的程序进行汇报："报告老师，今天应到……"我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她汇报的内容，只是站在她身后，盯着她的脖子，看着她乌黑的长发被一根发带系着，松松地垂下来。我以前没留意到她戴了耳环，可现在我看到了——她的耳垂上嵌着小小的宝石。

伊嘉汇报完缺勤者的名单后，按规定的结语结束了汇报。"欧几里得先生"对我们说："我接受你们的报告。你们现在可以回到座位上去了。"

坐回座位之后，我又闻到了那股"女人香"，但味道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浓郁了。我翻开笔记本，那股若有若无的香味儿还是萦绕在身边，这让我忍不住抬头看着前方的伊嘉，她就坐在最前排模范生的座位上。一刹那，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如果伊嘉不穿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呢？她身上真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满伤痕吗？她的大腿会是什么样的？

记得菲利有一次说过，不穿衣服的女孩非常有意思。我当时还极力反驳他说："我可不这么认为，不穿衣服的女孩子看起来都一个样。"菲利说我是一派胡言，还把我狠狠嘲笑了一通："你这个傻小子，什么都不懂。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已经见过三次裸体的女孩了！我有一个表妹甚至还让我看过她大腿之间的位置，那里已经长满阴毛了。"

想这些的时候，我一直盯着伊嘉。我能看到她写字的时候头微微偏向一侧，可是我无法想象她两腿中间、内裤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我跟菲利聊天儿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有没有见过女人的下体，我说："当然见过，而且还不止一次呢。"其实，我从来没看到过真的，只是在七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上看到过一些图片。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得花钱才能从高年级学生那里借到这些课本看。菲利当时问我："你看到的是谁的身体？"我说："八岁的时候我跟爸爸一起去游泳池，发现可以从男更衣室的隔板下面爬到女更衣室去。大人是爬不过去的，可是我刚好能挤过去。于是我躲在帘子后面往女淋浴室偷看，看到差不多有十五个女的。我爬回男更衣室的时候差点儿被她们抓到，幸好我当时身上满是肥皂，从她们手里滑掉了。"菲利紧接着问我："你是不是金发和红发的女人都看到了？"我说："当然都看到了。"他又问我："那她们的阴毛是不是跟她们的头发颜色一样？"我说："是的，就是这样，颜色一模一样。"可菲利根本不相信。

我回想这一切的时候，目光还是没有离开伊嘉。这时，"欧几里得先生"好像已经开始讲解例题了。他在黑板上画好了一个三角形，是个等腰三角形，他要证明中垂线能够平分等腰三角形的底边。

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等腰三角形上，可脑子里想的却是女性的阴部，因为我知道，女性的阴部就是三角形的。这时，我小心地把画有等腰三角形的笔记本倒了过来，因为那个三角形的方向不对。倒过来以后，这个三角形上面正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画两个半圆，那是女人的胸部。菲利说过，能画出女人的胸部和阴部，就能画出女人的整个身体。所以，我画完胸部就试着开始画出身体的曲线，腰部的线条要向内收。可是，

我画得不好，画面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一点儿都不好看，于是我只好把那个三角形描了又描。

我仍时不时抬头看看伊嘉，她正在认真地抄写“欧几里得先生”写在黑板上的推导过程。我坐在板凳中央，根本看不见她的胸部，只能看见她的背、她的双臂和她侧脸的轮廓。

放下手里的画，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好像马上就要转过头来了。我想，她一定是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要不我的脸怎么会刷的一下就红了呢?

我赶紧把头转向一边，却发现“欧几里得先生”正从后面走过来。他习惯给那些不注意听讲的学生一个突然袭击。于是我赶紧翻过刚才画画的那一页，开始抄写黑板上的最后一行字，装作是翻过新的一页继续抄写的样子。

“欧几里得先生”走到我身后，只是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并没有真的用力。我松了一口气，觉得他不会对我怎么样了，因为他已经走过了我的板凳。可就在这时，他突然转过身，一把揪住我的耳朵，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使劲地拧了起来。我疼得大叫，感觉自己的耳朵就要被他扯下来了。接着，我听见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要我拿着笔记本跟他走。

他揪着我的耳朵，边拉着我往讲台走，边教训道：“现在不是绘画课，而是数学课。你是不是忘了？不过不用担心，我会让你长记性的!”经过讲台的时候，我仍被他狠狠地揪着，差点儿没摔倒在那里。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笔记本，把它翻开到我刚才画的那一页，展示在全班同学面前，然后愤怒地骂道：“真是不害臊!”我听见了其他同学的哄笑声。

“欧几里得先生”说最后一句话时，依然没有放过我的耳朵，他一直把我拽到垃圾桶前才放开。垃圾桶被他一脚踹翻，里面的碎纸、果皮还有铅笔屑统统撒在地板上。这时，我已经猜到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

果然，“欧几里得先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了对我的惩罚。他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课，我都要一边当雕像一边心算“数字乘二”。也就是说，我必须站在倒扣的垃圾桶上，保持两臂平伸的姿势，同时在脑子里计算二乘二的结果，然后把所得结果再乘二、再乘二、再乘二……到下课的时候，我必须算出一个至少达到十位数的结果。如果我做不到，我算出的位数离十位数还差多少，“欧几里得先生”就会给我多少次不及格。达到这个要求很困难，以前从来没有人做到过，最厉害的人也只能算到五十二万四千二百八十八，因为超过这个数以后，就不大可能再用心算算出来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站到了垃圾桶上，把两臂平伸，完全按照要求做出动作。“欧几里得先生”总是说，站在垃圾桶上的“雕像”要像真的雕像一样，让鸟儿觉得可以在这里筑巢。

由于垃圾桶恰好在模范生的座位附近，所以我接受惩罚的时候，伊嘉时不时就会望望我。而此时“欧几里得先生”正斜靠在讲台上，讲解什么是相似三角形。他说：“相似并不意味着相同。”

我试着开始心算。当我正准备算出四千零九十六乘二的结果时，我的眼睛忍不住朝伊嘉望去。她穿着棕色的高筒袜和一双系着鞋带的黑鞋。我一看到她，就感觉浑身发热，就连后背也痒起来。尽管我的红领巾系得并不紧，可我还是觉得校服衬

衣的领子一直在硌着脖子。

在计算三万两千七百六十八乘二的结果时，我注意到伊嘉的字写得非常好看，字迹清秀而工整。她就那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模范生的座位上，已经记了满满一页笔记，正准备翻到下一页。新的一页还没有画边线，于是她拿出直尺，放在纸上，准备在页面边缘画出四条笔直的边线。总之，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个标准好学生的样子。

在画线之前，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对我莞尔一笑，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这一笑不要紧，我刚才的计算前功尽弃，所有结果全都忘记了。这时，伊嘉开始画边线，可是她的直尺忽然滑到一边，铅笔也画到了纸页外面。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脸也变得绯红。她察觉出来我在看她，赶紧低下头。这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是爱上她了。这个念头让我差点儿没从垃圾桶上掉下来。我努力从头算起，可这时候，我的胳膊已经酸痛起来，要保持原来的姿势已经越来越难了。最要命的是，我不知道离下课还有多长时间。

我尽量不去看伊嘉，而把目光转向其他人，这样我就能继续进行心算了。然而，我还是忍不住又把视线转移到伊嘉身上。我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上她了，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恋爱的感觉。

这时，伊嘉把一条腿往前伸了伸，我看到她蓝色的校服裙子稍微往上一滑，露出了膝盖以上部分的一小块肌肤。

菲利跟我提起的关于女性阴部的话题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他曾经见过一个裸体的黑人女子，她的阴毛是纯白色

的，就像人们的白头发一样。可是我并不相信他的话。

伊嘉又看了我一眼，不过这次她没有笑，只是抬头瞟了一下，仅此而已。

我为自己又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感到羞愧不已，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心算结果上。可是我的胳膊和肩膀疼得要命，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起来，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我想起了自己带的加餐时吃的东西——一些小点心，还有一个抹了桃子酱的三明治。

“欧几里得先生”一直在讲解他的三角形，而我一直在不停地算错。我好不容易算出十三万一千零七十二时，真的好想把胳膊放下来。这时，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显得坐立不安，这让我有些兴奋，因为他们的动作意味着下课铃很快就要响了。我知道，自己要不了多久就能解放了，所以我要坚持下去。我必须坚持，就像伟大的英雄菲利蒙·希尔布一样——他在罢工中一直让汽笛响着，直到帝国主义的走狗警察开枪击中他时，他仍然使出最后一点气力用手帕把自己的手腕绑在了汽笛上，他要用这种方式激励他亲爱的同志们继续战斗。不幸的是，我身上没带手帕，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绑在我的手腕上。没办法，我只好继续举着胳膊，努力往下算。

当我再也坚持不住时，“欧几里得先生”突然把目光转向我，说：“下课铃马上就要响了。现在，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雕像’得到了怎样的启示吧。虽然鸟儿还没有在他的身上筑巢，但这并不意味着奇迹不会在他的脑袋里出现。”

“欧几里得先生”让我不要再那么傻乎乎地望着他了，否则

他就把我脚下的垃圾桶踢翻。接着，我应该乖乖地按照要求把心算出的数字说出来。然而，此时此刻，我的胳膊酸痛得厉害，我甚至连六万五千多后面的数字是多少都已经记不清了。

就在我沉默时，我用余光注意到伊嘉又在看着我。她在无声地念着什么，我甚至从她的唇形中读出了她要说的那一串数字：十亿七千三百七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她这样对我说着悄悄话，让我脸红得更厉害，更说不出话来了。虽然我已经完全读懂了她的唇语，但我还是站在倒扣的垃圾桶上举着双臂，一言不发，而且双颊涨得通红。

这时，“欧几里得先生”说：“不说也行，我给你一次机会。不过如果下次还说不出来的话，你就逃不掉了。”说完，他对我冷笑了一下，猛地把我脚下的垃圾桶踹了出去。这时，下课铃响了。

我重重地摔了下去，侧着身子着地，摔得最疼的是手臂。我躺在地板上，校服上弄得全是垃圾，下课铃声听起来似乎也比平时更加刺耳。“欧几里得先生”又瞪了我一眼，然后说：“你这个值周班长当得真是好！”然后，他把考勤表夹到胳膊下面，准备离开教室。临出门时，他又补充道：“下节课你要到前面来做口头测验，给我好好准备。”我已经顾不上理会他了，因为我看见伊嘉把目光转向我，并冲我嫣然一笑。

因为是大课间，所以同学们纷纷抓紧时间离开教室去活动一下。菲利走过来，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在教室里玩儿掷钱币的游戏。我跟他说自己没带钱，他说没关系，让我把带的点心卖给他，这样我就有钱玩儿了。我说我饿了，不能把点心卖给

他。于是他只好悻悻地离开。这下，教室里只剩下伊嘉和我两个人了。

伊嘉把教室的窗户一扇扇打开，我把垃圾桶放回原位。见长裤上沾满了铅笔屑，我赶紧用手拍了拍。伊嘉走过来，告诉我后背上也沾了很多。她要我转过身去，并帮我拍打起来。这时，我感觉自己的脸又红了，于是连忙说："可以了，不用拍了。"

虽然隔着外套，我仍然能感觉到她双手的温度。我在心里思忖着：爱上她又如何呢？我甚至连她的手都不敢碰一下。于是我跟她说："谢谢你悄悄告诉我答案。"可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仿佛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啊！我才不会帮别人作弊呢！"

"可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不出声地用口型告诉我答案：十亿七千三百七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四。"

"你胡说，我才没有呢。"

"我没有胡说，我真的看见了。"

伊嘉转过身，沉默着去取扫帚和簸箕。她侧身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她涨红的耳朵。我说："不急着打扫，我们先吃点儿东西吧。"她说："我不饿。你饿了的话就先去吃吧。"于是，我走到座位上，拿出我的桃子酱三明治，解开外面包裹的餐巾。

我正准备咬上一口时，忽然想到自己从来没见过伊嘉加餐时吃东西，我觉得一定是他的养父故意让她挨饿的。我看着手中的三明治，估摸着它的分量，准备分一半给伊嘉。这时，伊嘉已经开始清扫黑板前面的垃圾了。我赶紧站起来，走到讲台

前，想问问她要不要来点儿桃子酱三明治。恰好在这时，伊嘉弯下了腰，把垃圾扫进簸箕。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我甚至看见了她的内裤。我变得口干舌燥起来，心里决定把整个三明治都给她。

虽然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愚蠢的做法，但我还是把三明治举到她面前说："这里面有桃子酱。"伊嘉冷冷地说："当心点儿，你踩到垃圾了。"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脑子里还在为自己刚才到底有没有看到伊嘉的内裤这件事纠结。

伊嘉弯下腰，把那堆垃圾从我脚边扫开，这样我就不会再踩到它们了。她又说了一句："当心。"在她扫地的时候，我忽然又闻见了那股女人香。这时，我知道，我应该告诉她，我喜欢她。不，不仅仅是喜欢，是爱。一想到这里，我再次紧张得面红耳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伊嘉把垃圾向自己那边扫去，边扫边退。突然，她脚下一滑，马上就要跌倒了。为了保持平衡，她赶紧把身体往后仰。就在这一刹那，她的裙子整个飞了起来。这时候，我真的看到了她两腿之间的部分，看到了她大腿的内侧，甚至还看见了她两腿之间白色的内裤。我注意到，她的皮肤上真的有一些淤青和伤痕，我看得一清二楚。

接着，我听见她对我说："你这头猪！"我知道，她发现我在趁机偷窥了。她努力合拢双腿，可这个动作让她更加难以保持平衡，眼看就要摔倒了。我赶紧上前一步，想要扶住她，可她的手猛地一挥，正好打飞了我手里的桃子酱三明治。

她倒下时，一只脚正好踢到我的脚踝。我也失去了平衡，知道自己就要摔倒在她的身上了。此时，我心里只有她的白色

内裤，所以我摔倒的时候两只手不自觉地往前伸着——它们仿佛已经不听我的使唤了。

我们在瞬间倒地，接下来，我发现自己摸到了她的内裤，还有她的阴部。我能感觉到，那里温热而柔软。这时，伊嘉在我耳边大声尖叫起来，那声音非常大，我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都被这叫声填满了。同时，我又闻到了那股女人香。

我看见我的三明治倒扣在垃圾上——抹了酱的那一面朝下。对此我毫不在意，因为我的手始终没有离开伊嘉的阴部。我觉得自己的手会一直这么放着，永远永远都不离开。

气 门 芯

下课铃已经响过两分钟了，可外号“铁拳头”的地理老师却故意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在黑板上画山脉的走向。他这样做真是可恶，因为我们值周班长必须在下节课上课之前把黑板擦干净，要是擦不干净，下节课的物理老师准会赏我们几个耳光。而且，大家心里清楚，就算“铁拳头”走了，这个课间我们也只能待在教室里了，要不根本没有时间把他写在黑板上的山脉名字抄下来。我们必须抄，因为课本上的山脉用的都是旧名字——在总书记生日那天，所有山脉的名字都用国家英雄的名字重新命名了，以便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

要是换成其他任何一个老师，我们都会提醒他，下课铃已经响了。可对“铁拳头”，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人想和索维飞一样。他在“铁拳头”讲解板块构造的时候忍不住说了一句“下课了”，结果就被打断了鼻梁。

终于，“铁拳头”放下粉笔，把考勤表夹在胳膊下面，准备离开。这时，课间休息时间只剩下七分钟了。当他走到门边

时，突然头也不回地说道：“嘉达，你来一下。”

我被他吓了一跳，因为过去他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小名。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已经发现两个星期之前是我把他摩托车前轮的气门芯给拔了。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气愤——在我父亲被带走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他居然把我的名字从“国家保卫队”的名单里删掉了。

这会儿，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看了一眼菲利，当时是他跟我一起拔下气门芯的。他的脸色惨白，仿佛立刻就要晕过去一般。我的脸当然也是冰凉冰凉的。我站起身，担心自己连路都不会走了。不过，尽管我内心惊恐万状，可我还是顺利地离开了座位。我看见自己的鞋子走过教室的木地板和走廊的水泥地，我看见鞋带松了，最后彻底散开，随着鞋子的起落被甩起来或踩在脚下。可是我却感觉不到自己踩到了它，我甚至连自己的两只脚都感觉不到了。

“铁拳头”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步伐随意而轻松。路过通往教师办公室的楼梯时，他并没有转身上楼，我立刻意识到，他这是要带我去科学教具室。我感觉自己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儿，心想如果他待会儿问我什么，我肯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于是，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等走到教具室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发抖了。不过我的喉咙还是很干，只能吞下几口唾沫勉强润一润。

“铁拳头”打开教具室的门，冲我挥挥手，让我先进去。他的这一做法让我再度紧张起来。我知道，一顿暴揍就要开始了。他一定会先从我身后对着我的腰部狠狠地来上一拳。萨比上次

被他带进来之后，整整尿了四天血。

我跨进门，默默等待承受那重重的一击。我心想，如果自己在他拳头打来的那一刻顺势向前扑倒，或许能够减轻那一拳在我身上的力度。如果我继续装出很痛苦的样子，说不定他会少踢我几脚。可我胡思乱想了老半天，仍然没有发生我想象中的事。

“铁拳头”没有打我，甚至连吓唬我的话都没有说。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终于开了口：“别害怕，我不会揍你的。”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我看了他一眼，才弄清原因——他嘴里叼着一根正在冒烟的香烟，一只手正把打火机放回口袋。接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朝我吐出呛人的烟圈。我暗下决心，不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绝不咳嗽。他接着说：“虽然你小子实在欠揍，不过我不会打你。”他伸手指了指边上的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上去。

我朝椅子走过去，但两眼一刻也没离开“铁拳头”。他的胡须剃得很短，不过还是根根清晰可见。这张脸上其他部位也都修整得干净利索。

等我坐定，他才缓缓踱步过来，并在椅子前方停了下来。他站在那里，斜靠在一个玻璃橱柜上，我能看见那柜子里的彩色心脏模型和内脏模型。我们还没研究过那些模型，因为要到七年级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才会用到。这时，“铁拳头”警告我说：“你不要撒谎，你得跟我说实话。”

我点点头。我知道，对方的问题越多，你越要少说话，多说话只会招惹麻烦。我静静地等待他继续提问，可奇怪的是，

“铁拳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站在那里吞云吐雾，而且他不再对着我吐烟圈。

过了半晌，他才重新开口，问我是不是真的很想参加“国家保卫队”的射击竞赛，因为他记得我被除名的时候非常生气。我先是轻轻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比较保险。如果我说“是”，可能正好给了他扇我耳光的理由；如果我说“不是”，结果很可能也一样；可我又必须得说点儿什么，因为如果我什么都不说，还是会吃耳光的。

于是，我告诉他自己很喜欢射击。不过，我并没有跟他说我之所以喜欢射击是因为小时候父亲曾教我使用气枪，还经常带我去射击场。我记得我们俩每次都是弹无虚发，有一次我甚至还打灭了蜡烛的火焰。这些我都省略了，我只跟他说我喜欢射击。

他点点头，说：“你拿枪的姿势的确非常标准，从这一点我就能看出你喜欢射击。你有射击的天赋。把你从‘国家保卫队’除名我感到很抱歉，但我也是没办法。因为校长跟我说得很清楚，考虑到你父亲的情况，不能让你再待在‘国家保卫队’了。从政治的角度看，你父亲出了事，你也就成了‘不可靠的人’。而‘国家保卫队’的训练内容属于国家高级机密，所以你还是不要参与为好，否则你会惹上麻烦的。”

是的，“铁拳头”的话很有道理。不过，不管他怎么解释，我还是对他非常不满，毕竟是他的手把我从“国家保卫队”中除名了。我想，他问这些问题只是为了感化我，他真正的目的还是想让我承认是我偷拔了他摩托车的气门芯。所以，我还是

一句话也不多说，甚至不去正视他的眼睛，而把目光转向他身后的那些塑料模型上。听七年级的学生说，那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女性生殖器的模型，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当然，这会儿我没有看见它，它一定是被锁在底层的柜子里面。

就这样，我一声不吭地看着那些模型，“铁拳头”也一声不吭地抽他的烟。我猜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心里越来越没底。这时，我听见上课铃响了，我知道，这意味着物理课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想要站起来，可“铁拳头”让我待着别动，还说他已经帮我请了假，下一节课我就不用去上了。这时，我才真的胆战心惊起来，因为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哪个学生。

我猜当时自己的脸一定突然变得毫无血色，因为“铁拳头”问：“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像被吓得要尿裤子一样？”我说我没怎么，可“铁拳头”却笑着说：“别骗我了，你的脸白得像纸。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怕我，我从来不没事找人麻烦，也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小忙，不过，如果你敢把这些泄露给别人的话，你就真的有理由害怕了。那样你的下场可能会像你父亲一样，搞得连命都保不住。”

听他这么说，我差点儿就忍不住要大声反驳：“我爸爸才没死呢！他还活着！如果他死了，我肯定会接到通知的……”不过，我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铁拳头”接着说道：“赫拉金——就是顶替你进入‘国家保卫队’的那个男孩——突然住院了。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把鼻梁骨给摔断了。今天是全市射击决赛的日子，我需要找个人来补他的缺。找你并不是因为你的枪法是全校最好的，而是

因为你跟赫拉金长得最像。一会儿我们就去第十六小学参加比赛。不过，我要再次警告你，绝对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他并没有问我能不能参加，也没问我想不想参加。他的语气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一样。他接着跟我说：“越野赛、三千米障碍赛、地图识别、时政知识和军事史的全市决赛都已经进行完了，现在只剩下了射击决赛。虽然我们在其他几项比赛中表现都不错，可射击比赛我们并没有把握。我们在决赛中取胜的可能性不大，也可以说只存在理论上或者说是概率上的可能。要赢得胜利，我们必须在一百二十分为满分的情况下打出一百一十七分的好成绩。而且，即便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其他队比我们分数高的队员还不能超过两个，这样我们才能胜出。”

这时我说道：“也就是说，如果我射中十二个十环，得到一百二十分，那我们队就肯定能取胜了？”“铁拳头”点点头，朝我吐了个烟圈说：“的确是这样——十二个十环。可是，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念头呢？”说完这话，他忽然变得非常紧张，仿佛连胡子都在颤抖。

他急促地小口小口吸起烟来，我却理直气壮地说道：“你以为我做不到吗？你肯定不记得我以前射得有多准了。我真的很了解射击，在这方面非常在行。我知道怎么在枪上找到感觉，我知道在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如何人枪合一，我还知道那些神枪手是怎样思考的，这些爸爸都教过我。”

我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告诉“铁拳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把我带到赛场上去。我会证明给你看。我要让你知道，

一旦我想射中哪个目标，我就肯定能射中。如果你需要我得到一百二十分，我肯定能得到。如果有一百三十分，我想得到它也绝对没有问题……”

我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铁拳头”这一巴掌打得又狠又突然，香烟都从他的指间飞了出去。幸亏我及时抓住椅子靠背，才没让自己摔下去。我看见香烟掉在地毯上，仍在袅袅地冒着白烟。我感到头晕目眩，心想这一巴掌打得怎么这么狠！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没有咬到舌头，牙齿也还完好无损。

这时，“铁拳头”说：“这就是你刚才用那种语气跟我说话而付出的代价。你最好长点儿记性，不要这么没大没小的！”他说话的同时一定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那根仍在地毯上燃烧的香烟。因为他忽然说：“给我把烟捡回来。”

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烟捡了起来。当我把它朝“铁拳头”的手中放的时候，真恨不得直接把点燃的那头插进他的嘴巴里。我没有那样做，但即使我真的那么做了，他这头野兽也是自作自受。

我知道，他一定会要求我道歉，我也下定决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道歉。这时，“铁拳头”从我手里夺过香烟，重新叼在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不过，这次他没有对着我吐烟圈，而是吐到了空气中。他接着对我说：“你得搞清楚一件事——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输。你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你甚至都不应该知情。我是冒着被送上绞架的危险把这件事告诉你的。”他边说边用夹香烟的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画了一下，

抖落的烟灰纷纷掉在他身上。

他接着说："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件事，脖子上也就套上绞索了。总之，关于这件事你也没必要了解得更多。你只需要牢牢记住，你的得分绝对不能超过七十分。如果超过了，我们学校的未来就完蛋了。因为在全市的射击决赛里，应该取得胜利的是第三小学，而不是我们。你必须向我保证，绝对按我说的去做，射到六十分就好。这没什么可商量的！"

他开始讲话的时候，我始终盯着他的眼睛。可后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也就不再看他，而是再次把目光投向玻璃后面的那些塑料模型——"心脏"上伸出两根管子，一根是蓝色的，另一根是红色的。

"铁拳头"说完那些话后，我再次把目光转向他，直视他的眼睛。他要我向他保证，而且立即就要保证，因为我们现在就得出发去参加比赛了，不能迟到。

我用一只手抓住椅背，说道："不，我不能保证，绝对不能！我父亲不是这么教我的！比赛应该是公正的，绝对不可以弄虚作假。每个参加比赛的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机会，最后的结果取决于每个人的表现。我不在乎你是否带我去参加比赛，但是一旦我去了，我就要尽我所能地射出最好的成绩。为了这个，我会拼尽全力的。"

当我慷慨陈词的时候，觉得说话的仿佛根本不是我自己。我紧紧地攥着椅背，手握得生疼。我知道自己马上又要吃一个耳光了，于是努力想让嘴巴周围的肌肉放松下来。可是，我的牙关还是不自觉地紧紧咬住，紧得连太阳穴都跟着疼起来。我

知道，这下完了，“铁拳头”肯定会把我揍得脑袋开花的。谁知，“铁拳头”并没有打我，他只是把烟头掐灭，然后把食指放在嘴边发出“嘘”的一声，要我保持安静。可我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而是继续开始了那种喋喋不休。这时，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我这才连忙闭上了嘴——我以为他要拿出那个指节钢套戴在手上。如果真是那样，我就完蛋了，如果还能被送进医院都算是走运。这时，“铁拳头”把手抽了出来，但上面并没有戴什么指节钢套。不过。我看到他的手里确实握着什么东西。

他把握紧的手伸到我面前，我看到他的手指上戴了一枚硕大的金戒指，从那上面我甚至都看见了自己面孔的映像。这时，他问我能不能猜出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我已经陷入了恐慌，即使能猜出来，也没有胆量把结果说出来。我摇摇头，并把目光重新转向玻璃后面的心脏模型。盯着它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那根蓝色管子里面流出的是冷血，红色管子里面流出的是热血。不过，我又立刻觉得这个念头十分愚蠢。

这时，“铁拳头”说道：“好吧，我知道你是猜不出来了。你也不必再绞尽脑汁去想了，那样只会让你的肌肉更加疲劳。”他边说边松开拳头，我扭头看过去，发现他手里握着的竟然是一根摩托车上的气门芯。

他捏着气门芯送到我的鼻尖下面，我感觉自己的脸突然间变得惨白，体内仿佛充满了冰冻后的血液。那些血如此之冷，冷得把我的皮肤都冻成了紫色。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因为此时的我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铁拳头”说：“你们搞的那些小伎俩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菲利已经把一切都跟我说了。”

我不得不承认，菲利就是比我有头脑。那天我们搞完恶作剧之后，他就建议我最好还是去向“铁拳头”一五一十地招认了，因为那样也许还能毫发不伤地逃过一劫。菲利真的非常明智，因为他知道，害得“铁拳头”不得不推着摩托车回到山上家里的这个人不管是谁，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我这才明白刚才自己离开教室的时候，菲利的脸色为什么像死人一样惨白。

“铁拳头”说话的时候，那只捏着气门芯的手一直在我鼻子下边晃来晃去，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气门芯里面的小滚珠在不停地晃动。他把气门芯放回口袋里后，转身背对着我，仿佛在向窗外眺望。他说：“你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这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恶作剧，还是一种蓄意的破坏行为。你这是在跟国家作对。我不仅可以以此为由把你从学校开除，还能把你送到劳教所去。你之所以不会入狱，仅仅因为你还不满十五岁。可是你妈妈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将毫无悬念地被投进监狱，这样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难道你不为她担心吗？”

听到这里，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可我还是强忍住眼泪，尽可能平静地说：“好吧，我答应你。你让我得多少分我就得多少分，要六十分就六十分，要四十分就四十分，一切按你的要求做。”说完，我站起身跟他说我们该走了，该去把这件事做个了结了。

“铁拳头”拍了一下我的背，说道：“就该这样才对！”于是，我们一道走出科学教具室，穿过走廊，走下楼梯，从教职员工常走的出口走出大楼。出门的时候，执勤的学生向“铁拳头”立正敬

礼，但他并没有还礼，我也只是把胳膊举到太阳穴的位置，草草了事。

校长把自己的轿车借给“铁拳头”使用，他让我坐在前面副驾驶的位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到这个位置上，可我没办法好好享受，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出卖我的菲利。“铁拳头”一路上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抽烟。

举办全市射击决赛的第十六小学距离我们学校并不远，我们开着车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下车之前，“铁拳头”又拿出气门芯来给我看了一眼。我无话可说，只是点点头。

我们一起走进校门，来到操场上。这里用松树枝做了装饰，大红的横幅漫天飞舞，上面写满了关于军队、国家的青年、总书记与和平的标语。我们到的正是时候，此时学校的少先队女辅导员正在向到场的嘉宾致辞。她讲话时就像在进行一次小型演说，不过我没怎么听，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射击场上。从铺在地上的垫子来看，待会儿我们要进行的可能是匍匐射击。不过，由于靶子还没有放好，所以我目前很难判断射击的距离。

这时，少先队辅导员讲到了团结、进步与和平，随后演说戛然而止，大家一齐举手敬礼。然后，全体起立，唱国歌。跟往常不同的是，这次并没有只唱第一段和最后一段，而是把国歌从头到尾完整地唱了一遍。中间的段落我不太熟悉，只听到他们唱到了“犁”和“剑”的内容。国歌很快唱完了，接着是校长致辞。他预祝所有队员取得好的成绩。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每名参赛选手要从一个防毒面具中抽取一个号码，以决定自己将要使用的枪支和出场参赛的顺序。

我抽到了一个看上去不那么幸运的数字——十三号，不过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困扰，因为对我而言，十三一直是个能给我带来幸运的数字。我知道，在这次比赛中，这个数字意味着我要在第二轮比赛中使用三号步枪进行射击，因为比赛场地上总共有十支枪和十个射击位。

虽然我一看到号码就下意识地想要了解一下三号步枪的精准度如何，以及哪个射击位射击时会更加顺手，但我想了想，觉得在这次比赛中这些都无所谓，便决定不去看第一轮比赛中使用三号步枪的队员的表现，而是绕着操场闲逛一圈，参观一下“和平角”。

“和平角”里用很多种语言写着“和平”一词，并挂着“全世界儿童渴望和平”的标语。展板的最上面是总书记和军队总司令的肖像，肖像下面是将军和英雄们的照片，另外还有坦克、飞机、迫击炮和导弹参加阅兵式时的照片。在这些照片当中，有一张显得非常奇怪。我凑到跟前仔细端详，发现它被人动过手脚，是剪过后又拼贴而成的，这一点从将军们身后的那堵墙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忽然想起来，自己以前见过这张照片，是在五年级课本后面的附录页里。我明明记得那张照片中的将军有七位，现在怎么成了五位？有两位将军莫名其妙地从照片中消失了。我并没听说他们叛国之类的消息啊？真是很奇怪。

我回过头，看见第一轮的选手已经在各自的射击位上站了起来，这表示他们已经完成射击，马上就要轮到我们这拨儿人上场了。我不慌不忙地往回走，看到老师们都围在校门口聊天，“铁拳头”也在其中，他依旧在吞云吐雾。他一定是感觉到了我

注视他的目光，因为他转向我微微一笑，并举起夹着香烟的手对我挥了挥。他的另一只手始终插在口袋里，我知道那只手正握着气门芯。

猛然间，我感觉自己的心口发热，莫名地烦躁起来。这时，背后有个声音喊道："赫拉金！"我吓了一跳，立即转过身去。叫出这个名字的是那位女少先队辅导员，她正按照手里的选手名单点名。我这才镇定了一些，因为她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赫拉金，也没人会知道我其实不是赫拉金。于是我答道："到！是我。"她接着问我："你在'和平角'那边看什么呢？"我回答说："没什么。我只是习惯在每次比赛之前看看总司令的照片，它总能带给我好运。我的意思是，总司令是我的榜样。"辅导员听了点点头说："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指引着我们在祖国和平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说完后，她在一个小本子上草草记下些什么，然后预祝我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我走到属于自己的射击位，俯身趴在垫子上。一位工作人员迅速给我们分发了试射用的子弹——每人三颗。与此同时，试射用的枪靶也已经安装完毕。我把枪握在手中，知道它毫无疑问是一把捷克制廉价步枪，不过保养得还不错，上膛的时候开合很容易。

我故意不去瞄准靶心，而是把枪口对准得五分和得六分中间的那个位置。我用肩头顶住枪托，它的重量让我平静下来。瞄准的时候，我甚至不用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因为这一切我早已驾轻就熟——我在呼气的一刹那扣动了扳机。

试射完毕，工作人员给每人分发了比赛时使用的十二颗子

弹，并顺便给我们看了试射的成绩。我看到自己射出的每发子弹都落在了我想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如果我愿意，我的确可以射出满分的成绩。

这时，其他工作人员已经把正式比赛用的枪靶安放完毕，我看到它们后着实吃了一惊——以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靶子。它们跟普通的靶子不一样，不仅面积大了很多，而且每个靶子看上去都像一个人的躯干。靶心位于躯干左侧，也就是心脏所在的位置。这让我想起了教具室玻璃后面的塑料模型，靶心正好就在两条血管之间，也就是那根红色的血管和蓝色的血管之间。

我瞄准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总是那个塑料模型。尽管我很努力地想要看清得六分的位置，但眼里出现的却只有两个血管上的洞——红色的洞和蓝色的洞。这两个洞仿佛是“铁拳头”的两只眼睛。当我第一次扣动扳机时，我知道子弹将会直射到那两只“眼睛”中间的位置。我甚至已经看见它们中间那个小小的黑洞了，从我所在的位置看起来，它只有针孔那么大。我朝着那个“针孔”又开了第二枪，子弹射入的位置依然在那里。接着，我射出了第三枪、第四枪，我甚至连靶子都不用看就知道每发子弹会射到哪里。最后一枪打完，我看了一眼靶心，弹孔果然都在那里——它们彼此紧紧地挨着，有些甚至重叠在一起。我的成绩应该是一百二十分，至少也有一百一十九分。

我放下步枪，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我想起那些将军，想起母亲，想起马上就要消失的自己，想起自己即将像那两个将军一样，被同学从我们班级的合影中抠掉。

我站起来的时候，感到天旋地转。所幸的是，裁判立刻取

走了所有靶子去核准分数，不允许我们自己查看，我正好不想走到近处去看那“两眼”之间被打得稀烂的样子。

在等待比赛结果时，“铁拳头”走过来说道：“从你苍白的脸色上看，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我想要你知道，这就是人生。聪明人总是会随波逐流的。”接着，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那个气门芯放在我手上，说道：“这个给你，把它收起来吧。这是你赢的。”我接过气门芯，觉得它很热很热，仿佛就要把我的手掌烫伤了一般。

这时，少先队辅导员大声宣布：“同志们，马上就要公布比赛结果了，请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当她念到我们学校的名字时，“铁拳头”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搂着我，我则紧紧地盯着辅导员的嘴巴。这时，仿佛她故意在做慢动作，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她的嘴唇运动的每一个细节，却听不见她发出的声音。

最后，我是通过它的口型分辨出自己的得分是六十三分的。我想大声喊：“骗人！你们在作弊！我的成绩是满分！”可是，握在我手心里的滚烫的气门芯摸上去就像一枚真正的子弹，它用自己的温度提醒我不能说话。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那些山脉的名字，既有过去的名字，也有新的名字。我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咽了一下口水。

这时，我听见了比赛的结果：第三小学以一百零七分的成绩赢得全市射击决赛的冠军。“铁拳头”在我背后拍了一下，说：“别难过，你应该学会失败。”

礼　物

每次我看到爷爷时，他的胸前总是挂满了勋章。他有很多很多勋章，一件夹克衫上都挂不下。所以，除了他佩戴在身上的那些外，还有很多勋章都搁在家里。爷爷把它们珍藏在一个中国式的橱柜里，跟他获得的射击比赛奖杯放在一起。每当爷爷弯下腰亲吻我的面颊时，他胸前的那些勋章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并不喜欢被爷爷亲吻，因为他的脸上总是抹着厚厚的一层擦脸油，他只要一亲我，我的脸上就会沾满那种东西，搞得一连几天我都感觉自己被那股恶心的薰衣草的味道萦绕着。

我跟爷爷不经常见面。自从父亲被带到多瑙河运河去之后，我们还一次面都没见过。这全是因为爷爷和奶奶不喜欢我母亲的缘故。他们说她是不会干活儿的懒婆娘，说她不知好歹、身在福中不知福，还说是她让父亲丧失了理智，以至于跟组织闹出那么大的矛盾。他们认为父亲被抓到多瑙河运河去做苦力，罪魁祸首也是母亲。所以，爷爷和奶奶拒绝跟我母亲说话，即使在大街上遇见，他们也故意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看都不看她

一眼，更不要说打招呼了。如果这时碰巧我在母亲身边，他们对我也是不理不睬。不过，我每年还是要去探望他们两次，一次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另一次是在我的命名日。

每年的这两天，爷爷都会开车过来接我。他总是把他那辆锃亮的黑色轿车停在我家楼前，坐在车里等我下楼。一看见我，他就会立刻下车来帮我开门。不过，他并不跟我打招呼，也不会亲吻我，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上车吧。"去他家的路上，他也总是一言不发，仿佛他只是个司机。只有等我们到了家，下了车以后，他才会说见到我有多么高兴，才会亲亲我的面颊，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不算数，只有到了他家门口，我们才算真正见了面。

命名日前一个月，爷爷总会写信过来，邀请我去看他们。信上的笔迹很潦草，所用的语句也是千篇一律："真心期待能在一个愉快的午后跟你一起度过我们共同的命名日。"这是他的原话。

爷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跟我父亲还有我都有同样的教名。可是，他不允许我叫他的名字，甚至都不允许我叫他"爷爷"，只能叫他"书记同志"。除了奶奶之外，好像所有人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其实，爷爷已经退休了，早就不是书记了。

今年，我本来以为爷爷已经把命名日给忘记了，因为一直没有见到他的邀请信。不过，在命名日的前两天，我还是在信箱里发现了那个熟悉的乳白色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并问她让不让我去。母亲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无奈地点了点头，仿佛我问了什么让她不高兴的问题。

她对我说："爷爷每年能有两次想见你，这是好事。我让你去。不过，跟以前一样，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还记得是什么条件吗?"我点点头。我知道妈妈说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爷爷送我的礼物。也就是说，我可以接过爷爷给的礼物，但是不能保留它。如果我喜欢，我可以在爷爷家把它玩儿个够，但离开的时候，我必须把它还给爷爷，绝对不能把它带回家。因为在我们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爷爷给的。而且，按照妈妈的想法，以后也不应该有。母亲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有些严厉，而且遵守起来也有难度。但是，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这样做才是对的。到时候你就会理解我的苦心，而且会为自己坚守了这个原则而感到高兴。"我自然是顺从地点了点头，不过并没有附和她。因为我想起了三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爷爷给我的电动小火车，我直到现在也没因为自己没把它带回家而感到高兴。所以我觉得，母亲的话未必是对的。

每次去爷爷家，母亲都坚持给我打扮得非常体面。不管天气有多热，我都不能穿着T恤衫和短裤出门，而一定要穿上那条扎人的羊毛裤子，那是母亲用父亲的一条西装裤改的。上身要配一件雪白的衬衫，外面套一件马甲，脖子上系着少先队的红领巾。幸好我的脚已经长大，再也穿不了那双奇丑无比的翻毛皮鞋，而只需穿上那双打好鞋油的靴子就行了。把这些都准备好后，母亲还要帮我把头发梳整齐，必要时用手蘸点儿水把头发理顺。最后，母亲会从上到下把我审视一番，帮我整理一下红领巾，然后在我的脸颊上亲一下，这时我才能出门。

我走到楼门口时，看到了那辆黑色的轿车正停在楼前。爷

爷从不迟到，他总教育我说，守时是非常重要的品质。他一看到我，脸上就露出了笑容。不过，这次他没有从车里出来，只是转过身，打开了后车门的门锁，好让我自己打开车门。

我坐进车子，没想到爷爷竟然破天荒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嗨，你好。"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他过去从来不用这种随便的口气说话。不过，我还是立即回应道："您好，书记同志。"爷爷点点头，然后发动了车子。

车子还没开到长街，爷爷又说话了。他说："自从上次见面以来，你又长高了不少啊。"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应才好，直到车子开到那个被大家称为"小教堂"的教堂前面，我才想起来自己应该说："您看起来倒是一点儿也没老，书记同志。"可是，这时候说已经太迟了，我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通过后视镜，我只能看见爷爷的嘴。我注意到他上嘴唇的一侧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好像是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割破的。我猜那伤口一定很疼，因为他用舌头舔了它好几次。

一路上，我一直盯着后视镜中他的嘴，好在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能够提前知道，做点儿准备。可过了好一阵子，爷爷都一言不发。后来，我终于看到他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他的嘴巴跟父亲真的很像，如果不是及时想起在他面前绝对不可以提到父亲，我差一点儿就要把这个发现告诉他了。为了掩饰自己，我迅速用手捂住嘴巴，装作打了个哈欠的样子。

这时，爷爷再次开口说道："我看得出来，你现在跟我说话显得有点儿拘谨。我知道你已经长大了，像以前那样用敬称跟我说话会觉得不自在。不过没关系，待会儿我们就能干上一

杯，来庆祝你终于可以像成年人那样跟我说话，不必再使用敬称了。”我皱起了眉头，因为爷爷的这番话让我更加诧异了。他问我：“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我回答说：“好极了，书记同志。”爷爷没有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车子驶过中央广场，来到英雄大道上，这条马路两边长满了参天大树。最后，我们拐进大道边的一条小街，爷爷和奶奶就住在这里。

在爷爷家门前，我们下了车。爷爷锁上车门，然后跟我握了握手。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说见到我很高兴之类的话，只是弯腰在我的两颊上各亲了一下。于是，我的脸又一次沾上了他的擦脸油。他走在前面打开院门，我在后面迅速用衬衣袖子擦了擦脸，可那股恶心的薰衣草味儿依然十分浓烈。

爷爷家的院子里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包括几座未完成的雕塑，上面爬满了常春藤。在组织把这栋房子分给爷爷居住之前，这里住的是一位雕塑家。我们朝着家门走去，院子一侧突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用余光看见一个黑影一闪而过。爷爷也往那边看去，他一定看清楚了，因为我听见他小声说道：“这些可恶的野猫，老是跑到我的草坪上来拉屎。”

我们走进厨房，爷爷搬来一把椅子，要我坐下。他说：“我去拿些点心过来，现在我们就来干一杯吧。”说完，他走进储藏室，拿出两个酒杯、一瓶酒和一盘核桃酥。他把盘子和其中一个酒杯摆在我面前，说道：“别客气，吃吧。”说着，他拿了一块核桃酥吃了起来。接着，他打开酒瓶塞，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我也拿了一块核桃酥放进嘴里，不过它跟以前我吃过

的核桃酥不一样，要硬很多，而且虽然很甜，却带着一股霉味儿，似乎已经在壁橱里搁了很长时间。

我吃核桃酥的时候，爷爷也把我的酒杯倒满了。我本想跟他说我从来不喝酒，可爷爷已经举起了酒杯，并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于是我只好拿起自己的杯子。这时，爷爷说道："来，干!"说着，他用酒杯在我的杯子上碰了一下，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该说些什么才好。爷爷跟我说："这样可不对，这时你也应该说'干'才对。"说完，他又用杯子跟我的酒杯碰了一下，然后又说了一遍："干!"我只好答道："干!"爷爷把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我也把酒杯举到唇边，开始喝起来。

我本来以为葡萄酒会很苦，会辣得喉咙疼，谁知并不是这样，它的口感是酸酸的，还有点儿牛肉的味道。于是，我也把它一口气喝了下去。

我放下杯子，里面一滴酒都没剩。爷爷微笑着对我说："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你以后对我再也不必使用敬称了。命名日快乐!"接着，他问我能不能猜到他为我准备了什么礼物。我说："也祝您命名日快乐。我猜不出您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说完，我又拿起一块核桃酥，小心地咬着，希望这块不再有发霉的味道。但让我失望的是，这块跟刚才那块没什么两样。

爷爷说："我知道，你母亲不大喜欢我跟你奶奶。我也知道，她不允许你把我们送的礼物带回家，这一直让你很难过。所以，我们今年给你准备的礼物是不必带回家的。"这番话勾起

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有些兴趣去猜猜礼物到底是什么了。不过，我还是跟爷爷说：“我不喜欢猜谜的游戏，我更喜欢真正的惊喜。”

“好吧，如果你不愿意猜，我也不逼你。”说完，爷爷用下巴指了指里屋，示意我进去跟奶奶打个招呼，也好让他有时间把礼物准备好。他提醒我，别缠着奶奶聊太多，因为她的身体不太舒服。我想问爷爷，奶奶生了什么病，可爷爷朝我摆了摆手，说：“现在进去吧，我们待会儿再说。”

虽然窗帘都拉了下来，但里屋的光线还是很充足。桌子上摆着一个水晶花瓶，花瓶里插着白色的风信子和紫色的丁香，花朵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奶奶在床上睡着，长长的金发在枕头上散开，一条腿从被子里伸了出来，我看见了她红色的趾甲。

我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但奶奶还是醒了过来。她怔怔地望着我，我像往常那样跟她打招呼：“奶奶，您好！”她却只是问道：“你怎么来了？”不过，片刻之后，她又说道：“到这儿来，我的小孙儿。”她边说边向我伸出手。那只手伸得很直，但手腕却垂了下来。她的样子很像老电影里面伸出手等待男人行吻手礼的女人。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走上前去，伸出右手托住她的手，然后像电影里的男人那样弯下腰。我以为她这时一定会把手抽回去的，可她没有。我别无选择，只得吻了她的手。奶奶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并指了指摆在床边的那把扶手椅，说道：“坐下吧。我能看出来，你已经长大了，成了一个真正的绅士。”

我坐在那里打量奶奶床头悬挂的刺绣墙围和她手指上的宝

石戒指。她说："我这些日子身体不太好，讨厌的头痛已经害得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你的书念得怎么样啊?"我回答说："还行。"这时，我注意到奶奶头发根部的颜色不是金色，而是棕灰色。奶奶接着说："看你成了好学生，这让我很欣慰。至少你不会给你爷爷丢脸了。"接着，她用戴着戒指的手指指了指花瓶旁边的玻璃水瓶，要我给她倒杯水。我一边答应着，一边站起来为她倒水。

奶奶两手捧着水杯，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我一直盯着她布满了皱纹的手，很想知道她手上戴着的那枚宝石是不是真的钻石。如果是，它能不能把玻璃划开呢?

奶奶把一杯水喝得干干净净，把玻璃杯递还给我，我看到杯沿上沾着口红的印子。这时，奶奶的眼中突然盈满了泪水，深情地望着我，问我能不能替她保守秘密。她的声音是颤抖的，仿佛马上就要哭出来了。我意识到，她此刻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

还没等我答话，她就说道："希代医生已经给我检查过了——我这些年来一直怀疑，现在看来是真的——我得了癌症。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我恐怕活不过今年了。"她说话的声音很轻，说完以后，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哽咽着握住我的手说："你要向上帝发誓，绝对不可以把这件事告诉爷爷。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一边向她保证我绝对不会说，一边想问问她，癌症到底会让人有什么感觉。可奶奶并没有注意到我要跟她说话，她只是小声说道："你要做个好孩子。好了，你出去吧，我累了。你一定要做个好孩子。"话

还没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于是我站起来，向门外走去。跨出房门的时候，我注意到奶奶把露出来的腿缩回了被子里。

爷爷不在厨房，我一时想不出来他会在哪里，所以坐下来等他。这时，我听见卫生间里传来人走动的声音。我看了一眼核桃酥，不过不打算再吃了。我感到嘴里残留的红酒的味道依旧浓烈，口渴得要命。当我站起来想接杯自来水喝时，卫生间的门开了。爷爷回到厨房，把一个包裹放在桌子上——这是一个用油布缠着的包裹。

接着，他一边给我俩各倒了一杯酒，一边问奶奶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我说："哦，没什么。她只是问我在学校表现好不好。"爷爷把杯子里的酒一口气喝完，告诉我不要说谎，因为他知道奶奶肯定把自己生病的事情告诉我了。我说："她是说了，不过我向她保证过，不对别人说起这件事。"爷爷点点头说："好吧，遵守承诺是一件好事。"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也喝了一小口，不过这次感觉一点儿也不好喝。

我瞄了一眼桌上的包裹，暗暗猜想里面会是什么。爷爷注意到了我在看它，不过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啜饮着他杯中的红酒。忽然，他问我："你还踢足球吗？"我回答说不踢了。他又问我："你还参加'国家保卫队'的活动吗？"我说也不参加了。接着爷爷便彻底沉默下来。

直到把杯子里的酒喝完，他才又开口问我："你还记得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打猎吗？"我说记得，尽管实际上我根本就不记得，而且他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什么事情。

接着，爷爷把那个包裹拿过来，拆开外面的油布，说道：

“嗯，那现在就是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一把硕大的手枪来。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枪——它比警察的佩枪大很多，枪管比较长，枪柄的形状也很特别。爷爷把手枪从枪套里抽出来递给我，要我握住，并说：“这就是著名的鲁格手枪，它消失在世人的视线里有几十年了。小心点儿，这可不是小孩的玩具。”

他教我如何瞄准，还说肚子里的红酒能让我握枪握得更稳。我没有留意他说的话，只顾着把玩手里这把沉重、冰冷的手枪。以前我一直觉得手枪是很轻的，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很轻松地把它从枪套里抽出来。我很难想象这种手枪怎么能被快速地从枪套里抽出来。接着，爷爷好像又问了我一句什么，不过我没有听清，因为我正用手枪瞄准墙上的一个挂钟，想象着自己要是把一颗子弹射进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时，爷爷从我手中夺过手枪，大声嚷道：“我早就跟你说了，这可不是小孩的玩具！你要牢牢记住，这跟你们在‘国家保卫队’训练时用的那些破枪可不一样，这是真正的手枪，是能要人命的武器！”说完后，他看着我的杯子，问道：“你不想把这酒干了吗?”我担心自己要是不喝会冒犯他，说不定还会挨上一巴掌，所以我想说自己立刻就喝。可没想到，还没等我说，爷爷就拿起我的杯子，一口把里面剩的酒全喝了下去。他说：“我们到院子里去吧，别耽误时间了。”

来到院子里，爷爷把手枪还给我，要我瞄准墙上挂着的一把洒水壶。我举起手枪，但瞄准的不是洒水壶，而是斜靠在墙

上的一尊白色雕塑。虽然它的脸还没有完全雕刻好，但已经有了眉眼。我瞄准它两只眼睛中间的位置，而爷爷要我把枪放低一些，重新瞄准洒水壶。

我照他说的做了，可很快便又一次把枪对准了雕塑的头。这时，爷爷站到我身后，纠正了一下我握枪的姿势，然后告诉我持枪时手臂不能太僵硬。接下来，他再一次要求我瞄准洒水壶，并警告我如果枪里有子弹，绝对不可以对准别人，除非我想杀了他。我想说那只是尊雕塑，而且枪里没子弹，可终究还是没说出来。

我移动了一下胳膊，这样枪口正好对准洒水壶。爷爷走到我旁边，要我先把枪放下，然后再举起胳膊瞄准目标。接着，他不再说话，只是不停地上下挥手，引导我反复练习举枪瞄准的动作。

这把枪很沉，握着的感觉跟气枪完全不同。在反复练习了多次之后，我才终于能够自如地用它来瞄准目标了。有一次瞄准时我甚至还扣动了两下扳机。我知道，如果手枪里有子弹的话，我肯定能把洒水壶打得支离破碎。

过了一会儿，爷爷不再挥手进行指导，而是让我根据自己的节奏来练习。又练了一会儿，爷爷说："很好，你还是很有天赋的。你握枪的姿势完全正确。我看得出，这把枪对你来说是重了一些，可它货真价实，是能够致命的武器，和你们在学校里用的那些破气枪完全不同。"说完，他从我手里拿过枪，往枪里装了些子弹，然后又交还给我。

把枪递过来的时候，他提醒我："要小心，因为现在保险

栓已经打开，子弹也上了膛。只有在我喊口令的时候你才可以扣动扳机。走，我们站到梨树旁边去吧。如果我们不动，它就不会注意到我们。别着急，我们不会等太久的。”我不理解爷爷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明白那个“它”指的是谁。我正要问，爷爷却用手捂住我的嘴巴，把我拉到梨树旁边，然后用另一只手往石墙上方指了指。

这时，我看到石墙上站着一只黑猫。我突然反应过来，这就是刚才爷爷说的“它”，是我们此次打猎行动中要射杀的猎物。

我把枪握得越来越紧，正准备举枪瞄准时，爷爷突然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在我耳边小声说道：“再等等。”这时，黑猫从墙上跳了下来。它迈着舒缓的步子走进草丛，尾巴高高翘起。接着，它停了下来，弓起后背，在草地上嗅着什么，甚至还朝我们这边瞥了一眼。它要么是没发现我们，要么是对我们不屑一顾，反正它旁若无人地蹲在地上开始大便。

我想举枪再次瞄准，可感觉肩膀被爷爷抓得更紧了。黑猫大便完，开始用爪子刨草地上的泥土。这时，爷爷在我耳边小声说：“好了，瞄准吧。”

我用两只手握住枪，用标准的姿势把它举了起来，就跟爷爷教我的一模一样。可是，我感觉枪比刚才重了许多，好不容易才瞄准了那只猫。我刚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双手就开始微微地抖动。这时，爷爷说：“开枪！”我立刻扣动扳机。手指开始运动的一刹那，那只黑猫看了我一眼，它的眼睛是黄色的，我能想象出它看到了什么：一个穿着马甲和长裤的人站在树下用什么指着它。

枪响的一瞬间，黑猫一跃而起，四只爪子同时离开地面。我知道，那不是它自己跃起来的，而是子弹的力量让它飞了起来。我射中的是它身体的侧面，而不是头部——虽然我瞄准的是它的头部。

我放下了枪，可枪声仍然在院子的围墙间回荡。爷爷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干得漂亮！我们去看看吧。"

走到离黑猫还有三步远的地方，我看见它正在地上抽搐——一开始只是蜷起身体，像蛇一样在草地里翻滚，随后便开始了哀号。我见它的身体侧面全都是血，周围的草地也被鲜血染红了。爷爷说："快，开枪打它的脑袋，别让它再痛苦了。"是的，这只可怜的黑猫此刻正艰难地抬着头，仿佛要在空气中咬什么，凄惨的叫声越来越大，尾巴也在草丛里扫来扫去。于是，我再次用两只手举起手枪，姿势依然很标准。我把枪对准黑猫两只眼睛中间的部分，扣动了扳机。

枪震动的力量很大，手枪差点儿从我手里蹿出去。跟第一枪一样，巨响再次在院墙之间回荡，之后便是一阵沉寂。黑猫终于不再动弹——它的脑袋已经被打烂了，周围的草地上溅得到处都是血。

这时，我的手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抖得就要握不住手枪了。爷爷连忙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从我手里拿过枪说："生命就是如此。我们都免不了一死。别为它难过了，你前面的路还长着呢。"说完，他从外套上摘下一枚勋章，把它摁在我的手心里。"这是我最喜欢的奖章——韦特兰金星勋章。现在，我要把它送给你，因为你有资格得到它。"他说话的时候，我能

闻见他嘴里喷出的酒气。

回到厨房以后，爷爷要我等一下。他把枪放在桌子上，拉开旁边的一个抽屉，找出一枚别针。他走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拿过勋章，想用别针把它别在我的马甲上，就别在左侧心脏所在的位置。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没法把别针别好，甚至还扎了我一下。奇怪的是，我被扎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疼。

爷爷努力别别针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他的头顶。他已经秃顶了，至少有半个巴掌大小的头皮上没长头发——这一点我以前从没注意过，但现在看得很清楚。

他好不容易别好了别针，接着用手把我胸前的勋章扶正，然后在我两边的脸颊上各亲了一下，说道：“祝你命名日快乐，身体健康！”我也对他表达了同样的祝福。就在此时，我的胳膊忽然感觉一阵酸软。而且，我想起了那只黑猫，有点儿站不住了。

爷爷看了看手表说：“你回家的时间到了，可我这会儿还不能送你回去，我得等一个人。不过，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你能够自己找到回家的路，是不是?”我说：“当然，我还能自己去电影院呢。”于是爷爷又拿起酒瓶，把剩下的酒都倒进自己的杯子里，说道：“好好照顾自己，再见了。”这时，我忽然感觉渴得要命，但又不想跟他要水喝。

当我打开厨房的门时，心里犹豫再三，但最后还是问了爷爷一个问题。我说：“奶奶是不是真的要死了?”爷爷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说：“你给我记住，不要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你奶奶其实什么病也没有。真的，她只是老了。当然，人老了本

身就是件麻烦的事情。”说完，他挥挥手，催我快走。关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正在闻那个空了的酒杯。

走出大门时还没到黄昏。我知道，如果走得快的话，要不了半个小时我就能到家了。我停下来，摘下别在马甲上的勋章仔细端详——正面有个五角星，五角星上交叉放着一把弯刀和一支长枪；背面刻着爷爷的名字和授勋的年份。

我拿出手帕，把勋章连同别针一起包在里面，然后把它们放进裤兜里。我心想，这样应该不会被母亲发现的。

战　争

我和普尤一起在麦地里匍匐前进。由于天气炎热，汗水大颗大颗地从我们身上往下掉，头上的汗把我们用炭黑涂抹在脸上的迷彩都给冲掉了。流进嘴里的汗水又苦又咸，可我们舍不得吐口水，也不能漱口，因为我们没带水。我们俩只记得要带武器，却都忘了带水壶。

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自从核电站发生事故以来，天气仿佛比以前热了许多——我也只是在心里想想，因为我们都不能谈论这件事——连小麦都比往年成熟得早。刚到六月中旬，麦粒就开始从麦穗中脱落了，可是不管我们把这些麦粒放在嘴里嚼多久，也没法嚼出麦胶来，因为它们干瘪得就像木屑一样。

普尤告诉我，收割季很快就要到了，他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他父亲是集体农场的收割机驾驶员。他说，农场已经向组织申请收割用的柴油，组织也分配下来了，收割工作很快就会开始。

我们一直朝着猎人使用的木制瞭望塔前进。那瞭望塔上架

了个梯子，通到一个带顶棚的台子上，台子四周有半人高的栅栏墙和一扇门。那里是我们的敌人——福伦萨兄弟的大本营。

长时间在地上匍匐让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手臂和手也被麦秆和叶子扎得生疼。普尤戴了副皮手套，可这不仅没让他好受多少，反而让他出了更多的汗。汗水淌过那些迷彩，在他脸上留下一道道灰色的线条。我知道自己的脸一定也是那样，说不上吓人，只是很滑稽。

现在，我俩累得只能手脚并用地往前挪移。这动作甚至已经称不上是匍匐，而是爬行了。即使记得军事训练课讲授的标准动作，我们此时也做不出来了。

天气异常炎热，我感觉汗水从身体的各个部位大颗大颗地冒出来。可我们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沿着直线往前爬。我能听见战斗还在继续，箭不时呼啸而过。我们俩越来越渴，出的汗也越来越多。当感觉距离麦田边缘已经很近的时候，我彻底瘫软在地上。普尤爬到我身边，也瘫倒了。

普尤在我耳边小声说："你再把头伸到麦穗上面去，看看我们离瞭望塔还有多远。"我说："我才不呢！要看你自己看。本来就轮到你看了，我已经看过好几次了。"于是，普尤只得把头伸到了麦穗上面。他并没有站起来，只是半蹲着看了一下，然后迅速趴回到地面上。我能看出来，要不是画了迷彩，他的脸简直就像纸一样白。

我问他看到什么了，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福伦萨兄弟可没像我们一样闹着玩儿，他们真的抓了一个人，而且把他杀了。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瞭望塔前面的地上插着一根长矛，

上面挂着一个小孩的脑袋，血淋淋的。”

“我才不信呢，你最好别跟我说谎。”

“不信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于是，我也半屈着腿探出头看了一眼。我看见许多鸽子在瞭望塔上空飞翔，地面上果然插着一根长矛。虽然长矛尖上的确挂着个东西，但我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因为上面罩了一个装肥料的袋子，袋口还扎了起来，只根据形状很难断定里面装的是不是人头。

当我把头缩回来时，我忽然想起刚才自己看到的另一种东西——袋子被扎起来的部位似乎有一种黏稠的红色液体正流出来，一直流到了矛上。

我爬回普尤身边时，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我回头看着我们匍匐前进时压倒的麦秆，本来想对普尤说：“是我们看错了，那些液体肯定不是血。”可是，当我张开嘴巴准备说这些话的时候，却感到手一阵生疼。我这才注意到，原来自己的手指正深深地插进泥土里，使劲地攥着那些土块。我赶紧把手从土里抽出来，带出了一大把挂着土的麦秸和根茎。

我看了一眼普尤，发现他的嘴角正因为恐惧而剧烈地抽搐着。我在心中思忖，觉得自己压根儿就不应该卷入到这场战斗中来。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爬上瞭望塔去夺回普罗丹的皮球。

整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自从那条埋污水管道的沟从我们的球场横穿而过后，我们再想踢球的时候，就不得不去附近街区的球场了。那个球场下面本来也要埋管道的，可是有一天，

工人们忽然全都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甚至连放工具的棚子也没来得及拆走，至今还立在那里。要不是这样，我们就根本没有踢球的地方了。

本来附近街区的孩子是允许我们在他们的球场上踢球的，谁知有一天，从外地前来投奔祖父的一对孤儿——福伦萨兄弟打败了之前那里的街区老大佐特，并接管了一切。这下我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去踢球了。

福伦萨兄弟说："你们不可以在这里踢球，除非付钱给我们。"

大块头普罗丹冷笑道："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足球场属于公共财产，你们怎么能说了算？"

这时，弟弟罗姆勒·福伦萨说了一句话："没有人可以这么顶撞我们。"接着，哥哥雷姆斯·福伦萨抽出一把弹簧刀，朝普罗丹的肩膀刺了过去。他出手非常快，以至于普罗丹都没来得及躲闪，更没时间把自己的小刀从口袋里掏出来。

普罗丹用一只手摁住了受伤的肩膀，他表哥从南斯拉夫寄给他的那个皮球也落到了地上。

罗姆勒弯腰捡起皮球，说道："从现在开始，这个皮球就归我们了。普罗丹，你今天得感谢自己的幸运星，它保佑你没被我哥刺中肚子。这点儿伤算不了什么，过一个星期就能痊愈了。我知道那刀一定刺得不深，因为他只是想让你尝尝刀子的滋味罢了。"

接着，罗姆勒在地上拍了一下球，继续说道："好吧，就这么着。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接受我们的挑战。我们会发给

你们一份战书，上面将详细地写明战斗的所有规则。我们会把这场战斗安排在住宅区后面山丘顶上的麦田里进行。如果我们开战，那必将是一场生死之战。如果你们能攻下麦田瞭望塔，并从那里夺回皮球，然后再跑到大树下，就算你们赢了。你们如果赢了，不仅可以拿回皮球，还可以随时使用我们的球场。不过，我才不相信你们会赢呢！我看得出来，你们全是胆小鬼，光是那份战书就会把你们吓得屁滚尿流的。看看那家伙我就知道你们绝对不敢应战，绝对不敢！看看他，都被扎出了血，可还是杵在那儿，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听了这番话，普罗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捂在肩上的手掌拿开了。我看见那手掌上沾满了鲜血，连指缝里都是血。他盯着自己的手掌，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它一般。

沉默了一会儿，普罗丹突然说道：“血债只能血来偿。”说完，他跨出一步，在罗姆勒的脸上重重扇了一记耳光。这记耳光的力量很大，打得罗姆勒一个踉跄撞在了哥哥身上。

我们看了看他脸上血红色的掌印，扭头就跑，没命地往我们住的街区逃去。我们很担心他们会追上来，但他们只是朝我们扔了几块石头，而且并没有砍到谁。与此同时，我们听到罗姆勒大声喊道：“你们这群废物！胆小鬼！”

第二天早上，战书来了。他们往普罗丹家的邮箱里扔了一只没头的鸽子和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方格纸，上面的字都是黑红色的，好像是用鸽子血写的。

普罗丹让詹希大声把战书念出来，于是他念道：“战斗将于本周日在麦田打响。你们应该知道，关于我们的那些传说都

是真的，我们两位——雷姆斯·福伦萨和罗姆勒·福伦萨都曾在内战中打过仗。所以，你们最好对被一网打尽有个思想准备。而且，对任何落到我们手里的人，我们都不会心慈手软。我们会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另外，我们要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一群败类，一群狗娘养的混蛋，每一个人都不例外。”

听了这些之后，普罗丹的脸被气得通红。他一把从詹希手中抢过战书，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地上，然后狠狠地在上面踩了几脚。他说：“福伦萨兄弟之所以会写出这样无耻的脏话，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娘。他们是被爹带大的，后来他们的爹因为养了这样大逆不道的儿子，也失望得上吊自杀了。大家都知道，他们之所以会投靠自己的爷爷，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投靠了。另外，他们说自己在内战中打过仗，那纯粹是胡扯。内战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他们才多大？怎么可能去打仗呢？大家别怕，星期天就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吧！到时候每个人都得去。现在，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准备好吹管枪用的子弹、拧弯的钉子和弹弓用的石头，还要把箭杆都粘上羽毛。只要我们全副武装，就根本不用怕福伦萨兄弟，根本不用！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可不是好欺负的！”

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大家全都一言不发地望着普罗丹和他脚下皱成一团的战书，还有那只血淋淋的鸽子。这时，普罗丹握紧拳头，把胳膊举向天空，大声喊着：“乌拉！乌拉！乌拉！”这时，大家仿佛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齐声喊道：“乌拉！”我一边跟着大喊，一边向普罗丹的脸上看去。通过他的表情可以

看得出，他的肩膀正因为振臂高呼而刺痛起来。

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都在为战斗做着准备，一刻都不敢松懈。大家都清楚，这将是一场十分惨烈的战斗。因为即便福伦萨兄弟没有参加过内战，他们依然是极端危险的人物。

在来我们这里之前，他们住在西部一个终年冰雪覆盖的山村里，据说一直像印第安人一样生活，以打猎为生，直到他们的父亲死去。没有人知道福伦萨兄弟到底有多大。他们虽然都上六年级，可是雷姆斯看起来比九年级学生的块头还大，而他弟弟罗姆勒又矮小得出奇，即便跟四年级的学生相比，也算是小个子。虽然个子差别很大，但他们俩都体壮如牛，而且非常能打。他们对武器也颇有研究。比方说，他们的弹弓不是用自行车内胎做的，而是用真正的装潢橡胶做的。而且，我们还听说他们指导手下的孩子们做了许多秘密武器。

为了对付这样的敌人，我们做的吹管枪子弹都很锋利，末端都带大头针。我还用硬纸板和铁皮给自己做了一块保护后背的铠甲，它的大小正好能塞进我的T恤衫。我特意让普尤从背后向我射击，想测试一下它是否管用，可普尤就是不肯。他还问我是不是忘了，以前有一次我们想测试我能不能像西部片里的印第安人那样徒手接住飞来的箭，结果却被刺伤了。我跟他说那时我还小，只有九岁，反应当然不够快，而且箭上的大头针不算很尖，所以它只是刺进胳膊约三厘米深，没什么大问题。我向他强调这次肯定不会像上次那样，因为现在我长大了，而且铠甲测试跟反应能力的好坏没有关系。然而，不管我怎么解释，普尤就是不肯做。最后，我只好给了他四块焦糖，他才同

意向我的后背射三箭。结果显示，铠甲还是十分管用的，它就像我预想的那样，把射来的箭全都挡在了外面。对铠甲后面的我来说，那些箭射到身上就和蚊子叮了一下没什么区别。于是，我决定再做一块，用来保护前胸。做背上的铠甲时我已经把硬纸板剪好了，只需要把它们粘贴起来就可以了，大概用半天时间就能完成。可是，我的胶水恰好用完了，所以最终也没有做成。

在制作铠甲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时想起那封战书、那只无头的鸽子和那场已经不再是游戏，而是成为真正的生死之战的战斗。一想到那只血淋淋的鸽子，我就忍不住心惊肉跳起来。我知道，这样想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胆小的普尤甚至还说自己可能不会去参加战斗，因为他父亲不让他去。我问他："你怎么能把开战的事告诉你爸爸呢？如果集体农场里的农工发现我们都跑到麦田里去糟蹋庄稼，他们不仅不会让我们进去，还会把我们狠狠揍一顿的。"普尤一听就急了，说："在爸爸面前我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当然不用担心了，反正你爸爸到多瑙河运河去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会打你的屁股。"我对他说："你这个胆小鬼，你要是再敢在我面前提我爸爸，我就把你的屁股踢烂。要是你不去参战，你会永远失去你的少先队员称号的。"

虽然我那样骂普尤是胆小鬼，但到了星期天早上，我也犹豫了，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早饭后，我拿出吹管枪，把两袋子弹交叉挂在肩上，对母亲说："我要下楼去玩一会儿。"当时，我一心希望母亲能阻止我，告诉我哪里都不许去，就和

她一起待在家里。可是，母亲什么都没有说，她甚至都没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一下——这些日子，她总是坐在窗边的那把扶手椅上打发时间——只是对我点点头，表示了应允。所以，我终究还是走出了家门。

我爬上小山，向着大树走去。我们说好在那里集合，一起商量一下战略和对策。

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到齐了，而且已经有人在一顶旧钢盔里面点燃了“战火”。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最精良的武器，詹希和其他几个小孩甚至还给自己锻造了星形飞刀和印第安战斧。除了吹管枪，我还带了自己开罐头用的小刀。虽然我知道在面对面的肉搏中它可能派不上多大用场，可我还是把它带上了，因为我想开战的时候手上有把刀总归要感觉安全一些。

我走到大树下时，萨比正好往钢盔里撒了两把木屑，黑烟变得更呛人了。我看了看，所有人都到了，唯独我们的总司令——大块头普罗丹还没有来。他是我们街区最强壮的孩子，从来没有人可以打败他。我有一顶钢盔就是他给我的，据他说，那是他从一个烈士的陵墓里挖出来的，可是我们大家都不信。杰尼卡有一次还告诉我，那根本就不是一顶钢盔，只是一个小蒸锅罢了。

就在木屑全部燃尽的时候，普罗丹终于出现了。他带了一杆有四根枪管的吹管枪。这枪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枪管是用塑胶管制成的，外面裹着缠电线用的绝缘胶布，甚至还安了枪托和手柄，看起来就跟一挺机枪一样。普罗丹还给枪装了个背带，这样就能把它挎在脖子上了。他的腰间别着一根狼牙棒，那是他用哑铃改装而成的。他的两只手腕上都戴着战斗护腕，

上面镶嵌着轮船上用的菱形铜钉。除了狼牙棒，他腰上还有一把带黑色长柄的战刀。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神气的刀，它真的很像战场上用的那种。

全副武装的普罗丹走到钢盔前，迅速拧开皮带上别着的行军水壶，将水浇在钢盔内仍在冒烟的木屑上。木屑立刻发出“嘶嘶”的响声，并冒出更多浓烟。这时，钢盔内全是乌黑的液体炭黑，看上去如同沥青一般。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即将使用的迷彩。

普罗丹带头涂抹，把脸和前额涂得满满的，我们几乎辨认不出他的样子了。涂好后，他大吼一声：“开战!”

于是，我们一个个也给自己涂起迷彩来。我涂的时候特意避开了嘴巴，因为我知道炭黑的味道很可怕。当时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可没想到最后汗水还是把它们冲进了我的嘴巴里。

等所有人都涂完后，普罗丹站到大家面前说道：“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艰苦战役。敌军的大本营就是麦田瞭望塔，我们必须一路杀过去，抢回皮球。不过，那样还不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必须把皮球带回到这棵大树下面，才算是真正胜利。对于我军来说，最佳的战略就是先尽可能分散地前进，而且不能发出一点儿声音。等大家到达瞭望塔附近后，我会发出信号，那时所有人再同时从各个方向向敌军发起进攻。”

接着，普罗丹要我跟普尤到他身边来，说我俩作为别动队的成员，他有特殊任务要布置给我们。我们走到他身边，他对我们说：“当我发出信号，我方所有人员开始喊着口号进攻时，你们俩不要跟其他人一起进攻，而是要隐藏在麦田里，尽一切可能靠近瞭望塔。除非到万不得已，你们也不必向敌军射击。

直到你们听见我连喊三声战斗口号的时候，再从埋伏的地方冲出来，出其不意地去抢夺皮球。一旦拿到球，你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树跑，我会从后面追上你们。最后由我拿球冲刺，他们肯定追不上我的，这样，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了。"

说完后，他看着我们，问我们听明白没有。普尤和我回答说："明白了。"可我又问："我不喜欢埋伏在麦田里。为什么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小弟呢？这样我们不是也可以加入面对面的肉搏战了吗?"

普罗丹说："你们的身体太弱，不适合参加肉搏战，这点你们必须给我搞明白。当然，如果想违背总司令的命令并且输掉这场战斗的话，你们可以加入肉搏战。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觉得自己能跟我的小弟相提并论？怎么敢企图破坏我的战略安排？我知道，你们这两个胆小鬼对福伦萨兄弟怕得不得了，只怕一开战你们就会尿裤子呢！所以，你们最好老老实实地给我按要求去做，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没收你们的武器，一把把你们推到麦田里去!"

他边说边生气地摇着头，并抽出那把长刀，举到我们面前。"你们给我看清楚，这是一把真正的战刀，是我从陵墓里跟钢盔一起挖出来的。看到刀刃的边缘有一道长沟了吗？没错，这就是血槽。如果你们两个不严格执行我的命令，这个血槽里流的就会是你们的血。我发誓，我会亲手把它刺到你们的肚子里，之后说不定还会把你们的头皮剥掉。"

看到他狰狞的样子，普尤和我都吓得一声也不敢吭了。普罗丹问我们："听明白了吗?"我们连忙答道："明白了。"我嘴上

应着，心里却恨不得他肩上的伤口立刻裂开，然后得上败血症。

普罗丹收起战刀，转过身对其他人说："准备战斗！"于是，所有人围成一圈，伸出右臂，把手掌叠放在一起，然后异口同声地高喊我们的战斗口号："为正义和友情而战，革命必将胜利!"喊完以后，大家纷纷散开，向麦田跑去。

我们一跑到麦田边就立刻趴在地上，开始朝麦田里匍匐前进。我们爬的时候十分小心，想尽可能少压倒些麦秆，因为被压倒的麦秆不会再立起来，所以如果倒下的麦秆太多、面积太大，敌人从远处就很容易看出来，那我们的脑袋搞不好就要挨土弹了。被那种有两个拳头大小的土弹砸中，可是相当疼的。我爬得很慢，可胳膊和腿还是被那些麦秆、叶子扎得生疼。幸好普尤和我不需要快速前进，因为普罗丹说过，对我们俩来说，尽可能缓慢地匍匐向前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人爬得很快，只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正当我们慢慢往前爬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手碰到了什么黏糊糊的东西。虽然我立即把手移开，但还是太迟了——我的手掌上已经沾满了又黑又黏的东西，像是沥青，也好像是焦油。我向前望去，似乎有人在麦地中间用这种东西画出了一条长线。我叫普尤停下来，要他小心别粘上那东西。我从土里抓了一大把麦子，试图用粗糙的麦粒把手里黏糊糊的东西弄掉，可那东西太黏了，很难弄。我只好用手在地上使劲地磨，好不容易才弄掉了一小部分。等我们重新开始往前爬的时候，我更加小心了，生怕自己的手又粘到那东西。

我们又往前爬了至少三十米。突然，普尤抓住我的胳膊，

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该休息一会儿了。"然后，他把手指放到唇边，示意我不要吭声，仿佛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发出声音似的。

我们趴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我缓缓地抬头环顾四周，看麦田里有没有其他动静。可是麦秆长得太浓密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于是，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估计着这时我方是不是要发起进攻了。

用胳膊肘支撑着趴在地上很是难受，于是我冲普尤挥挥手，示意他过来。我们俩背靠背坐了一会儿，这样等着会舒服一些。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把头探出麦丛张望了一下。可是，四周除了起伏的麦浪，什么也没有。我立即把脑袋缩回来，继续静静地等着。

四周异常安静，简直无法想象麦地里到处都藏着小孩。此时的阳光突然强烈起来，我知道麦地里很快就会变得酷热难耐。我抓起吹管枪，并拿了颗子弹放进枪管。我在心里尽情地想象着——这杆枪不是塑胶做的，而是用真正的木头做的；子弹上不仅装了别针，还涂了致命的蛙毒。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终结之战。要么被敌人剥去头皮，要么剥去敌人的头皮。我又攥住自己的小刀，想象它是一把真正的剥皮刀。是的，我要用它锋利的刀刃紧贴着敌人的头皮，然后沿着发迹线割上一圈，动作迅速地把他的头皮从头上剥下来。可事实上，我那把开罐头用的小刀连真正的刀刃都没有。我又想起了自己失去的那把折叠小刀，虽然它也不是很锋利，但毕竟还有刀刃。

突然，我感到普尤用胳膊肘顶了顶我的腰。我以为他要跟我说话，可他猛地跟我分开，一下子扑倒在麦田里。他的动作

让我以为有什么暗器把他击中了。可他立刻翻过身，小声叫我过去看看他捉到了什么。于是我弯下腰，把脸凑近他的手。

他紧握的两只手张开一条缝，我透过他戴着皮手套的手指往里窥视。这次他倒没有像以前那样骗我，我看到他手心里有一只小老鼠。它一动不动，好像一个灰色的毛球，一条粉红色的尾巴从普尤的指缝里伸出来。

普尤小声说："我们应该把它给解剖了。"可我说："我只会剥了它的皮。它的皮剥下来应该很像一块小小的头皮。可是，你和我身上都没有一把像样的刀子，我们甚至连个刀片都没有。所以，我们顶多只能用吹管枪子弹上的大头针刺刺它。"普尤取出一颗子弹递给我，要我来动手。可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听见普罗丹的一声高喊。虽然那声音来自很远的地方，可我们还是能听出他在喊："为正义和友情而战，革命必将胜利!"

这时，我们的人开始大喊着"乌拉"纷纷从麦田的四面八方跃起，开始朝着麦田瞭望塔发起猛攻。普尤和我站了起来，研究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时，小老鼠从普尤的手里钻了出去，一溜烟地消失在麦丛中。

就在此刻，敌人们也纷纷蹿了出来。我们很容易就能把敌人和自己人分辨出来，因为对方的脸上都涂着红色的迷彩。这些家伙站成两排，前一排人手持弹弓，他们身后约十米的地方是手里拿着弓箭的第二排人。我没看见他们有谁使用吹管枪，感到很奇怪。

很快，他们一齐发动了攻击。我跟普尤赶紧趴回到麦丛里，继续匍匐前进。这时，我们能听见他们发射的石头"嗖嗖"飞过的声音，可我们还是继续往前爬。

爬着爬着，我发现前面的地上插着两支他们射过来的箭。我拔出一支，看到箭尾上粘着羽毛，箭头上嵌着一根钉子。虽然钉子的钝头朝前，可如果射中人的脑袋，肯定也会疼得要命。

四周全是喊叫的声音，能听得出，有人已经在麦田里开始搏斗了。以前我们玩儿打仗游戏的时候，只要你的双肩被对方按到了地上，那你就必须一直躺在那里，直到游戏结束，因为这代表你已经死了。可是，这次他们打得很激烈，似乎没有人遵守这个规则。

我和普尤努力朝战斗最激烈的区域靠近，此时我已经爬得筋疲力尽了。我们完全靠肚子和胳膊肘的力量往前挪动，我的膝盖和胳膊都被磨得生疼，那铠甲还紧紧地箍着我的背。我很想把它脱下来，但是又不能那么做。因为我知道，普尤肯定会拼命嘲笑我的。我真希望自己当初没有制作这个东西。

我们俩除了匍匐向前，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射击暂时停止，我们只能听见厮杀的声音以及大家发出的各种各样的叫喊声。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个人喊道："我投降！你们不能虐待俘虏！"接着，他更大声地喊道："你们耍赖！你们不能这样做！"我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于是看了一眼普尤，他也摇摇头。

我们继续压低身子往前爬，早就搞不清离瞭望塔究竟还有多远了，因为我俩谁都不敢起身张望。我大汗淋漓，心里非常后悔没把水壶带来。从普尤喘气的样子能看出来他也很渴。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身下的地势变高了。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正在往山丘顶上爬。这意味着我们离瞭望塔已经不远了。

就在这时，我们身后的麦田里突然传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仿佛有人被杀了一般。这声音让我们俩毛骨悚然，普尤望着我说："咱们回去吧，那些家伙已经打过来了，而且还杀了人。"可我跟他说："再等等吧，我来看看咱们离瞭望塔还有多远。"

我把脑袋探出麦丛，匆匆地瞥了一眼。这一眼看得很真切，是的，瞭望塔居然就在我们前方。距离很近，也就不到一百米的样子。我赶紧趴回麦丛中，小声对普尤说："别担心，我们爬的方向是对的，从这里往回爬就不划算了。而且，你还记得普罗丹说过的话吗？要是他发现我们当了逃兵，肯定会杀了我们的！"可普尤说："在我看来，普罗丹连一颗苍蝇屎都不如。"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跟在我后面继续往前爬去。

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就是我一开始讲述的那件事了。

看到矛尖上挂着的那个东西后，我们觉得比刚才还要渴了。普尤说："我不管，我要回去拿我的水壶，这该死的迷彩让我的嘴巴难受得要命。"可是，他说完这些后并没有离开，我看见他的嘴角仍在颤抖。我很理解他，因为那景象实在太可怕了，我甚至都不想再往麦田外面看第二眼。

我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用胳膊肘支起上身。这时，我感觉到汗水携着迷彩顺着脖子流了下来，一直流到我的腋下。我忽然意识到，如果像这样在烈日下趴很长时间，到最后我的样子肯定会非常像一匹斑马。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普尤抓住我的胳膊小声问："怎么了？你干吗笑得这么厉害？"我只是摇摇头，冲他挥挥手，然后爬到前

面，又往麦田外面看了一眼。鸽子依旧在瞭望塔上空盘旋，在以瞭望塔为中心，三十米为半径的地块上，麦子都被弄倒了。但是，我没看到有人站岗，似乎那根长矛就足以充当哨兵来担此重任了。

我又回头往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地方看了一眼，但看到的只有此起彼伏的麦浪，那一定是交战双方在里面打斗引起的。这时，突然有个裸露着上半身的人从麦浪里跳了起来，他稍微迟疑了一下，便朝瞭望塔这边狂奔而来。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普罗丹的小弟，后来我才认出来他是詹希。他只跑出两步就被人追上了，然后肯定是被拖了回去，因为他大声喊叫着跌进了麦丛，只有胳膊高高地伸起来挥舞了几下。

我趴回到地面上，告诉普尤："瞭望塔没人驻守，我们不如直接去把球拿到手吧。现在最好由你发起第一轮冲锋。"可他却反驳道："这次战斗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是陷阱！人家根本不允许我们登上瞭望塔，那是国家狩猎协会的地盘儿，要上去得有'狩猎许可证'才行。我爸爸说，集体农场的人经常用望远镜对它进行观察，以防它被盗猎者利用。"

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脸色还是白得像纸一样。在太阳火辣辣的炙烤下，我的喉咙干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我还是毫不吝惜地把嘴里又黑又苦的唾沫吐了一口出来。我忽然想起普罗丹的战刀，于是跟普尤说："行了，我受够了。要是你真的那么胆小如鼠，那我就自己上去。"普尤问："你是不是热昏了头？我们只有等普罗丹发出信号才能开始行动。你忘了吗？"这时，我嘴里又泛起了那股恶心的炭黑味儿，我甚至已经

没有口水可以吐出来了。我说："让普罗丹和他的战刀见鬼去吧！"说着，我把吹管枪和子弹袋往地上一扔，然后站起身，用尽全身的力气飞快地向瞭望塔跑去。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告诉自己：绝不在近处看那支长矛。可是，当我跑到它旁边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长矛上的确满是鲜血，那血甚至都流到了地上。可是矛尖上到底挂了什么，我还是辨认不出来。我连忙扭过头，避免自己被它吓坏，进而失去冲上瞭望塔的勇气。可我转念一想，说不定那只是一只鸽子或一只兔子的血，没什么可怕的。我一边想着，一边朝前跑着，很快就来到了瞭望塔的下方，并开始沿着梯子往上爬。

这甚至算不上一把真正的梯子，只是在两块厚木板上钉了一些板条而已。我往上爬的时候，木板摇晃得很厉害，板条也"吱吱嘎嘎"地响着。我紧张地用双手紧紧抓住木板，生怕自己摔下去。

爬到最上面时，我透过台子上的缝隙往上面张望。只见台子上有一个人，是雷姆斯·福伦萨。在看到他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在下面的麦田里跟其他人一起战斗。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原来就在我上面，在瞭望塔台子上的一个角落里，坐在一捆绳子上面，嘴里还叼着一根烟。他的脸颊用迷彩抹得通红，眉毛则涂成了浓浓的黑色，前额上还画着一些黑色线条，样子十分吓人。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我想自己最好还是先爬下去。可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吓得动弹不了了，双手仿佛被紧紧粘在了梯子的木板上。

这时，我突然听到台子上有人向我喊话，叫我不要停下来，

继续往上爬。这个人居然是雷姆斯的弟弟——罗姆勒·福伦萨。原来，他坐在瞭望塔上的小板凳上，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时，雷姆斯点了点头，不过仍然一言不发。不，他并没有点头，只是低头抽了口烟，然后把烟圈从鼻孔里喷出来。

我又在梯子上僵了一会儿，然后终于又可以动弹了。我缓缓地往台子上爬去，两条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这时，雷姆斯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拎到了瞭望塔上。不过，他做这件事时还是一声不吭。

我听见罗姆勒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点点头，继续问道："那么，你就是那个没爸爸的孩子喽?"我说："不，我爸爸只是去了多瑙河运河。"罗姆勒摆着手说："那也没什么区别。不过，我很佩服你。因为我想不到你们中居然有人能够冲到这里。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雷姆斯也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随手把烟头在一个倒扣的牛奶罐上摁灭。

我吓得一声都不敢吭，于是我们就这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雷姆斯抽出了他的弹簧刀，但他并没有让刀片弹出来，只是捏着它在手里把玩。

罗姆勒说："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瞭望塔是禁地，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当然没有胆子反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于是只好回答："我是来拿皮球的。我来把球拿回去。"

罗姆勒紧绷着脸，却用戏谑的口吻说道："哦，原来如此，这我可没想到。好吧，既然你来了，就找个地方坐下吧。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儿，这里到处都是鸽子屎。"

我抬头瞄了一眼，看到瞭望塔的顶棚上交叉钉着两块木板，

木板上站了很多鸽子，至少有四十只。它们扑扇着翅膀，个个伸长了脖子。不必说，台子上自然是没有我坐的地方。罗姆勒占据了唯一的一个小板凳，而尽管雷姆斯坐的那捆绳子旁边还有点儿空间，而且他也已经把弹簧刀收了起来，但我仍然不敢坐过去。于是，我说："谢谢。我只想要那个皮球，能拿到的话我立刻就走。"罗姆勒说："你哪里也不许去。你往周围看看，这里有皮球吗?"我老实答道："没有。"我上来以后的确没有看到球。随后，我咬了一下嘴唇，补充道："你们不守信用！既然我们事先说好了，那皮球就应该在这上面！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罗姆勒冷笑道："你早就应该知道，战争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只有胜利或者失败。不过，你敢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说明你也许算得上有种。很快我们就能看清楚，你到底是真的有种，还是只有吹牛时才有种了。我马上就要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这一点。"

就在罗姆勒说这番话的时候，雷姆斯从绳子旁边拿起一块木板，放在地上。木板中央有一块棕色的污迹，看起来就像一个五指张开的巴掌。罗姆勒要我跪下，并把右手放在木板上。我的手一触到木板，就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因为我在一部描写游击队员的电影里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此刻，我好想把手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雷姆斯再次抽出他的弹簧刀，弹出刀片，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刀插在了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的木板上。

刀尖插入木板后，刀身不停地晃动，冰凉的刀刃轮番碰到我的食指和拇指。这时，罗姆勒说："我哥哥的刀法非常准，你可不要企图把手从木板上拿开。否则，谁也说不好一会儿刀

子会戳到哪里。”

雷姆斯一声不吭，把弹簧刀从木板上拔出来，然后再次甩到我的手指之间。刀尖戳到木板上，发出“砰”的一声钝响。

如此反复了好几回，我忍不住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我用力朝四面伸开的手指显得很细，可我知道，它们毕竟还是不够细，雷姆斯的刀子迟早会戳到它们的。瞬间，我感觉自己从手到肩膀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不想再看自己的手，不想再看那把刀是如何在指缝间游走的。我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抬起头。就在我抬起头的一瞬间，发现罗姆勒正在看着我。他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不错，到目前为止还不错。”接着，我感到刀子落下和拔出的频率加快了一些，可是我仍然坚持不去看自己的手，而只是用眼睛紧紧盯着罗姆勒。

罗姆勒问我：“你是不是真的确定自己要拿回那个皮球?”我好想说：“不，完全不是，我什么也不想拿，让普罗丹的球见鬼去吧，你们只要让我把手拿开就行了!”可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我感觉到手掌下面的木板被刀震得不停地颤抖，这时罗姆勒又说：“好吧。不过你要清楚，你的愚蠢和固执不仅会给你自己惹来麻烦，而且还会给你们那里的其他孩子招来祸患。当然，如果你能一直坚持到我让哥哥停手的时候，我就告诉你球在哪里。如果实在受不了，那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说一句‘我投降’，我哥哥就会立刻停手，放你离开这里。”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根插在地上的长矛，还有从袋子里慢慢流出的鲜血。我明白，现在不管自己怎么选择，结果都是

一样的。于是我说："是不是你也把手掌放到我手旁边，那样才算公平呢?"这句话居然没有惹恼罗姆勒，他只是冷冷地说："怎样算公平，怎样算不公平，这要由我说了算。"我没有反驳，甚至都没有再看他一眼，只是把目光投向他身后那木板钉成的栅栏墙。这时我才发现，有一块木板上密密麻麻地钉着许多羽毛，同时我感觉到，雷姆斯甩刀的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罗姆勒问我："你有多久没有得到你爸爸的消息了?"这句话从他嘴里冒出来，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我的手差点儿动了一下。我很想告诉他："这不关你的事。"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好长时间了。"罗姆勒说："我会让你明白，你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是个没爸爸的孩子了，就像我和我哥哥一样。"我说："才不是呢，我和你们不一样。"

这时，我不知为什么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手。雷姆斯的掷刀速度奇快无比，我甚至已经分不清他在把刀插向我的哪两个手指之间了。刀子扎上时的"砰"声和拔下时木板的震动声几乎重合在一起，我手掌下的木板剧烈地颤动着。顿时，我觉得似乎每个手指都在和冰凉的刀刃接触，整只手仿佛被套上了一只巨大的、不停抖动的铁手套。我浑身上下起满了鸡皮疙瘩，我觉得自己的头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就像物理课上做静电实验时那样。我的左手攥成了一个拳头，而且我知道，自己的右手也可能随时抓握起来。我当然明白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那把刀会如同切奶酪般切开我的手指。正因为如此，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右手移动，我警告自己一定不能动。

我看着雷姆斯，只见他皱着眉头，微微伸出舌头，把注意

力全部集中在手上。不过，他一定是感觉到我在注视他，因为他在我手指间挥舞出的刀风变得更加迅疾了。我知道，他已经达到了极限，动作不可能更快了。现在，罗姆勒随时可能喊停。

突然，雷姆斯哈哈大笑起来，我看见他的牙齿全部染成了黑色。他闭上了双眼，眼皮上也涂满了红色的迷彩，而且还在眼皮的正中央用炭黑画了一个黑色的眼球。我看到这两只“眼睛”后，又冒出一身冷汗。我知道，这下完了，他闭着眼睛肯定会把刀掷偏的，刀刃马上就要切断我的手指了。

我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也许我立刻就会大叫出来，求他停手。可我不想这么做，于是我咬紧牙关，努力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因为我知道，一旦我大喊出来，那把刀就会立刻插到我的手背上。那部关于游击队员的电影就是这么演的，这是对懦夫的惩罚。

可是，尖叫已经在我的喉咙里蠢蠢欲动，即使我咬紧牙关，嗓子里还是开始发出“嘶嘶”的声音。我的脸开始剧烈地抽搐，脸上的每块肌肉都因为震颤而感到疼痛。尽管如此，我的右手依旧紧紧地压住木板，我也一直没有开口求饶。事实上，由于我正透过牙缝无声地发出呐喊，所以此刻我不可能说出什么话来。

这时，罗姆勒得意地对我笑了一下。突然，他也把一只手放在了木板上，就在我的右手旁边。雷姆斯甚至都没有睁开眼睛就知道此刻发生了什么，因为他开始把刀交替在我的手指和他弟弟的手指间来回抛掷。

我们掌下的木板剧烈地震颤着，仿佛带得整个瞭望塔也跟着颤抖起来。我不再想尖叫了，只是嘴里的“嘶嘶”声比刚才

更大了一些。这时，罗姆勒对我说：“好吧，我想不到你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承认一个事实：你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你只需要说他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回家了，我就立刻把皮球藏在哪里告诉你。”

我什么也没有说，于是罗姆勒又把那些话重复了一遍。他说：“你要相信我，大声说出来，这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你会明白，这对你绝对是一种解脱。”

在他闭上嘴的一刹那，我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知道球在哪里了。我唯一想不通的是，自己为什么早点儿没有想到呢？于是我大喊：“不，不可能，你们两个去死吧！”我在一瞬间抬起右手，转身向梯子扑去。我看见雷姆斯睁开了眼睛，但他的弹簧刀已经掷向木板上原来我手掌所在的位置，由于木板滑动了一下，所以现在那个位置上是罗姆勒的手。

刀子有没有戳到那只手，我没有看到，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顺着梯子往下爬了。我只听到他们中有人大叫了一声，吓得棚顶上的鸽子纷纷振翅飞走。

我飞快地往梯子下面爬，气都顾不上喘一口，最后手里一滑，从梯子上摔了下去。还好，这一下摔得不重。我抬起头，看见雷姆斯从瞭望塔上探出身子，正用可怕的、嘶哑的声音对我说：“跑啊，你赶快跑吧！希望你还能喘得上气来。你死定了，不管你跑出多远，我都能追上你。”

这时，我感到自己的右手一阵刺痛。我看了一眼，发现手上有好几处在流血，原来是手指侧面都被弹簧刀划破了。正因为手掌上全是血，所以刚才爬梯子的时候我的手才会打滑。我

很想把球留在那里，不去管它，可最后我还是改变了主意，决定把它拿走。

我爬起来，跑到长矛前，把它从地里拔了出来，然后解开矛尖上系着的袋子。接着，我扔掉长矛，拎着袋子朝大树的方向跑去。

奔跑途中，血都被我从袋子里挤了出来，弄得它又黏又滑，差点儿没从我手里滑落。不过，从重量来看，我能判断出里面装的肯定就是那个皮球，而我也意识到，这些血很可能是鸽子血。

猛然间，我看见普尤从麦田里跃了出来，我冲他大喊："我拿到皮球了，咱们赶紧跑吧！"可普尤站在那儿，怔怔地望着瞭望塔，搞得我跑到他身边的时候也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我看到罗姆勒手里拿着一把军号，正在瞭望塔上探头张望，而雷姆斯正飞快地爬下梯子。他一只手扶着梯子，另一只手举着火把。这时，我听见军号被吹响了。虽然罗姆勒吹的是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曲子，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一种警报或者暗号。

我跑进麦田后，沿着来时的路向回跑。这时，我看见附近街区的孩子从麦田的四面八方蹿了出来。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要来抓住我，把我掀个四脚朝天，然后抢回皮球。可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做。我回头看去，只见雷姆斯跑到麦田边缘停了下来，然后把火把放到了地面上。这时，我忽然想起穿过麦田的那条黑线，心里忍不住惊呼了一声。紧接着，我果然听到了"噼里啪啦"的燃烧声。我这才反应过来，雷姆斯刚才为什么要说"希望你还能喘得上气来"。

火焰很快就在麦田里燃成了一条线。这时，我们街区的孩子也全都从麦田里跳了出来。

那条火舌开始迅速向各个方向蔓延，很多麦秆都被点燃了，麦田上升起高高的黄色火焰。虽然现在的烟还不太多，但已经足以遮挡住我们的视线了。

我听见周围响起了咳嗽声，还发现我们街区的孩子虽然也在狂奔，但不像附近街区的孩子跑得那么有序，他们有的朝大树方向跑，有的往瞭望塔方向跑，个个都像没头的苍蝇。

我始终在向前奔跑，并尽全力保住手中的袋子。我一边跑一边高喊普罗丹的名字，叫他赶紧过来，过来接过我手里该死的皮球。虽然我明白战斗已经结束，我应该立即转身跑出麦田，但我没有那么做。

此时，在通往大树的那条路上，麦秆和麦穗都猛烈地燃烧起来。可我还是不能说服自己转过身，而是义无反顾地朝着火焰跑去。我的鼻子里、嘴里和肺里全是呛人的黑烟，喉咙里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这时，有个不认识的人从我身边跑过，他大吼着朝我挥舞着双手，可我没有理会他，仍然朝着火焰跑去。我知道，我应该停下来，但我更知道，自己不会停下来。是的，我要径直穿过火海，去完成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突然，我看见有人在浓烟里爬行，这时我猛然想起了普尤，他现在在哪儿？我甚至还想起了那只差点儿要被我们剥皮的老鼠，它怎么样了？

此刻，我离大火越来越近，麦秆燃烧发出的“噼啪”声就像电影里的机枪声一样敲击着我的耳膜。前方的金黄色火焰高高地跳起来，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摔倒了，皮球会从我的手中飞出，径直落入火海。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罗姆勒在大声地

叫喊。他喊道："嘉达，你就要死了！"

我转过身，看见罗姆勒坐在他哥哥的肩膀上，就好像骑着一匹战马。他们朝着我冲过来，罗姆勒嘴里高喊着："嘉达，你死定了！"罗姆勒显然已经看到了我，他开始挥舞一个套索，我听见绳子在风中呼呼作响。就在我朝前跃起，一头扎向火海的同时，那套索也从我的头顶落下，正好套住了我的脖子。套索猛地一拉，我立刻向后摔倒，袋子也从我手里掉落下来。皮球带着袋子径直滚进了燃烧的麦丛中。

我用两只手抓住套索，以便让它勒得不那么紧。这时，我听见雷姆斯用撕心裂肺般的声音高喊道："乌拉！"接着，他转身朝瞭望塔狂奔而去，而罗姆勒还骑在他的肩上。他们就这样用绳子拖着我拼命往前跑。

我侧过身子，试图把套索从头上摘下来或者站起来，可我根本做不到。火苗蹿得更高了，爆裂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突然，从农业合作社的方向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普尤说的那些关于收割和柴油的事情——肯定是收割机用的柴油着火爆炸了。

爆炸声越来越大，甚至比雷声还要大了。由于被福伦萨兄弟拖着，我的T恤衫掀了起来，露出半边铠甲。我腾出一只手把它拽了出来，可绳索却因此在脖子上勒得更紧了，我差点儿晕过去。这时，有人从我左手边的麦田里跳了出来，是大块头普罗丹。

普罗丹用T恤衫捂住鼻子和嘴巴，手里握着像机关枪一样的吹管枪，朝福伦萨兄弟冲了过去。这时，我看见最长的那根

枪管末端绑着战刀。我以为普罗丹会用战刀刺向雷姆斯的后背，可他并没有那样做，只是侧过身子从后面狠狠地撞向雷姆斯。雷姆斯扑倒在地上，他弟弟也从他宽阔的肩膀上径直飞进了麦丛里。

我把手伸到脖子上，取下套索。这时我感觉右手剧烈地疼痛起来，仿佛皮肤已经剥落了一般。我双膝跪地，剧烈地咳嗽着。这时，我看见普罗丹把手中的战刀掷向了雷姆斯。

轰鸣声越来越大，周围的一切都被浓浓的黑烟笼罩了，我想站起来跑回瞭望塔，那样自己就不用呼吸这呛人的浓烟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已经被燃烧的火苗团团包围，而且此时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跪在那里，等待火舌把一切吞没。

就在此时，轰鸣声变得震耳欲聋，我的脑袋也因为吸入了过多的浓烟而嗡嗡作响。突然，我仿佛听到了普尤的声音，他正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于是，我再次用尽全力站了起来。我看见一些巨大的机器正在浓烟中缓缓朝这边驶来，那些都是收割机，后面还拉着拖车。

很快，集体农场的消防车也开来了。一个工人跳下车子，握着一根水管朝麦田里喷水。两辆大卡车紧随其后，车厢里装满了水桶。卡车一停稳，车上的工人就拎起水桶，把里面的水泼向燃烧的麦田。

普尤的父亲也开着一辆收割机，当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听见他嘴里疯狂地咒骂着。突然，我又剧烈地咳嗽了一下，眼睛里顿时溢满了泪水。也许是泪水清洁了我的眼睛，我这时才看见收割机后面的拖车上挤满了小孩，普尤也在里面。他一

发现我，立刻探出身子，把我拽到了拖车上。

普罗丹的父亲也在车上，我听见他对我说：“要是你想打仗的话，我就让你好好打一场。”说完，他伸出手赏了我两个耳光。接着他又说：“如果你是我儿子，我就把你的脑袋打肿。”这时，我注意到普罗丹的小弟站在一个水桶旁边，他的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普罗丹的父亲问我知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在哪里。我把最后一次见到普罗丹的地点告诉了他，可我觉得他根本不可能听清我在说什么，因为我一直在咳个不停。

我们接近麦田边缘时，普罗丹的父亲朝麦田里大声呼唤着他的儿子：“普罗丹！普罗丹！”可是我们就是看不到普罗丹的影子。这时，很多地方的火都已经被扑灭了，但三分之一的麦子已经注定成了牺牲品，剩下的只是烧焦的麦秆、被烧成灰的麦穗和黑色的水洼。

收割机在瞭望塔跟前停了下来。普尤递给我一个盛满水的缸子，让我喝点儿水，我跟他说了声谢谢。缸子里的水落满了烟灰，味道很糟糕，可我还是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我边喝边想，幸亏普尤告诉他爸爸我们要在这里开战，要不然一切就都完了。

正当我撩起T恤衫准备用它擦擦脸时，我听见普罗丹的父亲再次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其他人也开始大喊普罗丹的名字。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普罗丹缓缓地从五十米开外的麦田里站了起来。他回过头，看见了收割机和后面的拖车，也一定看见了他父亲。只见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朝着与瞭望塔相反的方向跑去。他父亲提高了嗓门喊道：“你给我站住！否则我不但要

把你的脑袋打开花，还要把你的皮给扒了！我要用鞭子狠狠地抽你，再把你给剁了！”

这时，普尤的父亲发动了收割机，朝着普罗丹追去。普罗丹边跑边回头张望，最后索性停了下来，垂着双手杵在那里等着。我们看得出，他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

不出所料，他父亲立即跳下拖车，朝儿子走去。当他来到普罗丹身边时，没有任何迟疑，立即给了儿子一个重重的耳光。普罗丹摔倒在地上，但很快就重新爬了起来，站到父亲面前。我注意到，那把战刀就握在他的右手里。他的父亲命令他道歉，并一拳打中他的肚子。普罗丹被打得弯下身子，混着炭黑的口水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当他父亲再次抬起手时，普罗丹赶紧向后退了一步，说道：“我道歉。”我们看得出，他马上就要晕过去了。这时，战刀从他手里掉落，刀尖朝下刺进地里，正好在他脚旁。

我朝战刀望了一眼，看见刀刃上全都是血。普罗丹的父亲弯下腰，从地里拔出战刀，用袖子擦了擦刀刃，问道：“福伦萨兄弟哪儿去了？那两个该死的小混蛋呢?”普罗丹指着树林说道：“已经跑了。”普罗丹的父亲又用衣袖擦了擦刀刃，望着儿子说：“如果你再敢碰我的从军纪念品，我发誓一定会把你打得血肉横飞，一直打到断气为止。”普罗丹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点点头。

他的父亲转过身去，盯着那片树林。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非　洲

父亲被带走已经快一年了，我们四个月没有收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既没有信，也没有明信片。

以前，我们总能通过报平安的明信片知道父亲一切都好，并知道他每天都为自己能超额完成劳动任务而感到自豪。可现在，我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常问母亲，为什么父亲不给我们寄明信片了，可她总是懒得回答我这个问题。

星期六，当母亲再次看到邮箱里空空如也时，脸色很难看。她脚步沉重地迈上楼梯，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不得不抓住楼梯扶手才没让自己摔倒。我看到她的身体微微向前弯曲，肩膀在抖动。虽然看不见她的正面，但我知道，她不是咳嗽，而是在哭泣。咳嗽是她为了掩饰自己装出来的，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看见她流泪，不想吓到我。

这时，我可以确切地猜出她在想什么，她一定觉得我父亲死在了多瑙河运河。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如果父亲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一定会有感应的。即便别的时候不会，

每天早晨在上学的路上时，我也一定会。因为那时我总会把那张从军官证上取下来的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每当看到他的样子，我就能确信他此时也一定在多瑙河运河想着我。最重要的是，他们把父亲带走的时候，他曾经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去看大海，他从不食言。

虽然我看出来母亲在哭，但我还是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还故意拍拍她的背，仿佛自己真的以为她是在咳嗽。

我们走到五楼的时候，母亲不再哭了。她拿出手帕，擦了擦脸，解释说："刚才喉咙里好像卡了什么东西，现在好了。"我说："没事就好。不过你得注意身体。瞧你刚才咳得那么厉害，把眼泪都咳出来了。"母亲点点头，说道："好，现在回你房间去看书或是做功课吧。赶快去，别再磨蹭了。"

我一会儿也不想磨蹭，因为我的口袋里有一个锡制的士兵，是从同学那儿买来的。我想赶快看看自己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块铁片做成的铠甲能不能给这个锡兵穿上。我真的希望它能穿上，因为跟别的男生用锡兵玩儿打仗游戏的时候，只有我一个真正的将领都没有。菲利的那个将领是他父亲专门为他锻造的，上面甚至还涂了一层漂亮的漆。母亲对锻造的事情一窍不通，所以没人帮我做锡兵。而且，自从上次我们在小区后面把麦田烧了之后，母亲再也不允许我玩儿任何带有暴力性质的游戏了。因为急着给锡兵试衣服，我顺从地走进了房间。进屋后，我先把数学课本和笔记本在书桌上摊开，这样万一母亲推门进来，也可以应付一下。

为了能听到母亲的动静，我特意把门留了一条小缝。我听

见母亲走进她的卧室，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然后推门进了厨房。碗柜的门发出“吱”的一声，我猜她一定是拿出了一个杯子，因为我听到她走到水槽前，把水龙头打开放了一会儿水，好让水变凉。她不紧不慢地喝了几口，然后把剩下的水倒进水槽。接着，她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听到这里，我才在书桌旁蹲下，小心翼翼地把最下层的抽屉拉出来，并把它放在地毯上。那些不想让母亲看见的东西都被我藏在这个抽屉的夹层里。这里有爷爷给我的那枚勋章，有装着活性炭的罐头盒，还有我的投石器、印第安战斧、带着火药味的空弹壳、我做好的铠甲以及一群小锡兵。

我动作迅速地将裹着这些东西的布包取出来，然后又把抽屉放了回去。我做这些事时，厨房那边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很想知道母亲现在在做什么，尽管她从来没有偷偷监视过我，但我还是有些担心，我可不想让她发现我藏东西的秘密地点。

我尽可能小心地把抽屉推回原位，然后站起来，坐到桌旁，拿起铅笔和直尺，做出正在做功课的样子。保持这样的姿势待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异常，这时我才拿出口袋里的小锡兵，并打开了布包。

突然，厨房的椅子发出了响声。我想，母亲一定是站了起来，很快就会到我房里来查看我正在做些什么了。我赶紧把布包和小锡兵放在腿上，用衣服盖好，然后抓起铅笔，开始在本子上写作业。

可是，母亲并没有进来。我听见了她的啜泣声，但只是那么一下就消失了——她一定是用手捂住了嘴巴。四周的一切又

变得安静下来。可是，我仿佛仍能听到母亲的哭泣声。我的铅笔在手里握得很紧，把手指都硌疼了。虽然我刻意不让自己去想母亲的事，但眼前仍然出现了她坐在厨房里的样子：她坐在桌旁，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紧紧捂住嘴巴，泪水从她的眼睛里奔涌而出。我知道，即使自己闭上眼睛，也依然能看见母亲的样子。如果我走进厨房劝她别哭，只会招来一顿责骂。每次她发现我听见她哭，都会很生气。虽然我并没有惹她生气，可她还是会冲着我大喊大叫。所以，我最好还是不要让她发现我能听见她哭。而且我知道，她不会哭很久的。

出于安全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把小锡兵和布包放进抽屉里，因为母亲哭泣的时候说不定就会有什么麻烦找上门来。可是，我还是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铠甲到底适合不适合我新得到的小锡兵。于是，我又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布包。不过，我用的只是左手，而且没把小锡兵从大腿之间拿到桌子上。我的右手一直握着铅笔，做出还在写作业的样子。

突然，我听到母亲真的哭出声来了，这次的哭声比以前哪次都大。我吓了一大跳，手一抖，铅笔尖猛地在纸上折断了。我听见母亲把椅子推回桌下，站了起来，嘴里开始咒骂。她骂道：“见鬼去吧！让这该死的生活见鬼去吧！”这时，厨房里忽然传出“砰”的一声，我知道，是母亲把玻璃杯摔到了地板上。

我真的害怕起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母亲开始往地板上扔东西，就意味着出大问题了。父亲被带走以前，母亲从来不乱摔东西，哪怕跟父亲争吵得最激烈的时候，她也不会这样。

母亲把厨房门重重地撞上，墙上挂的装饰碗碟都被震得稀

里哗啦直响。母亲走进客厅，停在放电话的小茶几前。我听见她深吸了几口气，然后猛地抓起听筒，快速拨起号来。她不等拨号的转盘自动转回，就用手指把转盘拨回去，弄得电话机“喀啦喀啦”一阵乱响。响声过后，客厅里忽然安静下来，我甚至都能听清电话里的等待音响了几声。最后，终于有人接了电话，母亲大声地对听筒喊了三声：“喂！喂！喂！”然后她又说道：“既然接了电话就该说句话，你怎么能像哑巴似的一声不吭呢？我能听见你喘气的声音，赶快说话呀！你难道听不出自己儿媳妇的声音吗？”

我听见母亲的声音越来越高，茶几被她的膝盖碰得哐哐作响。这时，我意识到，母亲一定极为担心父亲的情况，否则她才不会给我爷爷打电话呢，绝对不会。爷爷奶奶以前就很少跟母亲说话，父亲被带走以后他们干脆就不理母亲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母亲造成的。他们说，父亲自己绝对不会在那封请愿书上签名的，他那样做都是母亲怂恿的结果。

突然，母亲沉默了，搁电话的小茶几也不再发出声响。等她再次开口时，语调变得异常平静，但音色却显得刺耳而干涩——她真正生气的时候就会用这种声音说话。她说：“书记同志，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把那些所谓的名誉看得比亲生儿子的性命还重要？”说到这里，母亲又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再出声，房间陷入了一片沉寂。

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于是把那件铠甲掏了出来，打算把它套到锡兵身上试试。这是一个瑞士卫兵，虽然它身上没涂漆，手里连个战戟都没拿，但我还是很喜欢它。

铠甲太小，没办法给锡兵穿上。我正郁闷时，母亲又开口了："是的，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我们之间还能说什么别的吗？当然是因为这事。"这时，我又看了一眼锡兵。我知道菲利之所以肯把它卖给我，是因为它的做工不好——上半身过于扁平。我本来以为给它穿上铠甲就看不出来了，所以一直觉得这笔交易很划算，可现在看来，我的钱是白花了。

搁电话的茶几响了一声，母亲一定是靠在了上面。她对爷爷说："请别再对我撒谎了！我很清楚，你还有不少关系。你当了那么多年书记，肯定有不少人欠你人情。或者，你至少能告诉我谁能帮上忙吧？"之后，她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大声说道："我不能再等了！你明白吗？我不能再等了！你要么现在就告诉我，要么就永远都别说。你明白吗？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

母亲越说越激动，最后几乎是大吼起来。我知道，她就要摔电话了。果然，就在这时，她摔下听筒，电话发出"哐啷"一声。接着，她大吼道："够了，我受够了！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就不愿意为他儿子做点儿事呢？"

我听见她朝我的房间走过来，可只走了两步就停了下来。我赶紧用数学课本盖住小锡兵和铠甲。

母亲好像正在把什么软的东西扔到地板上，我听不出那是什么。后来，我听见她把裙子的拉链往下拉，然后小声地骂了句什么，我知道她一定是急于脱掉自己的裙子，结果丝袜被裙子的拉链夹住了。这时我才明白，她刚才扔掉的可能是她的衬衣。

我听见母亲朝我的房间单脚跳过来，同时还大声喊我过去帮忙，说她的丝袜就快扯破了。

我打开房门，看见母亲穿着内衣站在门外，果然是用一条腿站着。我赶紧上前扶住她，免得她摔倒。我站在她身边，扶着她的胳膊，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母亲低下头，小心地脱下丝袜和裙子。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得非常快。我忽然想起了爷爷，想知道他对母亲说了什么，但我并没有问她。

母亲终于把腿从裙子和丝袜中抽了出来。我放开她，她站在我旁边，身上只穿着胸罩和内裤。以前我只有在沙滩上才见过她穿成这样。此刻，我并不想看到她这副样子站在这里，可是又别无选择。

她转回身，捡起衬衣，并用它擦了擦脸。接着，她要我回房间去，换上星期天才穿的那身最像样的衣服，打扮得像个乖孩子那样，因为我们要去一个重要的地方。我刚想说自己不想穿那件讨厌的马甲，母亲就放下手中的裙子狠狠瞪了我一眼，我只好闭上了嘴。于是，我转身进屋，去橱柜里取我那身最像样的衣服。

母亲穿上了那套优雅的红色套装，配上了一双我从没见她穿过的高跟鞋。下楼梯时，我想问问母亲我们是要去走一些门路，好让父亲回家，还是仅仅去打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消息。可这时母亲却不小心一脚踩了个空，抓住楼梯扶手才没让自己摔倒。所以，我的话没问出来。而且，母亲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似的，警告我道："别说话，我需要安静一会儿，整理一下思路。"我只好保持沉默，也放弃了追问我们要去哪里的念头。

一出楼门，我就开始数步子。每拐一个弯，我都会在心里预测，看到下一次拐弯时会走多少步。可由于我们一直在拐弯，而且总是拐得出乎我的预料，所以我很难预测准确。

不久，我们到达了城边一个我从没去过的街区，里面全是高层的公寓楼。这里的街道看起来一模一样，我根本分不清哪条是哪条。

我们一路进了好几栋公寓楼。每次进去后，母亲都会在楼梯入口处看看金属信箱上刻的人名。可是每次她看完我们都要退出来。我能感觉出母亲的焦虑，我们一定是迷路了，要么就是找不到想找的那栋大楼了。虽然知道母亲遇到了麻烦，但我还是一声不吭，因为我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好像是走进第四栋公寓楼时，母亲找到了她要找的名字。我看到她站在一个很大的信箱前面，盯着上面的名字点了一下头，然后从包里取出镜子和口红。她站在楼梯下面对着镜子抹了点儿口红，然后把镜子和口红放回包里，又帮我整理了一下衬衣、拉正领带、揪了揪马甲，还舔了一下手心，帮我理顺头发。最后她告诉我："我们要去五楼见大使。你要礼貌一些，只有在别人问话的时候才可以说话，回答问题不可以无礼。我们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的。"我点点头说："好的。我会努力好好表现的。"

走到二楼的时候，我问母亲："我们是来帮助父亲的吗？"母亲答道："别说话。"说完，她咬了一下嘴唇。

一上五楼我就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层楼只有一扇门，而不是像其他楼层那样有四扇门。水泥地上铺了一块很大的地毯，它让这里看上去像个门厅，而不是楼梯间。

母亲好像一点儿都不感到诧异，她径直走到门边，看了一眼墙上的铜牌，然后用力按下了门铃。接着，他拉起我的手，握得很紧。我以为她要说些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这时，门开了。

来开门的是一位身材颀长、头发花白的男子，他身上的浅棕色西服让他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母亲一看见他，立刻开口说道："很抱歉打扰您，大使同志，可是除了您，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去找谁。我只想占用您几分钟的宝贵时间。"

大使先是用他那灰色的眼睛冷冷地上下打量了母亲一番，然后微笑着说道："哦，原来是你，亲爱的！你比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至少年轻了十岁，更漂亮了！"他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有很多牙齿是金的。

接着，他看了我一眼，虽然脸上仍带着笑容，但眼神明显犀利了很多。他说："哦，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没有说话，母亲捏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说："告诉大使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她说话的语气就仿佛我是个五岁的小孩一般。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大使点点头说道："非常好，非常好。那么，你的名字跟你爷爷一样喽，是吗？你长得也很像你爷爷，不怎么像你父亲。"

虽然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在想：像个鬼！我长得像我父亲，跟我爷爷才不像呢！这时，大使又看了一眼母亲，问道："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母亲摸了摸套装上的胸针，说道："楼道里谈这些恐怕不大方便。"大使点点头，说："请原谅，我怎么可以这么失礼呢？自然是进来说的好。"母亲要我在脚垫上蹭蹭鞋底，然后带我走进房间。大使在我们身后把门带

上，然后说："这边请，直走。"这时，我听见身后的门锁转动了两下。

一走进客厅，我就感觉自己闯进了一个博物馆。只见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动物的头部标本，有羚羊、水牛、豹子和鬣狗的头颅，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巨大的、张着血盆大口的河马的脑袋。壁炉正对着走廊，一只硕大无比、鬃毛倒竖的狮头正在壁炉旁怒视前方。狮头旁边的黑色木板上还挂着两只犀牛角。在那些动物标本下方，摆放着各种颜色的盾牌和长矛，以及泛黄的骨雕宝剑。旁边一个金色的宽边镜框里，镶嵌着一张巨幅半身照。照片上是个戴着眼镜的黑人，他穿着挂了金色绶带的军装，头上戴着一顶小巧的豹皮帽子。尽管他的样子看起来十分精神，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在非洲那么炎热的地方戴这么一顶帽子，不热得满头大汗才怪。

正当我转过身，想看看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听见母亲说道："大使同志，这里简直太棒了，恐怕连民俗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都会忍不住嫉妒您的藏品呢。"

大使笑了笑，说："哦，这点儿收藏不足挂齿。虽然我让人把四套公寓全部打通合并成了一套，但这点儿空间也只够展示我的一小部分收藏品。"说完，他指着壁炉旁围绕一个小玻璃茶几摆放的几把皮质扶手椅说："请坐吧。"

我们坐定后，他问："我给你们拿些喝的?"母亲说："哦，谢谢，不用麻烦了。"可大使这时已经走出了房间。

一分钟后，他端着一个银质托盘回到了客厅，托盘上摆着几个水晶杯和一个方形的瓶子。大使把托盘放在茶几上，坐了

下来，为母亲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并解释道："这是我自制的樱桃甜酒，味道很不错。"他没有跟母亲碰杯就把酒一饮而尽，喝完后才说："为健康干杯！"母亲也喝下了杯中的酒，大使立刻拿起瓶子为母亲和自己重新斟满，然后再次将自己杯中的酒喝了个精光。之后，他没再倒酒，而是靠在扶手椅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

我看了一眼母亲，通过看她双手捧着酒杯的样子，我能感觉到她非常紧张。房间里安静得出奇，我忍不住想说些什么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我望着大使，问道："大使同志，您是在哪里出任大使的？"大使冲着挂满动物标本的那面墙点了点头说："非洲。"我没有说话，只是低下头。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因为就连脚下的地毯都是用一张张斑马皮缝制而成的。接着，我再次把目光投向大使，问道："是非洲的哪里呢？"大使说："哪里都去过，不过主要是在非洲的腹地，也就是非洲的中心。孩子，你说说看，这会是哪个国家呢？"我立即回答道："扎伊尔。"大使笑了，并且满意地点点头。他说："回答得很对，你的地理学得不错。就凭这个，我也应该奖励你一点儿樱桃甜酒啊。你肯定能喝的，对吧？我觉得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说着，他拿起第三个水晶杯，在里面斟满了酒。他把杯子放在我手上，说道："来吧，孩子，把它喝了。祝你健康！"我接过酒杯，抬头看了一眼母亲，母亲点了点头。我这才端起杯子，优雅地喝了一小口。尽管酒的味道很甜，但还是带着辣味儿。它沿着喉咙往下流的时候，让我有种被灼烧的感觉。

大使又给自己倒了些酒，并且再次一饮而尽。他把杯子放

回托盘，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母亲问道：“你丈夫现在怎么样？”母亲把杯中的酒喝完，双腿交叠在一起，说道：“我来您这儿就是为了他的事。我想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我们已经有四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了。大使同志，您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应该很快就能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我们也能了解一下他的情况，不用这么担心了。”

大使点点头，然后给自己斟了第四杯酒，一口气喝下去。他依旧看着母亲问道：“你凭什么认为我能查到他的下落呢？”母亲微笑着对大使说：“您不必谦虚。我很清楚您过去的地位有多么显赫，成绩有多么卓著。这点儿小事对您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

这时，大使再次点点头，说道：“不错，我是有很多机会接触不同的人，我也的确能够查清我要查的任何事情。不过，有些细节咱们还是私下里讨论比较好，你说呢?”说完，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孩子，你先到隔壁房间去待一会儿，在那里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包括一些神奇的玩具。”我刚要起身，他又说：“哦，不过我的公寓太大了，最好还是由我亲自带你过去吧。我可不想让你像我过去那样，在热带雨林里迷路!”

母亲连忙欠身跟大使说：“不用麻烦了，的确没有必要让他走开，更不必麻烦大使同志带他过去。他已经长大了，而且是个聪明的孩子，不会影响我们谈话的。”

此时，大使已经从扶手椅上站了起来，他说：“那怎么行？我最了解小孩子，没有什么比大人的谈话更让他们觉得无聊和难以忍受的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让他在这里受罪的好。”说

完，他走到我身边，用手指戳戳我的肩膀，对我说："我们走吧。"

母亲此时甚至都没看我一眼，只是低头盯着那些水晶杯。我觉得自己还是照大人的吩咐行事比较好，于是任凭大使把我拉出了客厅。跨出门前，他转过身看着母亲说："请允许我失陪一下。"然后，他指着茶几上的瓶子说："你可以再喝一点儿美味的樱桃甜酒，我马上就回来。"

一走出客厅，大使就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一下子把我推到了他的前面。我们走得很快，穿过一间稍小的屋子，来到另一个大厅，这里到处挂的都是骨雕、兽皮和鸟类标本。

接着，我们至少又穿过了两个房间。我正要问他家里是不是有四个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时，他打开一扇门，把我推进了第三个大厅。

这个大厅的一面墙上挂着波斯地毯，另一面墙上则挂满了照片。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我注意到每张照片上都有大使的身影。他身边站着的黑人妇女和小孩让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我扭着头一直盯着那些照片看。大使注意到了我的动作，他说："我说自己了解小孩，可不是胡说的。墙上那些照片里的所有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正要问他："既然这些孩子都是您的，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黑呢？"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把我拉到了另一扇门前。

大使打开门，把我推了进去。这次他自己没有跟进来，而是站在门口对我说："做个乖孩子，在这里等你妈妈吧。不过，你不可以碰这里的任何东西，而且你最好也不要企图偷窃任何东西。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一定会后悔的。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是非常了解小孩的，你们这些小孩都是无耻的小偷，连一秒钟的信任都不能给你们。所以，你最好小心点儿。如果你偷了什么，我就会按照这些东西来源地的习俗处置你，那就是把小偷的眼睛挖出来。”

我听后点点头，大使便把门在我的面前撞上了。在他进入走廊的时候，我仍能听到他嘴里的咕哝声：“我算是把小孩看透了，他们都是些爱撒谎的小贼。”这时，又有一扇门被关上了。霎时间，四周变得非常安静。这时，我感觉脊背上一阵冰凉，仿佛有人在后面注视着我。

一开始，我被这种感觉吓坏了，甚至动都不敢动一下。后来，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因为墙上有标本的缘故，所以鼓起勇气转过身来。可是，转身后我却更加害怕了，因为我前方的一面墙上钉满了骷髅和骨头——从天花板一直到地面，都用木板钉在墙上。

我壮着胆子走近细看，发现那些并不是人的骷髅，而是黑猩猩、长臂猿和大猩猩的骷髅。而且，除了一两个骷髅是真的以外，其他骷髅都是用石膏做的。

每块骨头或骷髅旁边都贴着一幅小画，上面画着相应的动物，用来说明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画的旁边还用拉丁文标注了名称，可惜我看不懂拉丁文。

这时，后背的凉意还是没有消失，我仍然感觉有人在盯着我。我猛地转过身，发现自己身后的确有个人。他穿着军装，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子前，桌上摆着一张棋盘，上面有许多棋子。就是这个人一直在盯着我。

这位瘦削的黑人大叔一直坐在桌前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

虽然我有些怕他，可还是立即说道："你好。"他没有说话，只是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了过去，他还是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指了指棋盘。我说："谢谢你。不过我不喜欢下棋。"他又招招手，让我再靠近一些，然后又指了一下棋盘。于是，我走过去，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椅子在我的屁股底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这时，黑人大叔伸出一只手，拿起白色国王前面的兵，朝我面前推了两格，然后又把白色皇后前面的兵向前推去，不过只推了一格。我本想说："应该我用白棋，你用黑棋，因为你是黑人，我是白人。"不过我没这么说，而是挪了挪两个骑士的位置，让它们彼此相邻，中间只隔了两个空格。这种开局的方法还是爷爷教给我的，没想到今天居然派上了用场。

我刚放下第二个骑士时，黑人大叔就立即将皇后旁边的主教向前挪了一格。就在他移动手臂的时候，我听见他身体里发出一种"嘎吱嘎吱"的响声。我站起来想看个究竟，这时我才发现，跟我下棋的根本不是个真人，而是个机器人，或者说是一个会动的人偶。记得数学课上老师曾经讲过，早在中世纪就有了会下棋的人偶，以前我一直不信，现在看来老师的话是真的。这个人偶看起来跟又瘦又老的黑人没什么两样，它甚至在我起身的时候还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才把目光重新投向棋盘。

我靠到它跟前，仔细观察它的材质，想弄清是什么给它提供了动力，又是什么牵引着它做出了那些动作。我摸了一下它的手，想看看它是不是用木头做的。可是我惊奇地发现，它的手并不是木制的，而是用真正的皮肤制成的，摸上去跟真人的

手质感相同，只是温度要低得多。

我又用力捏了一下，这回能感觉到它的皮肤下面有骨骼和肌腱。这时，它又拿起一个骑士，“嘎吱嘎吱”的声音再次响起，那是它抬手的时候关节发出的声音。

很快我又发现，原来那些棋子也很特别。黑色的棋子是用黑檀木做的，形象都是人头兽身的妖怪；白色的棋子是用白象牙做的，形象都是魔鬼或骷髅；黑色棋子或执长矛，或举长剑，或持有锯齿状利刃的大刀；白色棋子都佩戴着用头骨、趾骨、人耳朵和人手形状小饰物穿成的腰带和项链。每一枚棋子都雕刻得极为精致，那个白色国王的模样看起来和大使有几分相似，让人不寒而栗。

我研究了半天，还是没能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人偶运动起来的。我把它浑身上下摸了个遍，也没发现有任何电线或者传动带嵌在它的体内。这时，我突然想到，说不定它就是自己在动，或许它不是人偶，根本就是一个活人。即便它不是活人，也可能是被某种巫术操纵的僵尸。想到这里，顿时有股冰冷的恐惧感袭遍我的全身。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后来，我还是壮着胆子蹲下看了看它坐着的那把藤椅。这下我才恍然大悟了，原来它的动力是椅腿里通的电。我小心地踢了椅子一下，椅子纹丝没动，这时我知道自己的判断肯定是正确的。

这时，我又开始猜测：它的肚子里应该有一个静音的小型电动马达来带动各个关节的运动。现在通过液压技术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点。

弄明白了这一切，我又坐回到椅子上，挪了步棋，把我的一个骑士故意给它吃。不出我所料，它立即“嘎吱嘎吱”地抬起手，把我的骑士准确无误地拿起来，放到棋盘旁边的桌子上。

接下来，不管我怎么走，它都能吃掉我的棋子，而且每次都是立即反应，根本不用花时间思考。我故意摆出一个主教，想诱骗它上当，借机吃掉它的皇后。可它仿佛知道我的意图，很清楚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根本不上我的圈套。

它在“嘎吱”声中不停地抬起手臂，节奏越来越快，接连吃掉我几颗棋子后把我逼进了一个死角。此时，它甚至还微微点了一下头，仿佛在竭力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

很快，它又吃掉了我的第二个主教，把我逼到了绝境。我知道，自己完了，不管下一步我怎么走，它都会很快地将我的军。

这时，我感到它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变热，因为我闻到它身上散发出一股腐臭的黄油的味道。我盯着它，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事，因为我不能就这么让它白白将死。

突然，我伸出手，把它的白色国王从棋盘上拿了起来。它立刻伸手想要抓住我的手，可是它的动作和我比起来不知道慢了多少倍。

我把国王放进了自己的衣兜，这时，它突然大声咕哝了一句什么，然后死死地盯住我，眼里露出凶光。仅仅几秒钟后，它挥了一下胳膊，“哗啦”一声把棋盘上的棋子全部扫到了地上。然后，它把脑袋往后一仰，张大嘴巴，一阵狂笑声响了起来。紧接着，一缕青烟从它的鼻子和嘴巴里冒了出来。

我吓得连忙起身，椅子都被我撞倒在地上。可无论怎样，

我手里还是紧紧捏着那白色国王，没有松开。人偶仍在发出巨大的笑声，我感觉墙壁和地板都被震得颤抖起来。

突然，我仿佛从梦中惊醒了一般，意识到那笑声并不是人偶发出来的，而是母亲发出来的。

是的，现在我听得非常清楚，是母亲在放声大笑。她一边笑还一边大声叫喊着。尽管隔着一道又一道墙、一扇又一扇门，我还是能听见她在喊："好啊！大使同志，真是太精彩了！你干得漂亮，真是太棒了！别害怕，来吧！再来打我啊！用你所有的力气狠狠地打！来啊，来打我啊！如果你觉得殴打一个女人能让你更像个男人的话，你就尽管来打吧！你可以一直这样打，打到明天早晨都行！过来吧，随便你！"

她一边大喊，一边还在哈哈大笑，但是我能听出来，那笑声里有哭腔，我想她现在一定满脸都是泪水。我迅速地打开门，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跑过一道又一道走廊，朝着母亲笑声传来的方向狂奔。每个房间里都摆满了东西，那些水晶花瓶、玻璃饰品、陶瓷兵俑、茶杯和酒杯仿佛都被母亲的笑声震得彼此相碰、当啷作响；那些镶了框的地图、照片，还有墙上挂的象牙雕刻也都摇晃个不停，甚至连空鱼缸内用铜丝悬挂着的上了漆的热带鱼也在摆动，仿佛在水里游动一般。更不用说门楣上用皮绳穿着的手镯和脚链，架子上并排摆着的灌满金色液体、瓶口贴着封条的玻璃瓶，以及房顶上悬挂着的豪华吊灯了，它们也都在摇晃不停，好像正在遭遇地震。所有东西都在颤抖、摇晃，我很担心那些动物标本也会从墙上掉下来，摔个稀烂。

我继续拼命地跑着，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穿过了一个又

一个房间。正当我觉得自己似乎永远也找不到母亲的时候，我推开了一扇门，回到了一开始进的那个客厅。母亲就在这里，她站在扶手椅旁边，还在歇斯底里地大笑。小茶几已经被掀翻，樱桃甜酒全都泼到了斑马皮上，水晶杯和酒瓶的碎片溅了一地。羚羊的头已经从墙上掉了下来，那个巨大的狮头也摇摇欲坠。大使站在狮头旁边，用一只手吃力地拽住它，防止它掉到被樱桃甜酒弄湿的斑马皮上，而另一只手则试图重新把衬衫穿好。

大使一看见我，立刻大吼道："好啊，你终于来了！你最好带上你妈妈这个婊子赶紧滚蛋！我真不知道刚才自己怎么会让你们进来！你爷爷算什么？连只苍蝇都不如！你们最好忘了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你爸爸这个人存在过。你们这辈子也别想见到他了！我现在就能向你们保证，他将永远不会离开多瑙河运河，直到腐烂在那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可是母亲仍然在那里大声狂笑。

很快，我也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因为大使穿着运动背心站在狮头旁的样子实在是非常搞笑——他用一只手抓着狮子的鬃毛，不时地跳起来想把它挂回墙上，另一只手则试图让衬衫重新回到自己身上。

这时，母亲大笑着把目光投向我。我看见她没有流泪，但鼻子在流血，脸上的妆被抹得一塌糊涂。她说："我们走吧！"于是，我用一只手扶住她的胳膊，跟她一起走出房间。

大使站在狮头旁破口大骂。直到我打开门锁，为母亲推开通往楼梯的房门，让她在我前面走出房间时，我还能听见大使的叫骂声。不过，房门最终在我们身后重重地摔上，我们再也

听不见他的喊叫声了。

母亲依旧大笑不止，让我用一只手扶住她，因为她的一个鞋跟折断了。我们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下四层楼梯。到了底层时，母亲停下来，用一只手提了提丝袜，用另一只手掏出手绢捂在鼻子上。但是，她做这些时依然笑得浑身颤抖。

这时，我把手伸进口袋，紧紧握住了那白色的国王，冰冷的象牙握在手里光滑无比。我知道，以后的游戏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了，因为跟这样的将领相比，漆得再漂亮的小锡兵都不值一提。

寻　宝

母亲遇到事情的时候，多半会跟我商量一下。她通常会向我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会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如果她不回答，我就会明白，自己最好收回这个问题。她不想让我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不想让我一不小心把它说给别人听。我不得不承认，她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事情哪怕谈论一下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比如：内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某人不花钱就能搞到肉和咖啡，某人花多少钱来行贿，我们熟知的人中有谁被秘密抓走，谁的家被抄了等等。当我向母亲问及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要么说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谈论，要么就让我等父亲回来的时候去问他。不过也有好几次她什么都不说，只是无奈地看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告诉我：这些问题你最好别问。

星期四，母亲一进家门就问我："你有没有存下些零花钱？存了多少？"通过她焦虑的声音我能听出，她不是在跟我开玩

笑。于是我只好跟她实话实说："我有两张十块钱。"不过，我没有告诉她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一旦让她知道有一张是爷爷给我的，另一张是打牌赢的，她肯定会不高兴的。

母亲似乎也觉得还是不要追问这笔"巨款"的来源为好，所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进客厅，径直走到悬挂着父亲照片的那面墙前，把相框从墙上取了下来。相框背后用密封条粘着一个信封，她打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一沓钞票，然后舔了一下手指数了起来。这时，我听见她小声说道："五百二十五加二十，等于五百四十五。要凑够两千，还得想办法弄一千四百五十五。"

她要我到自己的房间里找找，看有什么东西是没用的，拿去换钱。而她自己也要去挑几件衣服，并把家里所有用不着但能卖钱的东西找出来。接着，她还要求我把星期天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和她一起去跳蚤市场卖东西，因为我们必须尽快筹足这笔钱。

我点点头，然后乖乖地走进房间打开橱柜，拉开书桌的所有抽屉，并仔细检查了书架和每个角落。可是，我没发现一样东西是我想卖的。于是我坐到床上，斜靠在床头，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小锡兵、我收集的火柴盒和口香糖纸、网球拍和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和乒乓球、我在活动中心做的陶艺雕像、我自制的卡通人物徽章（那是我用锯从胶合板上锯下来然后自己画的）、父亲同事送我的各国漫画书、鸟类羽毛和标本、猎刀和吹管枪、印第安战斧和弓箭、玩具手枪和至今还能闻到火药味的三枚猎枪子弹弹壳、三支"纽扣迷你足球队"、我手刻的陆战棋棋盘和棋子、海报和搁在底层抽屉里

的女明星日历卡、有三十六种颜色的马克笔（现在只有青绿色的那支还能写出字来）……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一遍遍地过着自己的东西，努力想象着哪件东西是可有可无的，哪件东西是没用的，或者是我根本不想要的。

我收集的火柴盒已经至少有一年没从抽屉里拿出来过了，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打过羽毛球了，至于那些漫画书，多数我都读得烂熟于心，以后肯定也不会再翻看它们了。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很难想象出自己打开装火柴盒的抽屉，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或者看看书架，上面一本漫画书都没有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时，客厅里传来母亲打开柜子和抽屉，把衣服和其他物品翻出来的声音。我能想象她的样子，她一定正把自己的套装一件件从衣架上取下来，堆放在沙发上。我变换了一下姿势——背靠着墙，蜷起双腿，双手抱着膝盖坐在床上——竖起耳朵听着客厅里衣服相互摩擦发出的响声。很快，母亲走出客厅，几秒钟后，储藏室的门响了一声，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我能听出来，她正在把行李箱从储藏室最上层的架子上拿下来。行李箱的轮子碰着地砖，不停地响着，直到母亲把它拖进房间才没了动静。这时我突然想到，母亲可能不止挑拣她自己的衣服，也许还会去拿父亲的衬衫、领带、皮鞋、皮带和西服。

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碰过父亲的东西——我们甚至都不会打开他的衣柜或书桌抽屉。这样，等他回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都跟他离开那天一模一样。有很多次，我站在父亲的

衣柜前，闻着衣柜的味道，看着柜门上反光的亮漆，仿佛是在照镜子一般。我想象着父亲拉开柜门，然后从衣服里拿出巧克力或口香糖；我想象着父亲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看不见他只是因为柜门上的漆太亮了，造成了炫目的反光。

我坐在床上，听着母亲把挑出来的东西放进行李箱，然后又在脑子里把自己的财产过了一遍。我知道，不管怎样，我都得挑些东西出来。

我开始回忆每样东西是从哪儿得来的，我是如何使用它们，或者打算如何使用它们的，希望通过这个方法让自己决定哪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可这样也行不通，我还是不能决定该把哪些东西挑出来。这时，我清楚地听见母亲打开了父亲衣柜的柜门，再次长长地叹了口气。母亲把父亲的衣服一件件扔在沙发上，衣服摩擦时发出的沙沙的响声也好似一声声叹息。

我站起来，走到房间中央，缓缓地转动身体，环顾整个房间，装作是在玩儿“寻宝”游戏，或者是在扮演一个入室盗窃的小偷，仿佛这不是我的房间，而是某个陌生人的房间；仿佛我根本不清楚里面有哪些东西，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我觉得也许这样我就可以很快地下定决心。

突然，我听见客厅里隐隐约约传来母亲的啜泣声。我知道，她一定是把父亲的衣服装进了箱子。

我蹲下身，从床底下取出一个空纸板箱——我本来打算把它剪成一件铠甲，下次跟朋友搞小型化装晚会的时候穿。

我走到书架跟前，把上面的东西一件件拿下来。没有经过任何挑拣和选择，我就把那些漫画书、飞机模型以及亲手上过

漆的小锡兵全都扔进了箱子。当那本老集邮册出现在我手中的时候，我也没有迟疑，而是不假思索地把它扔了进去。接下来是我的弹弓和吹管枪，还有我的印第安故事书和打猎故事书，全都进了箱子。

我又走到书桌前，拉开装火柴盒的抽屉，把里面的火柴盒统统倒进箱子。这时，一辆红色可开门的福特小汽车掉到了地板上。我弯下腰，把它捡起来扔进箱子。

然后，我站到床上，准备把墙上的海报全都取下来。我的动作不能太猛，否则会把它们撕破。因为当时没有图钉，我是用胶水把它们粘到墙上去的。我非常担心自己会把那些海报撕破，尤其是那些足球队运动员的海报和印有印第安人的电影海报，还有那张印有冠军队守门员亲笔签名的巨幅照片。我必须非常小心，宁可把墙皮剥落，也绝不能撕破海报。我趴在墙上，小心翼翼地把手掌插进海报和墙之间，慢慢地让它们一点点地松动。当最后一张海报也完好无损地被我取下来时，我把它们铺在床上，一张张摞到一起，卷成一卷，插进纸箱的一个角落。

书桌上方的书架上放着我的羽毛球拍，还有那副橡胶面的越南制乒乓球拍和四个黄色的比赛用球，我把它们也都放进了箱子。

接着，我打开橱柜，取出我装“纽扣迷你足球队”的盒子。盒子里不光有三支冠军足球队，还有我用铜丝和渔网做得十分逼真的球门。把它们扔进纸箱时，我听见纽扣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知道三支队伍一定全都混到一块儿了，可我并不在意。

我又从柜子里拿出那副人造革的手枪佩带，上面还别着两把漂亮的火药手枪。随后，我又拿出那顶帽檐上缝了一圈鹿皮

的牛仔草帽。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用铜丝做成的帽子系带思考着什么。这时我忽然想起，有一把手枪需要添点儿从火柴头上刮下来的红磷火药。我正要打开枪膛时，听见母亲在客厅里“啪”的一声盖上了行李箱。我只好走到箱子跟前，把手枪和佩带一起扔进箱子，然后把牛仔草帽也扔了进去。

我的箱子装得很满，要不是帽子的系带挂在了海报卷筒上，它就要掉下来了。这时，我听见行李箱的拉链发出被撑开的声音，我知道，现在得两个人合作才能把它合上了——一个人从顶上压住箱子，另一个人拼命去拉上拉链。

我听见母亲大声喘了几口气，然后一遍遍试图重新把箱子拉上。我知道，她不会叫我过去帮她，我也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会过去帮她的。

淘　金

以前，我们一直以为陶土矿之所以关闭是因为人们在里面发现了价值连城的文物，可后来我们才知道，禁止人们进入陶土矿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为了保护文物，而是为了不让人们看到矿坑里的黄金。

据佐特说，只要拿铁锤在矿坑的坑壁上轻轻敲一下，就会有碎金块稀里哗啦地从上面脱落下来。佐特还给我们看了他从父亲写字台的抽屉里偷出来的一块碎金子——它就被搁在铁路工人工作证和工人奖章旁边。我们甚至还用手掂了掂那块金子——沉得要命——毫无疑问，它真的是黄金。

我们好几次都试图进入陶土矿，想看看是不是也能搞些黄金出来。可是，只要有瓦西勒老头儿带着他的两只德国牧羊犬看守矿坑，我们就没法得手。

瓦西勒老头儿住在围栏里矿坑旁的一辆破拖车里，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矿坑，甚至连靠近矿坑都不允许，而那些狗也总是夜以继日地守在那里，好像从来不知道疲倦。最要命的

是，瓦西勒老头儿从来不给那两只牧羊犬拴链子。有一次，佐特好不容易壮着胆子翻过了围栏，结果却被一只牧羊犬死死地咬住了脚踝，那道伤口至少缝了三十多针。正因为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我们在得知瓦西勒老头儿上吊自杀的消息时才一点儿也不为他感到难过。而且，当听说他自杀前还杀死了那两只牧羊犬时，我们甚至心里暗自高兴。佐特对大家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在上头任命新的保安之前进去弄些黄金出来。"我们都觉得最好立刻行动，所以纷纷回家取了铁锤。

陶土矿距离我们的小区很远，我们不得不骑上了自行车。我坐在佐特自行车的后座上，詹希则坐在萨比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矿坑旁，只见坑周围的围栏很高，顶上还装了带倒刺的铁丝网。不过，上了锁的大门上倒是没装铁丝网。詹希提议说："我们把自行车斜靠在大门上，然后踩着自行车座椅爬到大门上去。"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很轻松地就翻过大门，进到了矿坑里面。

这时，佐特说："我们真傻，刚才为什么不用铁锤把门锁砸开呢？那样我们还能把自行车也推进来。而且，一会儿我们怎么出去呢?"可詹希摆着手说道："没关系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全都进来了，而且再也不用担心那些可怕的狗了。"

所谓的文物就是坑壁上的一些浮雕，它们虽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但也还算看得过去。那些浮雕非常大，我实在没法想象当时的人是怎么把它们雕刻出来的。不过这些雕像磨损得很厉害，很难分辨出它们代表的是什么形象。我隐约看出一

些房子、动物，还有一群人的形象，他们有的拿着弓箭，有的手持长矛站在马拉的战车上打猎，猎取的对象是野猪和黑熊。还有一个巨人躺在地上，我分不清这家伙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它只剩下了模糊的轮廓和两只眼睛，其他部位都已经一片模糊了。

詹希说："我实在不明白这些浮雕为什么是无价之宝，上面的图案没有几个是清楚的。"

佐特则说："我听说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文物，都是矿工无聊的时候刻着玩儿的。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刻得不好，就用灰泥把许多雕刻抹掉了。总之这些东西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

经过瓦西勒老头儿住的破拖车时，佐特提议道："我们应该进去看看，找找老头儿是不是留下了什么东西。"

萨比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上帝不允许我们进去，因为我们会惊扰瓦西勒老头儿的灵魂。别忘了，这个矿坑本来就是鬼魂经常出没的地方。"

佐特说："这只是迷信，我才不相信呢！人们对鬼神之类的事情津津乐道，无非是喜欢自己吓唬自己。拖车里绝对不会有鬼魂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魂这种东西。"佐特边说边把铁锤从腰间的皮带里抽了出来，朝拖车的一侧猛敲了几下，并大声喊道："鬼魂，有胆子你就出来啊！"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可忽然间，拖车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我们听见里面传出低吼、刮擦还有哀号的声音。接着，整个拖车好像移动了一点儿。我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铁锤差点儿掉到地上，佐特的脸色也变得煞白。

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逃跑，可是我的胃突然绞痛起来，疼得我连一步都走不了了。其他人也都吓得挪不动步。

很快，我看见拖车下面的两个大轮子之间伸出一根白色的骨头。萨比见状大声喊道："上帝，快救救我们！我们都要完蛋啦！"我也想大叫，可怎么也叫不出来，喉咙里甚至连一点儿哼唧声都发不出。

这时，一只手从骨头旁边伸了出来，这是一只真人的手。我定睛一看，发现那根白白的东西并不是骨头，而是一根拐杖的末端。

随后，拐杖从车轮下面飞了出来，紧接着又飞出一根。伴随着一阵咒骂、咆哮和喘气的声音，一个瘸腿的家伙开始吃力地从拖车底下往外爬。他的头发和胡子又黑又长、又脏又乱，简直像个要饭的。

他好不容易从拖车底下爬出来后，我发现他的一条腿几乎不见了，空空的军裤裤腿打了个结。他扶着拐杖，用那条好腿跪在地上，把手伸进拖车底下，拽出一个绿色的大背包，从里面取出一个带软木塞的瓶子。接着，他将两根拐杖撑在腋窝下面，呻吟着站了起来。这时我们才看清，这个人骨瘦如柴，个头挺高，比拖车顶还要高出一头。他用牙齿把软木塞从瓶子里拔出来，并朝着拖车顶吐了出去。然后，他举起瓶子喝了一大口，喝完以后才问我们："你们是谁？你们他妈的到围栏里面来干吗？"

这时，佐特的脸恢复了血色。他挺直身子，摆了个立正的姿势对那个人说："报告下士同志，我们是第十二小学的学生，来这里是想看望瓦西勒同志，为他做一些服务工作的。另外，实验课的老师还让我们去矿坑里敲一些岩石标本带回去。"佐特

说着，还特意举了一下手中的铁锤。

我看见那个独腿男子皱皱巴巴的军装外套上是有一个下士的徽章，可只有一个肩膀上有，另一个肩膀上只剩了些缝徽章的线头。

下士起初并没有说话，只是从左到右打量着我们每个人。接着，他调整了一下腋下的拐杖，举起瓶子又喝了一口酒，然后问道："你们真的是来看望瓦西勒同志的？你们可要老实地回答。据我所知，我那可怜的父亲没什么朋友，也没有人对他的死表示哀悼。我还听说，大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都很高兴。上帝啊，饶恕他们吧。我父亲已经走了，但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好话。人们都热衷于谈论他是怎么把自己吊死的。是的，他们就是这样用残忍的风凉话玷污着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所以，你们真的是如此富有爱心地前来看望那可怜的老头子的吗？你们不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

佐特说："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下士答道："三天以前。不过我希望你们明白，他不是自杀。"我向他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说："我们对此真的感到十分难过，我们不想再打扰您了。"说完这话，我就向大门的方向转过了身。这时，下士说道："等等，别着急！我还想问你们一两个问题。如果你们就这样离开，留下我在这里独自伤心，我会很难过的。"于是，我们只好打消了马上离开的念头。

下士问道："你们认识我父亲有多久了？"佐特回答说："很长时间了，差不多有三年。"下士点点头，又举起瓶子喝了一大口，然后说道："我希望你们如实地回答，不要因为过多地考虑礼貌而歪曲了对我父亲的回忆。你们跟我说说，我父亲

生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你们眼中，他是什么样的？”

一开始，佐特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盯着地面。过了半晌，他才抬起头看着下士说道：“他是个好人。虽然他平时很严肃，脾气也有些暴躁，不过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直和坦率的人。”佐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他冲我们使了个眼色。于是我也赶紧说道：“是啊，瓦西勒同志是一个好人。”詹希和萨比也纷纷附和，他们都说：“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下士点点头，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孩子，上帝保佑你们。”他边说边把瓶子递给佐特，说：“为了纪念我父亲，喝一口吧。”佐特接过瓶子，喝了一口。下士掏出手帕，用力擤了一下鼻涕。佐特把瓶子递给他，下士却用手帕捂着嘴说：“给其他人也喝点儿吧，他们也都值得奖励，因为他们也都热爱着我的父亲。”于是，詹希和萨比各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给我。我也喝了一口这浸了李子的白兰地，酒劲很大，呛得我咳嗽起来。

我放下瓶子，忽然看见拖车的门开了，三只体形硕大的牧羊犬排着队从里面跳了出来。它们每一只都有圣伯纳犬那么大，而且脑袋就像黑熊的脑袋一样又大又圆。它们停在我们前方，既不吠叫，也不出声，只是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们。尽管如此，我仍能感到自己的身体瞬间变得冰冷而沉重。我知道，我的伙伴们也和我一样害怕。

这时，下士吹出一个哨音，三只狗立即坐了下去。他说：“很抱歉，我本来不想吓到你们的。这些狗一听见有人咳嗽就会出来。虽然它们一个个都是杀人机器，但是你们也别害怕，它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唯一要记住的，就是不要企图逃跑，否

则它们肯定会追上去咬住你们。它们的基因里都有这样的代码：必须把奔跑的人扑倒在地并且狠狠地撕咬。所以，只要你们走起路来从容不迫，并且不直视它们的眼睛，它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接着，他从我手里拿过瓶子，把剩下的李子白兰地一饮而尽，把空瓶子扔进矿坑里。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说道：“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到得太晚了，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我刚一接到消息就立即动身往回赶，可他们埋葬这个可怜的老头子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甚至都没跟父亲见上最后一面，这真是太糟糕了！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半天了，可还是没有勇气进入老人家的‘小屋’。刚才我把几只狗放了进去，想让它们先查看一下。我小时候曾经在这辆拖车里生活过，我很害怕那些回忆。不过，你们不要小看我，我并不是一个胆小鬼。唉，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你们，你们都是孩子，肯定没法理解的。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你们值得信任。我想请你们帮一个忙，反正你们是来义务劳动的，有的是时间。求你们帮我整理一下父亲的遗物吧。恐怕我自己是没有精力独立做完这件事了。你们看，我拄着拐杖。”说着，他举起一根拐杖冲我们挥了挥，这使得那三只狗低声咆哮起来。

佐特赶紧说：“这是应该的，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下士点点头，又擤了一下鼻子，然后说：“非常感谢你们。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你们是靠得住的。”接着，他指了指靠在拖车旁边的折叠椅、折叠野餐桌和大遮阳伞，说道：“你们先把遮阳伞支起来吧，然后把椅子和桌子放到下面，我想像父亲从前那样

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你们就可以把拖车里面的东西搬出来了，我得看看父亲都留下了些什么。”

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那巨大的遮阳伞插进泥地里。当我们试图把它打开的时候，它自动合上了三次，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弹簧总是卡不住。我们笨拙的样子惹得一只狗开始冲我们“汪汪”大叫。不过，下士用拐杖指着它喊道：“安静，克罗什卡!”它立刻就闭着嘴趴到了地上。

我们好不容易撑开了遮阳伞，并把野餐桌和折叠椅摆在下面。这时，下士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十分吃力地坐到椅子上。他把两根拐杖斜靠在面前的桌旁，身子向后靠着椅背，然后用手擦了擦脸说：“好了，现在我准备就绪，你们可以开始了。最好有两个人到拖车里把所有能搬动的东西都一件件地拿出来，然后另外两个人留在外面，把拿出来的东西整齐地摆放好。这样我就可以确认一下父亲到底留了些什么东西在这里了。你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吧，我估计要往外搬的东西多着呢。”

佐特径直向着拖车走去，并叫我跟他一块儿去。虽然我并不情愿，可也不好拒绝。当我们靠近拖车的时候，三只狗同时竖起耳朵，又开始低声地吼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每只狗都被割掉了一只耳朵。

下士朝它们大喊道：“坐着别动，不要管他们，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于是，那些狗就只是盯着我们，不再出声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佐特选择的是我而不是詹希或萨比。到了里面，我就不用再担心被狗咬了。

来到拖车门边时，我忽然想起了萨比说的那些关于鬼魂的

话，顿时感到两腿发软。这时，我觉得自己的心仿佛马上就要像被人攥在手里的破抹布那样皱成一团了。我回头望了望那三只狗，然后紧紧抓住了门把手。

开门之前，佐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则深深地吸了一口外面的新鲜空气。虽然心里很怕，但我还是壮着胆子迅速跨进了拖车。

进入拖车后，我的两只胳膊上立刻起满了鸡皮疙瘩，但同时心里也产生了一点儿好奇，想看看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地方——这种死过人的地方。

拖车里面的空间似乎很大，空气里充斥着一股发霉的味道。一开始，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车内只有从门缝里透进来的一束微弱的光线，而我的身体恰好还把这束光线给挡住了。直到佐特扯下那块挂在窗户上的遮光布，我才得以看个究竟。

车里乱七八糟，正中央的凳子上摆着一台有大喇叭的留声机。凳子旁边的地板上胡乱堆放着报纸、旧罐头瓶和空啤酒瓶。我不小心踩到一个酒瓶，差点儿摔倒，幸亏我及时抓住了挂在衣架上的一件大衣。那个衣架上至少挂了十五件大衣，衣架下方的地板上也堆了一堆衣服。我对着这堆衣服踢了一脚，它们立即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臭味儿，熏得我差点儿吐出来。我叫住佐特，挖苦他说："你真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好地方。"他还嘴道："闭嘴。要是你有更好的办法，怎么不早说呢？而且，说不定瓦西勒已经挖出了金子，我们很快就能把它找出来了！即便找不到，我们至少也要感谢幸运星，是它保佑我们躲过了可怕的惩罚。"接着，他沉默下来，把遮光布扔到了门边，并从凳子上抱起留声机，把它放了出去。我抓起三件衣服，一股脑儿地

扔了出去，臭气也随之飘散到了外面。我忍住恶心，把更多的衣服扔到门外，一件接着一件。

拖车的角落里叠放着几个手提箱，从上到下至少有八个。手提箱旁边放着一堆塑料袋、几个水桶，还有一摞叠好的毯子。佐特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把手提箱往外搬，搬到第三个的时候，他突然弯下腰，干呕起来。我见他脱下T恤衫缠在脸上，遮住鼻子。于是，我也脱下T恤，学他的样子蒙上了脸。从这以后，我们一直这样蒙面工作，以抵挡那股越来越强烈的腐臭味儿。

一开始，我搬运的时候还会看一下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有时是用带子绑着的一捆旧书，有时是用绳子穿起来的一嘟噜罐头瓶。可后来，我索性看都不看就把手里的东西递给门外的萨比。直到我打算拎起一个十几升的绿色汽油桶，可它一动不动时，我才停下来打量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佐特被我喊过来帮忙，我俩一起把它拖到了门边。佐特说："我们先别管它了，最后再说吧，它实在太重了。"就在这时，我们发现拖车里几乎已经被全部清空了，只剩下了一张用砖头垫起来的床。佐特卷起床上肮脏的床单和被褥，连同一块薄床板一起抱到了门口。我上前抱起另一块床板时，突然注意到床板上方的顶棚上贴着一张旧报纸。这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瓦西勒老头儿一躺到床上，眼前看到的就会是这张报纸。于是我抬起手，把那张报纸撕了下来。

我依稀能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陶土矿的。上面讲到，矿坑里发现的那些浮雕是多么神奇，它们传递了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同时又是如何价值连城。报纸用半个版面刊

登了一张照片，上面正是我们先前在浮雕上看到的那个巨人。沿着照片对角线的方向，用紫色墨水写着两个大字：够了。我本来想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地上的报纸堆里，可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把它塞进了口袋里。

我们终于把最后一块床板搬到了门外，然后一起抬起那个汽油桶，花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弄到拖车外面。

瓦西勒老头儿的儿子依旧坐在折叠椅上，用手在一只狗的脖子上挠着。詹希和萨比正在把衣服堆成一个大堆。下士一看见汽油桶，就赶紧冲我们大喊道：“快把它抬到我这儿来！”这时，我注意到，他手上又拿了一瓶李子白兰地，瓶子基本上是满的。

我们把汽油桶放到他面前，他连忙把酒瓶夹在两腿之间，用手拧开了汽油桶的盖子，闻了一下。然后，他双手抱起它，猛地把它举过了头顶。他把桶里的液体往嘴里倒了一点儿，但立刻又吐了出来。他把油桶摔在地上，桶里的液体泼溅了一地。

他开始大声叫喊，嘴里尽是些骂人的话。我听出来他是在抱怨生活不公，竟然让他可怜的父亲一直喝这种不能饮用的医用酒精。我还知道那些酒精里掺了蓝色染料，防止被人饮用，但他的父亲仍然一直在喝这种垃圾。他说自己作为儿子，竟然成瓶成瓶地喝那种上好的李子白兰地，即使到了现在包里还装满了它们，这真是让他无地自容。

他叫喊够了，自言自语道：“从现在开始，不会再这样了。”他站起来，把自己手中的白兰地全都浇到了地上。由于动作过猛，他险些摔倒。

酒全部倒完以后，他把空瓶子扔进矿坑，然后一瘸一拐地

走到那堆破衣服前。他用一根拐杖扒拉了几下衣服，一个腌酸黄瓜用的大圆口瓶露了出来。他把它捡起来，扔给詹希，要他去把它洗干净。詹希还没跑出两步，下士又扔给他一个铁皮桶，要他一块儿洗了，然后把桶装满水提回来。接着，他拾起一个塑料袋，说道："我知道，这里面装的一定是木炭，我可怜的父亲过去一直用它来过滤医用酒精里面的蓝色染料。他抖了抖袋子，几块木炭被抖到地上。他用脚把一块木炭踩成粉末，说道："粉末状的，还能用。"

接着，他又在那堆破烂里翻了一阵，用拐杖挑起一件又一件衣服，把它们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然后扔回破烂堆里，嘴里继续念叨着他的父亲。

"这个可怜的老头子，还是那么不舍得扔东西。看看，他收藏了多少老物件啊！是啊，他是多么节俭！而我，作为他的儿子，浪费起东西来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我还曾经因为他不舍得扔东西而跟他争吵。上帝啊，宽恕我吧！那时候我总是跟父亲说，这些东西都和马粪一样，毫无用处。那时我从来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留着这些破烂。我觉得人们真正需要的、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只要一个背包就能装下了。除了能进肚子里的东西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法带进坟墓，一切都没有价值。可是这个老头子，他却能从一切东西上看到潜在的价值。在他眼中，再便宜、再寒碜的破衣服都如同全新的一般。"

说完这番话，下士突然沉默起来。他又擤了一下鼻涕，然后弯下身子，从地上捡起一个帆布袋。他把袋口打开，伸进手去攥出一小把面粉，撒到地上说："我可怜的老爹啊，这么多

年来你只有玉米面吃，而我却整天守着一盘盘的培根和干酪大块朵颐。生活对你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不过现在，我们倒是可以用你希望的形式再为你举行一个仪式。我要用玉米面和过滤过的医用酒精来祭奠你。虽然我没能参加你的葬礼，但我至少还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对你致以我最后的敬意。”

接着，他让我们中的一个人去拖车后面拿些木头过来，剩下的人则被安排去把所有塑料袋和手提箱都打开，他要给这堆破烂最后再分分类。

于是，我们开始把旧衣服和破布从袋子里翻出来，扔在地上。然后，我们又一个接一个地打开手提箱，发现里面装的也大都是衣服。不过，箱子里的东西明显分过类了：一个箱子里面只有衬衫；另一个箱子里只有卷起来的袜子和内衣；第三个箱子里装着时髦的女鞋，至少有十五双之多，还有几双是高跟鞋；第四个箱子里装满了领带和叠好的长裤。只有两个箱子里没装衣服，其中一个装的是留声机上用的唱片，另一个装的是一堆皱皱巴巴的旧钞票和一本厚厚的皮革封面的大书。封面上的书名是烫金的大字——从创世到末日的世界历史百科全书。

下士一看到书，立刻扔下手中落满灰尘的旧大衣，不再费力地去掏它的口袋。他捧起那本书，一边逐页翻看，一边告诉我们：“这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很多里面的故事。对父亲来说，历史就是一切。可惜，他跟我讲了那么多，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我始终也没有喜欢上历史。不过，我对那些关于国王的个别章节还是有些兴趣的，所以这些也是父亲讲得最多的。小时候，有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父亲也曾经是一位国王，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不得已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力的。”

这时，詹希提着水回来了，萨比也抱来了三根木柴。下士从拖车底下拉出一个被煤烟熏黑的铁锅，提起铁皮桶倒了约两升水进去，然后把剩下的水泼在地上。接着，他把铁皮桶倒扣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在桶底上并排戳了三个洞。他把桶翻过来，往里面装满了木炭，并把它架在腌酸黄瓜用的大圆口瓶上。随后，他将兑了蓝染料的医用酒精缓缓倒进桶里，经过木炭过滤的酒精开始通过桶底的三个洞一点一点流入圆口瓶内，瓶里的液体黑得像泥汤一般。

下士擦擦手，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把瓦西勒老头儿的一个旧洗衣盆踢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再帮他一个忙。他说：“你们每人找一块破布，把拖车外面擦洗一下，不用擦得太干净，只要能显出它原先的颜色就行了。我现在开始点火熬玉米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为我父亲举行告别仪式了。”

我拿着洗衣盆来到矿坑里的水潭边，潭水是灰色的，非常浑浊，气味也很怪。这时我想起佐特说过，潭底埋着许多人的骨头，心里不禁一阵发毛。我迅速把盆放进水里，让水咕咚咕咚地灌进盆内。当我把盆拽出来时，水在盆的中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旋涡。我把水泼在岸边，再次把盆放进水里。水一装满，我就把盆端起来，小心翼翼地端到了其他伙伴那里。

萨比往我手里塞了一条皱巴巴的领带，我把它放进盆里打湿。接着，其他几个人也打湿了自己手里的破布，来到拖车前面，开始擦洗起来。

佐特在我耳边小声说：“幸好我们要擦的不是拖车里面。”

我也跟他耳语道：“我担心擦完外面他就会让我们去擦里面。那样的话，我们就得被那几只狗监视着，一直干到天黑。”

詹希悄悄插话道：“天黑也好，到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寻找黄金了。”

我告诉他们：“我觉得我知道黄金在哪儿了，因为我打扫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萨比说：“我早就知道黄金在浮雕下面的坑壁上了。我们只要能到那里去，就一定能得到金子。我们干得这么卖力，总得得到点儿回报吧?”

大家都没有接话，佐特叹了口气，接着把抹布洗干净，继续擦起拖车来。

我们干活儿的时候，下士一直坐在折叠椅上，一页一页地翻看那本厚厚的历史书。突然间，他站起身，把书摔到地上，往上面浇了些酒精，然后划着一根火柴，扔在上面。

书上很快冒出蓝色的火苗，开始燃烧起来。燃着的页面会自动翻开，仿佛有人在阅读它。趁着火苗燃得正旺时，下士赶紧从塑料袋里拿出几块木炭放进火里，并直接把铁锅架在燃烧的书上。接着，他把折叠椅拉到炭火跟前，坐在上面等着锅里的水烧开。水开后，他开始往锅里撒玉米面，边撒还边用一根树枝搅拌。

我擦洗拖车的时候，不时会回头看看那三只狗。我发现它们在轮流巡视，仿佛有了默契一般。一只狗站起来，溜达到炭火旁边，下士冲它挥挥树枝，而它连头都不抬一下，只是躲开挥舞的树枝，缓缓地围着下士坐的椅子兜几圈，最后不紧不慢地回到那两只

狗身边。没过一会儿，另一只狗也站起来，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虽然我们已经擦洗掉不少污垢，可拖车还是跟原来一样灰不溜秋的。这时，盆里的水变得像泥浆一般浑浊，我们即使把抹布放进去，也很难洗干净了。我们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眼巴巴地看着下士搅动玉米糊。很快，他把铁锅从火上拎下来，把树枝往三只狗那儿一扔，然后站起身叫我们过去。他走到铁桶前面，把铁锅放在圆口瓶旁边的地上，然后拿起瓶子，慢慢地喝了一大口过滤过的酒精。

我们走过去，发现野餐桌上已经摆好六个小玻璃罐。下士高高地举起瓶子，把酒精分别倒进六个罐子里。圆口瓶很大，所以虽然许多酒精被溅到了桌子上，但所有罐子还是都被倒满了。这时，下士递给我们每人一罐，自己也拿起一罐。接着，他取出一根火柴，点燃桌上最后一个罐子里的酒精，说："来吧，为了纪念我的父亲，让我们干杯！一滴都不许剩哦。"

我其实并不想喝酒，因为我的嘴里仍然满是李子白兰地的味道。然而，当我看到酒精燃烧时跳跃的蓝色火焰时，还是举起罐子，抿了一口过滤过的灰色酒精。它的味道就像液体香烟，先是钝涩地流过我的喉咙，然后开始灼烧，害得我剧烈地咳嗽了一阵。其他人也跟着我咳嗽起来，只有下士若无其事地喝完了罐子里的所有酒精。

他把罐子放在桌子上，说道："父亲真是太喜欢喝这种酒了，就是它把他送进了坟墓。今年他该有六十六岁了，如果不是嗜酒如命的话，肯定能活到一百岁的。不过，喝酒倒是能让他的日子变得好过一点儿。你们现在可能没法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你们慢慢会懂的。过去我也不懂，为了父亲喝酒的事，我还跟他争吵过。可是，后来生活教会了我这个道理，是的，教会了。”

下士边说边把一只手在那只没有腿的裤管上擦了一下，接着又给自己倒了一罐酒精。他挥手示意我们拿起罐子，然后给我们倒满。

我们端着罐子，他端起铁锅，把玉米糊倒在桌子上，然后用两只手捧起一捧放进嘴里，说道：“来吧，大家吃吧，让我们一起纪念我的父亲。”

佐特像得到特赦一样，连忙放下罐子，捧起一捧玉米糊，并且说道：“愿瓦西勒同志在天堂安息。”见他吃了一口玉米糊，我们也连忙放下罐子去捧玉米糊。粘着煤灰的玉米糊又黑又脏，我嚼的时候甚至咬到了一些小石子儿。不过它的味道还不算坏，而且能够遮盖酒精那可怕的气味儿，于是大家都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下士又吃了一大捧玉米糊，然后把罐子里的酒精一饮而尽，随手将罐子摔到拖车上碰得粉碎。他大声喊道：“好吧，我们已经哭得够多了，现在应该找点儿乐子了。不要老是为了过去纠结，让我们往前看吧！”说完，他从破烂堆里找出一张唱片，放在留声机上，说：“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曲子，我要让你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唱得像她那么好了。”

下士把詹希叫过去，要他坐在凳子旁边看着，保证唱片不要停转。接着，他把唱针放在了唱片上。这是我第一次听老留声机里放出的音乐，那声音真是太特别了——喇叭将音量放得

很大，里面杂音不断，而且忽强忽弱。不过，我还是能很清楚地辨别出笛子、小提琴、手风琴等乐器的声音和一个沙哑的女声。这好像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讲述了黑影密布的林子里，阴郁的暗影扼杀了美好的爱情。歌词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深刻，我只记得那个女歌手颤抖的歌声如同干枯的树枝在风中互相拂动发出的声音。

音乐响起后不久，三只狗都抬起了头，并伴随着音乐高一声低一声地哀号起来。这时，下士开始在七零八落的衣服、鞋子、杂物和垃圾上跳起舞来。他一边跳，一边唱，与其说是唱，还不如说是从喉咙里发出咕咕嘎嘎的鸟叫声。尤其当他举起拐杖在空中挥舞，用一条腿蹦跳时，那声音和形象都活像一只大乌鸦。

不过，在我眼中，他的样子并不显得滑稽，因为酒精已经开始在我的体内起作用了。不仅是我，站在一旁的佐特、萨比和詹希也都有了反应。我们的腿开始不自觉地随着音乐抖动，胳膊也甩了起来。我们还没意识到自己醉了，就已经开始在垃圾堆里翩翩起舞了。

一开始，我跳得还比较小心，一直留意不要踩到衣服、瓶子或书本。可后来，当音乐声变得越来越疯狂，酒精也开始在我的身体里窜来窜去时，我开始忘乎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踢到了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在我的鞋底下咔嚓作响。而且，这时候谁还会管自己踩到的是一个塑料冰激凌杯、一个老式飞机模型还是一副太阳镜呢？我随着音乐快速旋转起来，踢翻了一个内胆裸露的收音机，佐特也踩到了一顶礼帽上。詹希飞起一脚，把一本书踢到空中，那些书页一张张飘落下来。虽然书

脊被踢烂了，但我始终没看见它落下来。下士时而用一条腿下蹲，时而拄着拐杖跃向空中，领带、唱片套、照片、纸片、钞票、手帕和丝袜，都好像被龙卷风吹起来一样在我们周围飞舞。

留声机的唱针“咔嗒咔嗒”地响着，仿佛在刮擦着我的胸腔。我的脑袋里充斥着手风琴发出的噪音，但即使这样，我依然忘情地蹦跳着。这时，下士扔掉了拐杖，拎起汽油桶，像搂着一个女人那样抱着它，用一条腿转着圈朝拖车的方向跳过去，有几次差点儿摔倒。不管怎么样，他最终还是伴随着音乐的节奏跳到了拖车前。他打开汽油桶盖，把里面染成蓝色的医用酒精往拖车上面泼去。酒精的味道混合着泥土的味道朝我们扑过来，非常刺鼻。汽油桶被倒空以后，下士用力把桶朝远处扔去。由于动作过猛，他仰面摔倒在地上。这一刻，留声机上的唱片恰好放到头，四周突然陷入一片沉寂中。詹希并没有把唱针重新放在唱片上，于是我们的舞蹈也停了下来。

我头晕目眩，感到四周的一切都在旋转，仿佛我仍在转着圈跳舞，几乎没法保持站立的姿势。其他人也踉踉跄跄，一会儿倒向前面，一会儿仰向后面，似乎还在跳舞一般。

拖车上的酒精开始蒸发，我瞥见下士仰面躺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来一盒火柴。他本来只想划着一根火柴，不料却把整盒火柴全都点燃了。他把点着的火柴扔向拖车，大声喊道：“我要把这该死的世界全部烧掉！把它全部烧焦，烧成灰烬！”

火焰迅速沿着拖车的侧面蔓延开来。一开始，只有被泼上酒精的地方才起火，可很快，拖车上的油漆和木头都被点着了，金黄色的火焰噼里啪啦地响着往上蹿。尽管火势越来越猛，可

下士始终躺在地上没有动。他伸出胳膊，要将拖车轮子的挡板拉开。当他试了好几下，终于把挡板拉开后，燃烧的拖车开始沿着矿坑的斜坡缓缓向坑里的水潭滑去。下士想爬起来，但是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支撑身体，于是他只好重新躺下，侧着身子，看着燃烧的拖车滑进水潭。

拖车下半部分的火焰遇到水后迅速熄灭，但它并没有往下沉，所以上面的部分还在继续燃烧。这一团熊熊的火焰浮在水面上，缓缓地漂向水潭中央，随后停在那里，不再漂动，仿佛是搁浅了一般。红色火焰映在灰色的水面上，让整个水潭看上去好像都在燃烧。

下士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头枕着胳膊，怔怔地望着水潭上的火光。

望着熊熊烈焰，我想象着整个潭底被照亮的样子。我想：如果我现在潜到水底去，一定能看到那里究竟有些什么。

我正鬼使神差般要往潭边走时，佐特过来对我说："咱们最好现在就撤吧！一会儿下士要是醒过来，说不定又会想出什么傻主意来纪念他爸爸呢！"

我看了一眼下士，他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大张着嘴，打着呼噜。我说："我们确实该走了，要不一会儿也跟他一样不省人事就麻烦了。"

詹希说："既然我们都坚持到现在了，就应该去看看矿坑里到底有没有黄金。而且，那三只狗也不会轻易让我们离开这里的。下士说过，它们一个个都是杀人机器。"

佐特点点头说："詹希说得有道理。所以我们还真得想个

办法来对付那三只狗。”

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做。”说完，我走到桌子前，把剩下的玉米糊弄到地上，又把罐子里剩下的酒精全部泼在上面。然后，我把空罐子扔向那三只狗。听到罐子落地的声音，三只狗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我喊道：“过来，来，这里有好吃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才跨出一步，三只狗就跑了过来，纷纷把嘴巴伸进泼了酒精的玉米糊中。

尽管仍然觉得天旋地转，我还是跟其他人一道来到矿坑里。那些狗都在忙着吃东西，并没有尾随我们。我们来到那组图案模糊的浮雕下面，仔细观察。从近处看，坑壁上呈现出鳞片状的波纹，好像龙鳞一般。我们觉得这肯定也是浮雕的一部分。

一开始，我并不想碰那坑壁，可后来看到其他人拿着铁锤敲了起来，我也就跟着举起了铁锤。坑壁上的土已经很松了，用不着使劲敲就会有拳头大小的土一块块地掉下来。看到里面油光发亮的泥土，我感到有点儿恶心，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下接一下地敲着。突然，我听到“当”的一声响，一块原本嵌在土里、闪闪发光的金属掉在了地上。我弯下腰，把它捡起来仔细打量——它跟佐特曾经给我们看过的金块一模一样。我赶紧直起腰，再次朝坑壁敲去。

越来越多的金块从坑壁上落下来，开始是两三锤才有一块，到后来几乎每锤落下都能有好几块，到最后干脆用不着敲，金块自己就从坑壁上掉下来了。很快，我们脚下就落了金光闪闪的一片。

我们欣喜若狂地扔掉铁锤，把大块的黄金往口袋里塞。詹希说：“要不是亲眼看见，我根本不相信这里有这么多黄金！

这可都是真正的黄金啊!”我来不及把金块上的泥土弄掉就把它们放进了口袋里。我说：“够了，咱们快走吧，再不走会遇到麻烦的!”我的话音未落，就听见下士喊道：“你们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就站在我们身后，拄着双拐。他再次问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说话的时候，嘴里喷出刺鼻的酒气，熏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还好，佐特答道：“你看不出来吗？我们在淘金呢！我们都很清楚，你爸爸长年累月地在这里守矿，可不是为了那些粗制滥造的浮雕。”

下士摇摇头说：“这里才没有什么黄金呢，见鬼去吧!”佐特把手里捏着的金块给他看，并问道：“那你说，这是什么?”下士说：“你们都疯了吧？居然会到这里来淘金？这些只不过是炮弹熔化后的残骸罢了，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下士说完，举起拐杖，向佐特的手狠狠戳去，那些金属块应声飞出。

下士对我们大吼道：“都给我滚！滚得越快越好，不要让我追上！要是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踏进矿区大门半步，我就把你们揍得脑袋开花，然后再把你们的尸体浇上酒精，用火柴点着，扔到水潭里去！到最后，你们身上一块肉都不会剩，只能剩下一堆烧焦的白骨，搞不好连骨头都没有!”

于是，我们丢下那些金子拼命跑，谁都没有回一下头。值得庆幸的是，那几只狗到最后也没有追上来。

栗 子 卷

我写家庭作业的时候，母亲正在我对面批改试卷。虽然学校禁止她再给学生上课，但她批改试卷的时间反而比以前更多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同事会悄悄地把自己的试卷给她，让她来批改。他们都明白，如果光靠母亲做清洁工去赚钱，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凑足两千块钱的目标。

我很想赶快做完作业，因为只有做完作业我才能去吃母亲专门为我生日准备的栗子卷。

母亲花了好大力气搞到了做栗子卷的奶油和栗子，然后我们把栗子煮熟，切成两半，用小勺把栗子肉从壳里挖出来，做成了栗子泥。栗子卷是我最爱吃的点心，也是父亲最爱吃的点心。我上次吃栗子卷时，父亲还没有被带到多瑙河运河去。

我知道，我一做完作业，母亲就会把栗子卷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在上面插上蜡烛，为我庆祝生日。我埋着头，恨不得立刻就把作业全都写完。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看到母亲哆嗦了一下。自从家里遭到搜查以后，每次听

到门铃响，她都会吓得心惊胆战。我也有些害怕——我们家平时很少来客人，也没有人真正愿意来我家做客。即便是邻居，也都是晚上偷偷地造访，而且往往是为了借东西或者还东西。

因为从来没有人像这样在下午突然来访，所以母亲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我让母亲在屋里等着，我去看看是谁。如果是陌生人或坏人，我是不会让他进来的。我走到门前，透过门上的“猫眼”往外张望——门外空无一人。我觉得可能又是周围的小孩在恶作剧。我已经警告过他们很多次，不许乱动我家的门铃了，但他们还是不听。我正要回去告诉母亲，门铃又响了一声。我又朝外看了看，外面还是没有人。于是我猛地拉开房门，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在门铃上粘了胶带，让门铃响个不停。

门“刷”地一下打开了，我发现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小孩，看样子还不到六岁。因为他个子很矮，踮着脚才刚刚能够到门铃，所以我刚才通过“猫眼”没看见他。

小孩身上穿着校服，上衣一直盖过了膝盖，袖子也被剪裁到原来胳膊肘的位置。我觉得这衣服的尺寸比他本人至少大了六个码。他身上挂满了衣架、木铲和木勺，腰上系着的一根绳子里还插着很多擀面杖。

他看到我以后问道：“你妈妈在家吗?”

我说：“你快走开，我们什么都不想买。”

他反驳道：“我又没问你买不买东西，我只是问你，你妈妈在不在家。”

“你赶快给我滚开，否则我就一脚把你踹到楼下去！在踹之前，我还要先把两个擀面杖塞进你的喉咙里。”我有些不耐烦了。

他并没有被我的话吓住，而是沉默着又按了一下门铃。这时，母亲在屋里喊道："是谁?"我大声答道："没人!"可这个小东西却大声喊起来："我卖的衣架便宜得要命，称职的家庭主妇都应该过来看一看哟！您这辈子肯定没见过质量这么好的东西。"

我推了这小子一下，但他并没有摔倒，只是向后退了两步，一把抓住了楼梯扶手。我说："快走开，别挡路!"这时，母亲来到门边，瞪了我一眼，然后抿了一下嘴唇，说："回你的房间去。"我当然没有回去，只是退到了门里的过道上，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母亲问那个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他答道："我叫马里乌斯，今年六岁半。"

母亲又问："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小家伙回答："七个。"

母亲说："外面怪冷的，进来吧。"

我知道，楼道里其实一点儿都不冷。

这个马里乌斯在地垫上蹭鞋子时，他浑身挂的那些木器"哐啷哐啷"地响了起来，仿佛是一个蹩脚的乐团在演奏一般。他走进过道，站在那里，然后把全套装备从身上卸了下来，摊开摆在地毯上。接着，他开始跟母亲讲解，讲他父亲是怎样劈开原木，并把木头在阁楼上晾干，他和兄弟姐妹又是怎样把木头削成衣架和裤夹的形状，以及现如今要找到这么好的手艺有多么困难。他的这番话像是从大人嘴里说出来的，而他的神情也像是个大人。

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解，一边把东西一件件拿起来给我们展示。我感觉得出，他真的很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听着、看着。

当马里乌斯终于停止了他的长篇大论后，母亲问道：“你讲得这么好，是谁教你的？”

“我爸爸教我的。”

“是不是你的兄弟姐妹也在干跟你一样的工作呀？”

“是的，他们去附近的居民楼了。我们还要在你们市里待一个星期，然后去其他地方。只有到了圣诞节时我们才会回家。到那时，我们就能走遍国内一半的地方了。”

“你上过学吗？”

“没有。我家的孩子都没上过学。”

“那你识字吗？”

马里乌斯笑着摇摇头，不过他立刻补充道：“可我会算算术，尤其是加法。我能计算衣架的价格。如果不信的话，您这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可以亲自试试看，我能立刻把正确的总价报给您。您想买多少个衣架，多少个裤夹呢？”接着，他又开始继续夸赞那些木头的质量有多好。

这时，母亲打断他说：“马里乌斯，你饿不饿？”

“很饿。”

于是，母亲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跟自己一起到厨房去。这时，我忽然紧张起来，因为我立刻想到了冰箱里的栗子卷以及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

为了不招来母亲的训斥，我过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走进

厨房。只见马里乌斯已经吃完了大半块抹着厚厚猪油的面包。母亲拿出一个陶瓷杯，并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鲜牛奶，给他倒了满满一杯。小家伙立即用双手接过杯子，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喝完后，他放下杯子，用校服袖子擦了擦嘴。母亲再次打开冰箱，把牛奶瓶放了进去。这时，马里乌斯一眼看到了冰箱里的栗子卷。他用手指着它问道："那是什么?"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于是说道："什么都不是，你别管。"可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因为母亲瞪了我一眼，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她说："儿子，现在我们家来了一位小客人，该是正式给你庆祝生日的时候了。"说完，她打开冰箱，把栗子卷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让我去拿两个盘子和两把小勺。

她的语气非常坚决，我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只好乖乖地去拿了两个盘子和两把小勺。我把其中一套餐具放在马里乌斯面前，另一套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坐了下来。

栗子卷上用巧克力写了"12"，母亲小心地在上面插了一根蜡烛。她边点蜡烛边说："本来应该有十二根蜡烛的，可是一根也不错。"接着，我把蜡烛吹灭，许了个愿——我希望父亲有一天能够回到家里来，或者我们至少能够得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

接着，母亲切开栗子卷，并把切下来的第一块递给了马里乌斯，第二块才递给我。马里乌斯没跟我说一句祝福的话，就自顾自地吃了起来。我拿起勺子，并没有急着吃，而是先把盘子里的栗子卷欣赏了一番。看着栗子卷中央白色的奶油，我想起了父亲。接着，我拿起勺子，舀了满满一勺，放进嘴里。栗子卷还是跟记忆中的一样美味，不，似乎更加美味，更加香甜，

更加松软了。我又舀了第二勺放进嘴里，然后看了看马里乌斯。此时他已经吃完最后一口，抬起头望着母亲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从来，从来没有吃过。我还能再吃一块吗?"

听到这些话，我赶紧加快速度，甚至不再仔细品尝甜栗子泥的味道，只是一勺接一勺地往嘴里塞着。我一边吃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马里乌斯。他正往嘴里塞进满满一大口栗子泥，然后还没等咽下去就又舀了一大勺。栗子泥在勺子上颤颤巍巍的，他连忙用手接着，以防它从勺子上掉下来。吃完这一勺时，他的下巴上沾了不少奶油和栗子泥。他又看了一眼母亲，母亲没有询问，就又给他切了一块。这时，我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二块栗子卷。此时已经没剩下多少栗子卷了，只有"12"所在的那一小块可怜地站在瓷盘里。

马里乌斯一手拿着勺子，一手紧紧护住盘子，跟开始时一样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几乎都要趴到盘子上去了。母亲并没有像平时要求我那样命令他"坐有坐相"，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当第三块栗子卷也从马里乌斯的盘子里消失后，他又拿起勺子指了指放栗子卷的瓷盘，说："请您把那块儿也给我吧。我们不要把它浪费了。"我能看出，母亲再次拿起刀子的时候，脸上有些不悦，但她还是把剩下的栗子卷切成了两半，一半递给马里乌斯，剩下的一半递给我。

当我开始吃最后的半块栗子卷时，突然觉得自己吃不下了。这时，马里乌斯早就吃完了他那半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盘子。看到他那副贪婪的样子，我强迫自己又吃进满满一勺。

这时，我已经尝不出栗子泥的香味和朗姆酒的甜味了。虽然吞下嘴里的栗子卷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看着马里乌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的样子，我还是使劲儿把它咽了下去。我甚至还用勺子刮净了盘子上的奶油，并把勺子舔得干干净净。

当我终于放下勺子时，胃里突然翻腾起来，感到一阵恶心，但我还是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这时，马里乌斯望着我说："祝你生日快乐！好人有好报！"说完，他又看着母亲，感谢她如此盛情的招待。接着，他又像个大人一样对母亲说："您现在可以告诉我究竟打算不打算买衣架了吧？如果不打算买的话，我就得走了。我一天还没卖出一样东西呢。"母亲说："好吧。我买五个衣架，十个裤夹。不过，你可得给我个好价钱啊。"说完他们便开始商量起价钱来。我知道母亲最喜欢讨价还价，所以我觉得她要买下那些东西完全是为了有个讨价还价的机会。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什么衣架和裤夹——自从把父亲的衣服卖掉以后，家里的这些东西就多得用不完了。

这时，我的胃一阵痉挛。我感觉自己刚才吃的栗子卷连同午饭时吃的煮马铃薯都要被吐出来了。于是我赶紧起身，来到洗手间，紧紧咬住牙关。如果能忍住，我可不想把吃下的东西再吐出来。我走到水槽前，打开水龙头，往脖子后面拍了点儿凉水。这一招是我在学校学的，据说对止吐很有帮助。这种方法的效果不错，那种想吐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我回到厨房里时，母亲已经还价完毕，马里乌斯也正把全套的装备重新挂在身上。他一看见我，就说道："既然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就送你一件小礼物吧。"说完，他从一串绳子上解

下一把木制的小刀，放进我手里，他嘱咐我要好好地爱惜它，可我只是点点头，并不想跟他说“谢谢”。而且，我也怕自己一开口，那种恶心的感觉又会卷土重来。接着，我为他打开了门。

他下楼的时候，我们听见楼道里又回响起那种“哐啷哐啷”的声音。母亲看着我，对我说：“你应该庆幸自己从来没有忍受过饥饿的折磨。”说完，她走回客厅，继续批改那些试卷。

我匆匆跑回房间，爬到床上，打开窗户，探出头去。马里乌斯这时正从我们楼的单元门出来，走上人行道。我手里紧紧攥着那把木制小刀，深深地吸了口气，克制住了把小刀扔向他脑袋的冲动。我知道，自己是打不到他的，因为他已经走远了。

抢　购

我之所以朝杂货店走去，是因为我在通往建筑工地的公路上捡到了一枚巨大的空心螺栓，我想在螺栓里面塞满火柴头。记得佐特曾经说过，如果你把塞满火柴头的大螺栓从五楼的窗户扔下去，螺栓就会爆炸。它爆炸时产生的巨大威力甚至能把人行道炸出个窟窿。我想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要去买些火柴——那种一盒装十二根的至少要买上四五盒。

我以前常去买火柴的那家杂货店已经拒绝向我出售东西了，他们甚至连店门都不让我进了——因为有一次，萨比和我把一颗烟幕弹放在了他们的玻璃柜台下面。那颗烟幕弹是我们用轮胎和乒乓球碎片制成的，它爆炸以后，店里所有糕点都被烟雾熏出了一股烧焦的塑料味儿，店主最后不得不把它们全部扔掉。所以，现在我得去另一家较远的杂货店买火柴。

虽然远一点儿，但这家杂货店可以让我想买多少火柴就买多少火柴，因为我认识店里的一位售货员。这位售货员的名字叫安妮，几乎每一个人都叫她胖子安妮，因为她体型肥胖得像

头猪，壮硕得像匹马。可是，由于她是母亲的朋友，所以我从来没有那样叫过她。有一次，她酗酒成性的丈夫把她赶到了大街上，母亲还收留她在我家住了两天。从那以后，她和母亲的交情更深了。只要我开口，她一般都会满足我的要求。无论是未开封的整包火柴，还是制造烟幕弹用的丙酮，我都可以随意挑选，有时甚至可以一次买上很多。她从来不问我买这些东西的用途，每次只会问我："你妈妈最近好吗?"所以，尽管这家杂货店离我家真的很远，但多走一段路也是值得的。

我走到收获大街的时候，忽然有人从我身后跑了过去，接着又一个，紧接着又是一个。每个人都在前面拐弯，跑向蚂蚁大街——我要去的杂货店就在那条街上。我立刻觉得自己应该走快点儿，因为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一定是那家店储备的某种东西快要卖完了，必须赶紧跑去抢购。但我转念一想，自己的这种猜测真是够蠢的，那家店里有什么值得人们抢购的东西呢?而且，我也不想为了什么人造黄油、鸡蛋或者面粉之类的东西去排长队。这时，又有人从我身后跑过。我再也忍不住了，在他身后高声问道："喂，你知不知道那家店里又进了什么货?"他连停都没停一下，边跑边喊道："没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当看到佐维非朝我走来时，我甚至开始小跑起来。因为我注意到他拎着一个塞满东西的塑料袋，而且正在吃一根香蕉。

我以前吃过那么一两次香蕉，都是父母偷偷从黑市上买来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谁像佐维非那样公开在大街上吃香蕉呢!我吃的香蕉买来时大多还是青的，我们得等上好久才能让它成

熟。有一次，我试着吃了一根青香蕉，还在上面撒了好些白糖，可即使这样也没能让它的味道变得好一些，而且被父亲发现后还挨了一顿训斥。我可能有三年没吃过任何热带水果了，心里馋得要命。于是，我拔腿就往蚂蚁大街的方向狂奔，耳朵里不时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叫喊声。

一拐弯，我就看见一条长龙从杂货店门口一直排到了马路中间。是的，这队伍足足有五十米长，队尾的宽度达到了四至五人。不过，队伍一到店门口就变得很窄了，因为那扇门只能容纳两个人同时进出。

队伍的最前面，有一位铁厂的工人正抓着一个穿雨衣的男子的衣领使劲摇晃，他一边摇晃一边大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我们会这么轻易地让你插队吗？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偷奸耍滑的家伙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插到我们这些规规矩矩排队的老实人中间来！"

穿雨衣的男子辩驳说："我一开始就站在这里，可后来发现钱不够，只好跑回家去拿钱。我是让人帮我留了位子的。"

铁厂工人吼道："胡扯！这里绝对不允许占位子！要买东西就必须自己来排队，跟其他守规矩的人一起耐心等候。"说完，他猛地一推，把穿雨衣的男子推倒在地上，弄得那人满身是泥。

穿雨衣的男子刚爬起来，铁厂工人又继续对他吼叫，让他排到队伍后面去。那位男子却冷冷地说道："我不打算再排队了，这队就留给你们去排吧！我只希望你们别被香蕉噎死！不过，你们也不会那么走运的，因为过不了多一会儿，店里的东

西就会卖个精光，到时候你们就知道站在这里纯粹是浪费时间的行为了。”说完，他转身扬长而去。我没去关注他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因为我已经站到了队尾，焦急地朝前张望着。

十分钟过去了，队伍几乎一动没动，我顶多只往前挪了一两步。我向站在前面的一个妇女打听，问她在这里排了多长时间，可她并不想告诉我，只是做了个“嘘”的动作叫我闭嘴。这时，另一个妇女开口说道：“我们在这儿排了差不多有两个半小时了，你也看到了，这队伍移动得非常慢。听排在前面的人说，店里的人绕着柜台还排了三圈呢！”

就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店门口出现了一阵骚乱，好像店里面有人要出来，可排队的人不想让他往外挤，因为谁都不想往后退半步。大家千方百计要把那个人挤回店里去，惹得人们一阵你推我搡。突然，整个队伍都被挤得往后退了起来，站在我前面的妇女正好把我撞个正着，害得我差点儿没摔个四仰八叉。接着，排队的人们开始拼命往前挤，有人在我背上狠狠地推了一把，我一下子扑向前面。

整个队伍乱作一团，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挤公共汽车。有人用胳膊肘从侧面顶了我一下，我不由分说抬腿朝旁边踢了一脚，然后随着人流朝前挤去。虽然有人从后面使劲挤我，但整个队伍还是朝后退去，要不是被后面的人挡着，我肯定会摔得很惨。我正在奇怪是谁的力气这么大时，突然听到店门口处有个女的在大声叫喊：“让一让！同志们，现在往后退！你们难道听不懂吗？让一下！没看见我拿着东西吗？”这个声音很熟悉，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是谁让这么长的队伍朝后退的。

等她把挤在门口的人纷纷推向两边，好不容易冲出一条血路来，我才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果然是她——安妮大婶。她手里抱着一摞木箱子，并用它们为自己开路。同时，她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着："安静！你们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你们赶紧给我往后退，离门远一点儿。你们这些同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真是不明白有些人是怎么想的，本来应该文明地排好队，规规矩矩地等着轮到自己，结果却挤成一团，叫喊得跟畜生一样。你们最好现在立刻给我往后退！"她一边叫嚷着，一边用木箱把人们往后推。在她的清理下，队伍完全乱套了。

安妮大婶把店门处清理干净后，我看见店里面果然站得全都是人。他们摩肩接踵地挤在柜台旁边，把店里塞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安妮大婶把木箱放到地上，从罩衫里掏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砰"的一声关上店门，然后动作敏捷地插上门闩，把锁锁了上去。接着，她从地上搬起木箱，继续大喊着："让开，让开，我还有活儿要干呢！"

这时，铁厂工人突然站到安妮大婶面前，两手抓住她的木箱质问道："你为什么要把门锁上？你难道没看见外面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吗？"安妮大婶冲他大吼道："赶快放开箱子！没长眼睛吗？你看不出商店已经关门了？是的，就算没到关门的时间，我们也不会再放顾客进去了。里面的人如果能买到就算是走运的了，你们还排着干吗？大家都回家去吧，明天还会有热带水果销售的。就算明天没有，至少下个星期也会有。要买的话，记住一定要起个大早。"

人们纷纷大声抱怨起来，人群开始往前挤，我也被裹挟着

朝前拥去。这时，我口袋里的那个大螺栓被挤得掉了出来，我刚要伸手去捡，它就已经被数不清的脚踢得看不见了。

这时，铁厂工人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喊道："这不公平！"他边喊边夺过安妮大婶手中的箱子，并把它们狠狠地朝地上摔去。木箱被摔成了碎片，木片溅得到处都是。

人潮向店门口涌去，我被人重重地推了一下，倒在地上，手掌上沾满了泥巴。一块木条此时恰好被踢到我眼前，我看到上面印着"古巴"。还没等我仔细看下面的小字，就有人把木条踢到了一旁。我想迅速地爬起来，免得被人踩成肉泥，可这时已经有人踩到了我的小腿。当我好不容易抽出小腿时，却发现了那个大螺栓。但是，我并没有爬过去捡那个螺栓，因为我想起了詹希跟我说过的体育场里有个人被拥挤的人群活活踩死的事。我拼命挣扎着站了起来，然后朝着马路中间远离人潮的方向挤去。这时，又有人的膝盖撞到我的大腿上，疼得我差点儿再次摔倒。不过，最后我总算挤出了人群，而且幸运地发现螺栓就在我面前。我赶紧蹲下把它捡起来，并用裤脚擦去粘在上面的泥土。

所有人都像疯子一般喊叫着、推搡着，有的甚至还扭打在一起。我不敢靠近他们，只是站在马路中间远远地观望。无论我怎么努力，也看不见铁厂工人和安妮大婶的影子。人们朝那两扇厚厚的玻璃门挤过去，有四五个人使劲地砸着店门，门锁被砸得哐哐直响。这时，我注意到有个工人挤出人群，大声喊道："这样不是办法！我来教你们怎么做！"他一边喊，一边弯下腰，掀起人行道边的一个下水道井盖。井盖被他高高地举起

来，越过了人头攒动的人群，朝杂货店最大的那扇玻璃橱窗落了下去。大玻璃应声变成了碎片，橱窗里堆成金字塔形状的沙丁鱼罐头和番茄沙丁鱼罐头滚得到处都是。

突然，我听到有人大喊："着火了！"接着，另外两扇橱窗也被砸得粉碎。我看见两个铁厂工人把商店的大门从门框上拆了下来，举在手里前后摇晃了两下，然后狠狠地掷到马路上。门上的玻璃摔得粉碎，碎片溅到人行道上，人们慌忙躲避。我看见那把生锈的大锁依然套在门闩上，纹丝没动。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这里逗留了。记得母亲曾经叮嘱过我，如果外面发生什么事，一定不能去凑热闹。我心里虽然这么想着，但只是往后退了一点点，仍然站在那里看着人们向杂货店蜂拥。

一些人跑到橱窗前，跳进窗户，并把装食品的罐头和玻璃瓶往外扔。店里的柜台和货架也被撞得东倒西歪，有人在大喊救命。这时，我旁边的一个老太太尖叫道："大家别往店里冲了！你们应该绕到后面的仓库去，那样大家就能看到那些售货员到底都在里面藏了些什么了！"

她的话音还没落，就有许多人朝着后面的仓库冲了过去。可还没等他们跑到仓库，仓库大门就被人从里面猛地推倒了。那个"失踪"的铁厂工人肩上扛着个大口袋从仓库里走了出来。他喊道："快来看啊，看看他们在仓库里藏了些什么。你们都来看看吧！"

他把口袋扔到地上，大声喊道："这里面装的全是没有研磨过的上好的咖啡豆。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是你们能想到的，仓库里全他妈的有。你们去看看吧，里面堆满了巧克力、橘子、

无花果、红枣，木箱里装的是希腊柠檬，什么都有！你们明白吗？什么都有！”

不一会儿，冲进仓库的人们便三三两两地跑了出来，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东西，不是麻袋就是包裹，还有木箱和红色的网兜。

此时，另一些人正从商店正门往外跑。一个高个女子试图用货架上的一块木板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道，好挤出商店，我看到她的腋下夹着一大罐青橄榄。

很快，人们开始从别人手里抢东西。我旁边的两个妇女正在抢夺一大把装在塑料袋里的香蕉，她们龇牙咧嘴，互不相让。最后，塑料袋被撕破了，一把香蕉也被扯成了两半。从上面掉落的一根大香蕉正好滚到我面前。我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它的表皮亮亮的，摸上去很凉，似乎有人刚把它从冰上取下来一般。我没有多想，立即把它揣进了自己的T恤衫里。这时，我又看见不远处一个男子正试图把掉在地上的一大堆瑞士巧克力装进一个撕破的纸箱里。我不假思索地冲了上去，也想拿几块。

这时，有人笑道：“售货员在哪里？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现在他们终于得到报应了！哈哈哈！”我注意到，安妮大婶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店门前的地上，我想她一定是昏过去了。不过，她很快就苏醒了，挣扎着要站起来。一个长着红头发、又高又瘦的女人指着安妮大婶喊道：“她在那儿，那头不要脸的肥猪在那儿！”她的话音刚落，就有两个人冲到安妮大婶面前，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那个和她抢夺过箱子的铁厂工人突然出现在她身边，手里举着一个缠着消防水管的圆盘。圆盘上缠绕的水管已经变得很松散，工人用它拴了个套，套在安妮大婶的脖子

上。安妮大婶扯着脖子撕心裂肺地喊道："求求你了，放开我吧！我是无辜的，我什么也没做啊！放开我，你要把我怎么样？"

就在这时，从长街靠近桥头的方向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我能听出警车离这里越来越近了。有人大喊道："快跑啊！警察马上就要来啦，他们会把大家都抓走的！"人群顿时一片混乱，我被狠狠地推了一下，险些摔倒，幸亏有人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住了。虽然大家都朝收获大街跑去，没人再纠缠安妮大婶了，但我依然能听见她尖叫着："救命啊！放开我！别，别这样！"

很快，警笛声响成了一片，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甚至顾不上回头张望，拼命向家的方向跑去。我跑得飞快，隔着衣服抓住那根香蕉，把它紧紧地摁在肚子上。我知道它不是青的，味道会很不错。

电 影 院

四根螺丝钉里有三根没费多大力气就被我拧了出来，可是第四根无论我用菲利父亲的螺丝刀怎样用力，它就是纹丝不动。我深吸了一口气，再次用力转动螺丝刀，但螺丝钉还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这时，我听见菲利在我耳边小声说道："你磨蹭什么呢？随时可能来电，灯一亮我们就完蛋了！"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似的。

此时，我们正趴在电影大幕后面墙体下方的通风口里，它距离大幕还不到半米远。我们的屁股都露在外面，一旦灯亮，全校师生就会看见我们撅得高高的屁股。

我小声对菲利说："少啰唆，你要是真的没事做，还不如去舔我的屁股！"他小声咒骂了一句，没再说话。我再次用力转动螺丝刀，然后用一只手拼命摇晃通风口上的铁栅栏。

这时，我听见身后的观众席上乱成了一片，有的人在歇斯底里地叫喊，有的人在跺脚，有的人在吹口哨，校长则扯着嗓子大声吼叫。我觉得他大概就站在大幕前的舞台上，因为那吼

声离我们很近。

他喊道："大家都待在座位上不要动，准备一起唱爱国歌曲！我们将在歌声中等待电力恢复！如果有谁胆敢起哄，我回头一定跟他算账！你们要明白，过不了几分钟就会来电的，到时候电影就会继续播放。灯亮以后，任何没老老实实待在自己座位上的同学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你们别以为我做不出来。也该让你们尝尝违反纪律的后果是什么滋味儿了！"

我能想象出校长喊话时的样子，他肯定是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用他那装着八节电池的手电筒在观众席上照来照去。我努力不让自己设想被他发现后的情景——如果他无意中把手电照向屏幕下方的通风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我又拧了一下螺丝刀，可那根螺丝钉还是一动不动。我小声对菲利说："到这里来根本就是个愚蠢的决定，我们应该赶快回到座位上去。"

菲利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说："要回你自己回，我可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胆小鬼。我要留在这里，我一定要看看那些被禁的电影的胶片。你别胡思乱想了，赶快拧吧！灯随时可能亮起来的，你这个没用的笨蛋！"

我很想说："去死吧，你才是没用的笨蛋呢！"然而话到嘴边，我还是没说出来。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拧着螺丝。突然，螺丝钉的头儿断了。它断得很突然，螺丝刀差点儿从我手里掉出去。

菲利在我耳边说："太好了，我们赶紧把铁栅栏卸下来吧。"我小声说："我还不知道把它卸下来？你能不能说点儿我不知道的事啊！"我边说边使劲拽着铁栅栏，把它从铁框上卸

了下来。可是，通风口里的空间太小，我们怎么也没法把它给放倒。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将身体退出通风口，给铁栅栏让出空间，这才好不容易把它放倒在地上。

我们退出通风口时，音乐老师快步走到校长的身边。幸好他们站的位置很偏，离通风口比较远，要不一定会看到我们。

我们放好铁栅栏，小心翼翼地朝通风口爬去。这时，我听见音乐老师小声地问校长："如果您真的希望开始合唱，就请您用手电把我照亮吧，那样学生们就能看见我指挥了。"可校长没有理会他，嘴里一直在不停地咒骂着。通过他的咒骂，我知道刚才不知是哪个学生用一根粉笔打中了他的头。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爬进了通风口，穿过了先前铁栅栏所在的位置，爬进了通风道深处狭窄的空间，朝着秘密放映室爬去。

菲利在我的前面爬。一开始我还能听见他喘气的声音、脚尖碰到通道墙壁的声音，可很快我就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了，只能听到放映厅里传来的跺脚声和吼叫声。我知道他一定是爬到离我很远的地方去了。这时，通风道变得十分狭窄，两边的墙壁摩擦着我的肩膀，搞得我很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卡在这里，就像上次我爬到水泥管里去取普罗丹小弟的皮球时那样。我手脚并用地匍匐前进，后背逐渐感到了通风道给我带来的压迫感。我知道，这会儿即便我想转身往回爬也已经不可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爬。这时，我真后悔自己早上打了那个赌。

今天早上，校长走进我们的教室，宣布头三节课取消了，因为全校要到电影院去观看一部关于五年计划的纪录片——《一

个国家的诞生》。

这时，菲利对我说："咱们打个赌吧，就赌电影放映的时候会不会停电。"我没说话，他又接着说："我说肯定不会停电，因为在放这种影片的时候断电就是在蓄意搞破坏。"

我说："如果不断电才叫蓄意搞破坏呢！因为现在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工业生产比放爱国主义电影重要多了。肯定会断电！"

于是我们真的打了赌。我向他许诺，如果他赢了，我就把自己最好的弹弓给他，那是我用真正的橡胶精心制作的。他则答应我，如果我赢了，他就带我去电影院的秘密放映室。他说爷爷曾经跟他说起过那间秘密放映室，说里面储藏着许多从未在电影院上映的被禁的电影的胶片。通过他的描述，我仿佛已经进入了那个房间，里面果然什么电影都有，许多是我们听说过但是永远都不会看到的电影，像《蜘蛛侠》、《人猿泰山》和《佐罗》，还有数不清的关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电影。

菲利和我拉了勾，还让杰尼卡把手按在我们的手上，为我们作证。不过，我们并没有跟他说我们打的是什么赌。

赌打完了，菲利又跟我说："如果放电影时真的停电的话，我们可以拧开铁栅栏上的螺丝钉，直接爬进秘密放映室去。正巧我身上带着一把我爸爸的螺丝刀，本来是想拿它来打架的，没想到还能派上其他用场。"我问他："什么铁栅栏？"可菲利并没有告诉我，他只是说："如果真的停电，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你最好准备跟你的弹弓说再见吧。我有预感——到了中午，那个弹弓就会归我所有了。"

我们来到了“革命之火”电影院，这是城里最大的电影院，以前我看电影也总是来这里。不过，自从父亲被带走以后，我就没有钱看电影了。虽然我没钱，但还是可以不花钱溜进电影院的。要溜进去并不难，只要有点儿推搡挤踢和在人潮汹涌时保持站立不倒的本事就行了。以前我曾经偷偷溜进去好几次，看了不少电影，像《罗德岛的太阳神》、《蜘蛛人》、《谢里夫警长和外星男孩》、《大力神攻克亚特兰蒂斯》等等。不过，电影院最近放映的电影都不值得我溜进去看，因为它们大多都是些粗制滥造的战争电影和小制作的爱国主义电影，像《第七位同志》、《钢铁战士》或者《眼泪之城的漫漫寒冬》什么的。

上次学校组织看电影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因为经济不景气，能源产业的危机更加严重了，没有一家电影院的发电机能够保证正常运转，在许多地方，甚至连储备用的柴油都在很久之前被盗窃一空了。谁也没法提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电。一旦停电，观众就不得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电影院里坐上很长时间。大家最终等来的很少是恢复供电，而更多的是安全人员来把人们放出去。

学校大概害怕这种情况下会出问题，所以干脆不带我们去电影院了。这次组织我们来，估计也是无奈之举。

电影开始放映之前，校长站在舞台的正中央冲大家挥挥手，要求我们全体起立唱国歌。唱完以后，我们还不能坐下，必须站着聆听校长的鸿篇大论，听他说电影技术是如何伟大，是我们不断进步的时代里一项多么了不起的技术等等。然后，他要求我们遵守纪律，认真观看，并祝我们观影愉快。

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坐在靠后的位置，不是最后一排就是倒数第二排，这次也不例外。但坐好后菲利说："我们应该坐在前面，挨着走道，这样万一你赢了的话，我们就不必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了。"于是，电影刚开始放映时，我们挪到了第四排。转移过程中，我们弯着腰、缩着脑袋，以防被后面扔过来的粉笔或吐来的口水击中。

电影一开始就是麦田里的场景，片中详细介绍了耕耘机如何耕地、收割机如何收割。接着，片子又开始介绍翻山越岭的大型铁路的建设情况以及首都正在建设的地铁网络。一个戴眼镜的人站在地图前给观众指出了未来地铁站点的位置，然后屏幕上出现了地下正在建设的隧道和一辆巨大的旋转式挖掘机。挖掘机刚把土挖出来，工人们马上就开始灌注水泥。当摄影机镜头把挖掘机拉近时，放映厅里突然一片漆黑。所有人都开始大声喊叫并吹起了口哨。

菲利在我旁边说道："你小子真走运，算你赢了。我们赶紧走吧。"他让我跟他一起往前爬，并嘱咐我抓住他的脚踝，因为在黑暗中我会看不见他的位置。我说："等等吧，说不定只是电影胶片卡住了。"可菲利说："如果只是片子断了，那至少出口处的安全指示灯应该是亮的。"我知道他是对的，所以开始沿着走道的边缘跟着他往前爬。

我们爬到舞台中央，在散发着洗涤剂味道的地板上小心翼翼地前进。很快，菲利径直爬到了大幕后面的通风口那里，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意思是催我不要磨蹭，赶快跟着他爬进去。我一到他身边，他就在我耳边小声说道："我们现在要

做的就是卸下那个挡老鼠用的铁栅栏，然后爬进去。”

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了，我被卡在里面动弹不得。我想大声喊菲利回来帮我，可是浓重的黑暗仿佛把我的肺攥住了一般，让我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更不用说喊叫了。这时，我想起了那次卡在水泥管里被消防员救出以后的情景。那段时间，我一到夜里就吓得睡不着觉，生怕自己在被子里闷死。于是，母亲教给我一种战胜这种恐惧的方法——不要总想着喘不过气来，要想象自己站在山顶上，清爽的山风吹进了我的鼻子和嘴巴。当时这个办法挺有效，所以我试着在通风道里也这样想象。可是，此时这个办法也失效了。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如果我一直被卡在通风道里，没有人能够找到我，我就会死在这里。是的，我会被困死在这里。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不知不觉又往前挪动了一点儿。侧身的时候，虽然肩膀隔着校服，可还是被通风道的墙壁磨得生疼。我无暇顾及疼痛，只是拼命往前爬。虽然我爬得很慢，但毕竟还是在往前移动，这让我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突然，我听到前面某个地方传来了菲利的声音，他要我立刻过去，因为还有一个铁栅栏需要卸掉。他还让我加把劲，因为到了前面通风道就会变宽的。又爬了一小段后，我果然可以伸展开四肢爬行了。等我来到菲利身边时，几乎可以半蹲着走，而不用爬了。

菲利说：“通风道到头了，铁栅栏就在我们头顶上。你伸手摸一下。”我伸出手，摸到了铁栅栏。我沿着四周摸了一圈，感觉栅栏上没有螺丝钉固定。不过，它的分量很重，我们必须

两个人一起用力才能举得动。于是，我们抓住铁栅栏，用力往上举。一开始它并没有动，但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下，它终于还是被举了起来。我跟菲利说："千万别扔，那样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得小心地把它搁在一边。"菲利说："其实我们用不着把它全部移开，只要空间够我们爬出去就行了。"

我先爬了出去。外面很黑，只能看见一点微弱的红光。我朝着红光爬去，不小心踢到了铁栅栏。从回声判断，我们应该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这时，菲利也爬了出来。他凑到我耳边说："真没想到我俩能到达这里。以前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秘密放映室，以为它只是个传说罢了，就像传说中城市下面通往古代堡垒的地下隧道一样。"我对他说："闭嘴，如果真憋不住的话，那就小声点儿，别大喊大叫的。"菲利委屈地说："我没大喊大叫啊。"

我们来到红光发出的位置，发现那光是一个长方形的红色按钮发出来的，它处于一个巨大的控制板中央。控制板上布满了开关和按钮，我们借着红光看到了上面的一行黑字：备用应急发电机，紧急情况下方可使用。

我还没来得及抓住菲利的手，他就已经按下了那个按钮。红光立刻熄灭了，四周变得一片漆黑。我吓得喘不过气来，菲利一定也吓了一跳，因为他没有张口骂人，只是静静地站在我旁边。

过了一分钟，从远处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连地板都开始跟着震动。后来，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变成了尖厉的呼啸声。紧接着，"砰'的一声，灯全都亮了。

菲利和我一样，被这突如其来的光线刺得使劲眯着眼。等

眼睛适应了光线，我们同时松了口气。我对菲利说：“你真是个蠢货。”他没说话，只是耸了耸肩，然后开始环顾四周。我也赶紧四处张望，结果眼前的景象让菲利和我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放映厅。这里没有一排排普通的座位，而是摆着一些巨大的皮面沙发。其中两个并排放在大厅中央，另外几个呈半圆形摆在两边。沙发前方有一块巨大的红色帷幕遮住了整面墙壁；沙发后面则立着一个大柜子，上面摆着一台放映机，放映机上还有一盒胶片。

菲利一边朝放映机走过去一边对我说：“快过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打开柜子的门，发现里面摆满了扁圆形的铁盒。菲利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们这次算是挖到金山了！你得小心点儿，因为这些电影胶片都超级重要，得轻拿轻放才行。”

“那么紧张干吗？我根本就没打算碰这些胶片。”我有些不高兴。

“那就好！不过，你能帮我一下吗？我们可以先把放在最上面的那盒拿出来。”

“我帮不了你，因为我根本就不想把这些胶片拿出来，我对这些电影也没什么兴趣。我们现在应该赶紧沿着通风道爬回去。要是在这里被人逮住，我们就死定了。要知道，这种秘密处所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设施，偷偷潜入可是犯了叛国罪啊！”

菲利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怎么变得这么胆小如鼠了呢？我们好不容易来了，不看一下那些想象中的电影，不成了傻瓜了吗？你想想，当我们跟其他人讲《佐罗》中的情节时，该有多酷啊！放心吧，我们不会有任何麻烦的。”

“我不想给其他人讲什么《佐罗》。我觉得咱们就应该赶快爬回去。我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你真的胆怯到对这里有些什么电影都不感兴趣的地步了吗？即使我们不看电影，至少也应该看看片名吧？那样我们以后也好跟其他人炫耀啊！”

“你住嘴！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件事泄露给任何人，除非我们想被人举报。”

这时，菲利已经把那个胶片盒拉出了一半，他要我过去搭把手，说它马上就要砸到他的脚了。虽然我嘴里说着它不可能有那么重，但还是上前用手托住了胶片盒，和菲利一起把它搬到了一个沙发上。

菲利把胶片盒翻过来，寻找电影的名称和序列号，可是什么都没找到。于是，我们又取出了它下面的那个铁盒。可是，这个胶片盒上也没有写字。我们又连取了三盒，都没有找到任何信息。其中有一盒的侧面留着标签被撕掉后的痕迹，上面还隐约有“84”的字样。

菲利说：“这不可能，不会有哪部电影有八十四盒胶片那么长。”

我又跟他重申了一遍：“我才不在乎它有多长呢！我们必须得走了。一旦电影院来电的话，我们就得在劳教所里待上一辈子了。”

菲利依依不舍地说：“好吧，我们马上就走。不过走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放映机上的片子是什么电影。”说完，他开始转动放映机上的手柄，胶片缓缓地从上面的转轴转向下面的转轴。

就在菲利忙着转动胶片的时候，我凑了过去。我看见胶片

上的画面慢慢活动起来，图像看上去就像电影一样，只是片名、导演名和其他的字幕都看不清楚。画面继续活动着，我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房门慢慢打开，进来一个女子，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然后坐到床上，接着又站起来，走到一个沙发跟前，坐了下来。很快，她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窗户，然后从一张小桌上拿起一份报纸，用它扇了扇风，似乎很热的样子。

菲利问我："电影里在演什么？"

"没什么，就是有个女的在一间大屋子里走来走去，非常无聊。"

"她是一个人吗？"

"是啊。"

菲利也把头凑到胶片跟前看了起来，而另一只手依然在转动手柄。

这时，电影里的女子脱掉了上衣，然后是裙子。她只穿着衬衣、衬裙和高跟鞋站在那里。看得出她依然很热，因为她继续用报纸扇着风。很快，她又脱掉了衬衣，但还是没有凉快下来。

菲利兴奋地说："你怎么会觉得无聊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那种电影，里面肯定会有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我以前听说过，但是从来没看到过。如果我们继续转动胶片，应该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女的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甚至包括内裤和胸罩。"

我们凑得更近了，菲利继续转动手柄。

接着，那个女的果然脱掉了她的衬裙，此时她身上就只剩下了内裤、胸罩和裤袜。不过，那双裤袜并不是真正的裤袜，因为它只到大腿的中间部位，再往上就是系在腰间皮带上的吊

带了，看上去很像印第安人穿的某种护腿。

菲利加快了手柄转动的速度，女人的动作也随之加快。我看她一直没有把丝袜脱下来的意思，只是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忽然，她手中的报纸掉到了地上，她弯腰把它捡起来，接着点燃了一根烟，抽了好久。这时镜头拉近，我看清了她的脸，发现她的嘴唇涂得很红。

就在这时，房间里的灯突然闪了一下。我提醒菲利说："我们最好小心点儿，因为发电机的电压不稳。"我朝控制板看了一眼，果然发现那长方形的红色按钮正闪着红光。我赶紧跟菲利说："我们必须立刻停下，赶快爬回通风道去，不然麻烦很快就要来了。"菲利嘴上说着好吧，可根本就没注意我在说什么，他拼命转动手柄，想快些看到自己想看的画面。

很快，按钮上的红光开始以更快的频率闪烁起来。我又跟他说了一遍："我们该走了。"可菲利却对我说："快来看，那个女的现在开始解胸罩了。我敢肯定，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

虽然事实上我对那个画面很感兴趣，但当我把目光转向闪烁不停的按钮，脑子里出现我们被抓的场景时，我就对那些东西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了。我可不想一生都在劳教所里度过，于是我用几近乞求的语气让菲利快走。

菲利的手依然没有离开手柄，他兴奋地说："我才不管呢，我现在只想知道那女人的内裤下面有什么。"他说着，把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一把小刀来。

"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非常紧张。

“那个女的马上就要把所有衣服都脱光了，我要把这段胶片割下来带走。”菲利的语气里带着几分疯狂。

“别碰它，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它会成为我们来过这里的证据的！”我有些急了。

菲利没有理我，举起小刀划向胶片。

“你他妈的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是不是活腻了？你真的想老死在劳教所里吗？”我扑上去抓住了他的胳膊。

“别管我！”菲利用力把我推向一边，可我仍然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不放，然后狠狠地把他往后一推。

“我不管你怎么打算，反正我是要回通风道里去了。我可不想被人抓住。”我有些愤怒地对菲利说。

他推了我一把，这次用力很大，我一下子倒在一个沙发上。沙发的扶手上嵌着一个开关，我感觉开关被我的手掌压得响了一下。紧接着，一阵马达声响起，墙上的红色帷幕徐徐拉开。

菲利冲我喊道：“天哪！你这个笨蛋都干了些什么？”

“你才是笨蛋呢，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我说着，站了起来。谁知，这时我不小心又碰到了另一个开关。房间里的灯全都熄灭了，但放映机的灯却亮了，胶片开始自己转动起来。

因为对焦不准，银幕上的图像有些模糊。不过我们还是看到那个女人身体前倾，摘下了胸罩。我们是一边跑一边看到的，此时我已经跑到了通风口旁，菲利紧跟在我后面。

很快，那个女人把胸罩丢到一旁，露出了一对乳房。镜头忽然拉近，两只乳房顿时充满了整个画面。接着，女人坐到沙发上，高高抬起双腿，开始脱内裤，裤袜这时还穿在她身上。

菲利和我怔怔地站在通风口旁，我知道自己应该爬进去，但我没有，菲利也没有往里爬。我们站在那里，看着女人非常缓慢地把内裤脱下来。接着，镜头对准了女人的手，聚焦在那条黑色内裤上。随后，镜头沿着她的身体向上移动，对准了她两腿之间的部分。靠在沙发上的女人忽然把两腿完全分开——就在这时，发电机突然关闭了，我们再次陷入了黑暗之中。

菲利和我几乎同时动了起来，我们钻进通风口，手脚并用地爬进通风道，争先恐后地往前爬去，似乎在进行一场比赛。

菲利抓住我的脚踝，使劲把我往后拽，并要我让他先走。可是我抽出脚，朝着他踢了一下。他放开了我，我很快就到达了通道变窄的那部分。

我在地上匍匐，菲利在我后面气喘吁吁地跟着。通道变得越来越窄了，不过这次我不仅没有害怕，而且还颇有经验地侧着身子尽可能快地往前爬。通道的墙壁把我的手掌磨得生疼，但我毫不在意。

就在这时，我听见电影院大厅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原来是全校师生在合唱，他们唱着："英勇的煤矿工人用凿子越凿越深……"我知道，如果自己的动作足够快的话，完全能赶在这首歌唱完之前回到座位上。那样我们就能跟其他人一起把歌唱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溜走过一样。

身 份 证

大课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要有麻烦了，因为在上课铃响之前，我几乎把卢浦一伙人的钱全都赢了过来。

一开始我并不想跟他们玩儿猜硬币的游戏，因为我听说他们会暗地里搞鬼，他们想要哪一面，结果就会是哪一面。不过，每次猜硬币的时候，从大使那里偷来的那个白色象牙国王都会给我带来好运，今天我正好带着它，所以我想再试试运气。

果然，卢浦他们没在我身上占到任何便宜。到后来我都赢怕了，开始故意说出跟我的猜测相反的结果，也就是我猜是正面的时候故意说是反面，猜是反面的时候故意说是正面。可即使这样，我还是每次都赢。最后我让小佐利替我掷硬币，但结果依然没有改变，我继续赢了一局又一局。

最后，卢浦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往硬币上吐了些口水，然后把硬币高高地抛向空中。他抛得非常高，以至于硬币落地之前他都有时间坐着转三圈，嘴里念叨着穷人保护神图多尔·符拉迪米列斯库的名字，求他保佑。可这样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

我赢了。上课铃快要响的时候，看着他们虎视眈眈瞪着我的样子，我甚至都不打算把赢到的钱装进口袋了。不过，我也不敢把它们还回去，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我刚才弄虚作假了。事实上，弄虚作假的并不是我，而是他们。

赢来的一大堆硬币装在校服口袋里沉甸甸的。它们实在太多了，多得我都不敢去数了。我走上楼梯，回到教室的时候，知道自己肯定不会轻易拥有这笔钱的——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肯定会来找我算账。

放学后，我特意走了一条绕远的路回家。我先走到引泉管那边，然后沿着住宅区后面小山上的路往家走。走到老足球场旁边时，我离开了小路，因为我不想靠近足球场上那条埋了管道但还没有填埋的深沟。我知道，那个叫“斧头”的工人这时肯定会在那里。他在深沟里搭了一座简易小屋，住在里面看守管道，等别的工人回来后继续施工。

自从那次我被欺骗，误认为“斧头”是我父亲后，“斧头”曾托人给我捎过几次话，希望我能去足球场再看看他，别忘了他。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因为即使我一辈子见不到他，也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张布满麻子的脸。有时候，恍惚之中我甚至真的以为他就是我的父亲。虽然我很想念父亲，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斧头”了。

我独自走在山脚下的灌木丛中，心里庆幸自己没有碰到任何麻烦，而且马上就要到家了。虽然这条路比我平时回家的路远了一倍，但因为我走得快，所以没用多少时间就来到了我家

附近的小路上。我正为自己终于安全到家而高兴时，突然有人在我背后吹起了口哨，而且声音很大。

我回过头，看到小佐利骑在一棵大树的枝杈上。这时，一帮人从灌木丛后面冲了出来，正是卢浦和他的同伙。他们一声不吭地把我包围起来，小佐利也从树上跳了下来。

卢浦上前一步，说道："我们要让你看看出老千的后果是什么。"我说："我可没有出老千，你们最好让我走。"卢浦和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马瑞乌斯接着说："我们要把你的脑袋砸成碎片，没人会手软的！"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块砖头。而且，手里有塑料袋的不只他一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有。卢浦把手中的塑料袋在脑袋上方抡着，塑料袋里的砖头呼呼生风。

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脑袋肯定是禁不住那些砖头的攻击的。

马瑞乌斯说："你以为故意绕了条远路我们就抓不到你了？你一定觉得自己很聪明吧？我们马上就会让你明白，你一旦走上这条路，就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因为要是我们在大街上逮到你，顶多只能把你暴揍一顿，然后把我们的钱拿回来，但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们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就准备好受死吧！"

正当他说得唾沫四溅时，我悄悄把手伸进校服口袋，摸出一大把硬币，朝他们脸上掷去。可是，我的动作有失精准，硬币被抛得到处都是，就是没有一枚砸到他们脸上。我希望他们会弯下腰去捡硬币，这样我也许能从他们的包围圈里杀出去，

想办法逃回家。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弯腰去捡硬币，反而龇牙咧嘴地朝我扑了过来。卢浦的砖头离我的头非常近的时候，我急忙躲开了，那砖头呼呼地从我脑袋边飞了过去。我知道自己肯定要完蛋了，因为他们这次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真的想把我砸成肉酱。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救命啊！救命啊！"

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同时把手再次伸进口袋，又抓了一大把硬币。不过，这次我没有贸然乱扔，而是把它们握在手中。因为我知道，握满硬币的拳头打出去杀伤力会更大。

我一拳打在马瑞乌斯的肚子上，可紧接着就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我向前面扑倒时，又有两个人挥舞着砖头向我砸来。幸运的是，只有一块砖头打到了我，而且只是碰到了肋骨。我摔倒之后立即翻身坐了起来，因为我知道他们接下来肯定会用皮靴踢我的肚子。我按照佐特以前教我的办法，屈起双腿，用双臂护住脑袋，把身体蜷成了一团。

就在我准备承受狂风暴雨般的击打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吼一声。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个棕色的酒瓶砸到了卢浦的脑袋上，就落在它右耳上方的位置。卢浦被砸得一个趔趄，手里的塑料袋也掉在了地上。要不是马瑞乌斯及时抓住他的胳膊，他肯定会一头栽倒。卢浦的太阳穴擦破了皮，流出很多血来。不过那个啤酒瓶并没有破，它摔在地面上时，我看见里面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瓶啤酒，白色的泡沫从瓶口溢出，流到了小路上。

这时，那个声音又吼道："你们要干什么？快放了他！否则我就把你们每个人的脑袋都打开花！"这个声音我以前只听过

一次，但我立刻就想起来了——是“斧头”。

我抬起头，看见“斧头”正沿着小路朝我们这边跑来，他一只手拿着根撬棍，另一只手则握着一把长柄大锤。他边跑边用那两样家伙重重地敲击着地面，它们发出的巨大声响在山间回荡。他边跑边喊：“赢了！赢了！我赢了！”他头上戴着的矿工头盔反射着阳光，从我所在的地方看起来闪闪发光，仿佛一个大光环。

他跑到我们面前，卢浦和其他人立刻往后退了一步，看得出他们都被吓到了。我很不想去看“斧头”的脸，但我并没有把头转向别处。他的脸的确很丑，可在我眼里并不像在其他人眼里那么可怕。

“斧头”站在我前面，朝着他们大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九个打一个，还都拿着砖头，你们知道什么叫羞耻吗？都给我乖乖地回家去！否则我就让你们知道脑袋被敲碎是什么滋味。要是把我惹恼了，你们就会知道上帝发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吼叫的时候，脸上的麻子随着肌肉颤动起来，与其说是吓人，不如说是诡异。

“斧头”将撬棍掷向地面，它像一根长矛般插进地里。他说：“有种就过来拿，不过你们最好先搞清楚，我可不是吃素的！”

他的话音还没落，卢浦和他的同伙就已经开始逃跑了。马瑞乌斯、佐利卡、普斯特尤……每个人都像腿上长了轮子般飞奔而去。

等他们跑远了，“斧头”把长柄大锤往撬棍旁边一扔，低头看着我说：“我实在搞不懂这个世界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

我小时候孩子们都懂得打架时要公平，要一对一赤手空拳地搏斗，这样不论输赢，人人都有尊严。可现如今，不仅像刚才那样的‘老鼠’成群结队地到处乱窜，就连砖头这种下三滥的武器也泛滥成灾了。太糟了，实在是太糟了。”接着，他又问我感觉怎么样，身上挨了几下，还能不能站起来。

我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说道：“只是被他们踢中了膝盖，被半块砖头打到了肋骨。这不算什么，比这更重的伤我都养好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校服。你看，这只袖子都快被扯掉了，要是被我妈妈看到，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我跟妈妈保证过，以后再也不打架了。”

“斧头”摇摇头说：“如今这世道，你就根本不该做出那种保证。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看看吧。”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工作服完全被羽毛覆盖着，一根挨着一根，厚厚地铺了几层。羽毛主要是麻雀、鸽子和乌鸦身上灰色和黑色的毛，其中也点缀着一些松鸡的彩色羽毛。这些羽毛让他的外套看上去就像是一副奇特的盔甲。我被这身衣服给惊呆了，僵在了那里。

“斧头”一言不发地把校服从我身上拽下来，衣兜里剩下的那些零钱叮当作响。他拿起袖子查看了一下撕破的地方，接着又把手伸进袖子里面，摸了摸内衬，然后说道：“情况不算太严重，只需要五分钟就能补好。当然，这需要有一双灵巧的手、一根针和一些线。”

他把校服扔给我，然后冲地上的啤酒瓶指了指，要我把瓶子递给他。他说瓶子里还剩了几口酒，如果不喝掉就太可惜了。

为了不让卢浦的血弄脏我的手，我小心翼翼地捏着瓶颈把

酒瓶递给“斧头”。他接过瓶子，把里面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把瓶子扔到一边，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说道：“我们走吧。”

我说：“非常感谢你出手救了我，不过我得回家复习功课了，明天还有一个地理测验呢。”

“斧头”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看着我的眼睛问道：“你是不是害怕我?”

“不是。”我边说边看着他的眼睛，它们非常蓝，而且像湖水一般清澈。

见“斧头”不说话，我又强调了一遍：“不，我不怕你。”

这时，“斧头”松开我的肩膀，快乐地说道：“很高兴能听到你这样讲。很多人都怕我，就因为我这张脸。其实他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怕我，我是个好人，而且我还非常非常诚实。跟我回小屋去吧，我一直想给你看样东西。另外，我觉得你最好把自己收拾一下再回家，免得被你妈妈骂。”说完，他捡起地上的撬棍和长柄大锤，并抬脚踢飞了卢浦的那个塑料袋——里面仍然装着砖头。塑料袋被踢出六七米远，落在草丛间的泥地上。“斧头”用撬棍指着老足球场的方向说：“咱们走吧。”

“斧头”的小屋搭在深沟的北端，搭建用的材料有纸板、铁皮和木板等。纸板和木板组成了小屋的围墙，顶上则盖着铁皮、塑料袋和防水布。他一定还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个炉子，因为我远远就看见一根烟囱从顶棚上伸了出来，而且里面还冒出了袅袅的白烟。

一路上“斧头”都没有和我说话，只是旁若无人地吹着口哨，还不时地踢一下路边的草丛。我觉得这种气氛实在有些尴

尬，于是问他："你想给我看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回答等一会儿我就知道了，然后又继续吹起了他的口哨。

这时，我突然想起其他小孩讲的关于"斧头"的故事，他们说他既吃猫又吃狗，还用针往自己身体里注射白兰地。到了晚上，他还会爬到住宅小区楼房的阳台上，偷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尽管这些话我一直都不相信，但还是觉得自己不该跟他去小屋，而应该立刻回家去。不过，最终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因为还从没有人到"斧头"家里做过客呢！一想到自己会成为进入他小屋的第一个客人，我就加快了脚步，生怕被他落下。

我们刚走到深沟边上，"斧头"就二话不说跳了下去。我探头看了看，没有动，因为那沟足足有三米深。"斧头"一定看出了我的胆怯，他抬头冲我喊道："你可以顺着台阶爬下来。你太小了，跳下来会摔断骨头的。"我朝沟的一侧看了看，发现沟壁上用几个旧汽车轮胎搭了台阶，我可以沿着它们到沟里去。

我刚一下到沟底，"斧头"便把撬棍和长柄铁锤往一堆生了锈的工具里一扔，然后从地上拿起一个铁罐，走到一个大桶前面，舀了一罐水。我听见他说："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该喝水了，它们一定渴坏了。"接着，他走到小屋门口，拉开了那扇小小的门。门一开，我立刻听到了一阵以前从没听过的嘈杂的鸟鸣声。

我跟在他身后走进小屋，迎面扑来的热气、鸟粪味儿和刺耳的鸟叫声让我感觉脑袋都快要炸开了。"斧头"让我赶快关上门，以防热气跑出去让鸟儿们着凉。

我关上门，打量屋里的一切。只见墙上满是鸟笼子和装了栅栏门的小洞。有的笼子是用柳条编的，有的是用金属网做的，

还有的仅仅是绷了篾子或者罩着纱布的木头框。每个笼子和小洞里都有东西在动，我走近一看，发现里面全是小鸟。它们之中有很多是我不认识的鸟，不过也有我认识的画眉、金丝雀还有云雀。每只鸟都兴奋地跳来跳去，有些一看到我出现，就扇动翅膀往笼子上撞。

虽然我没有去数这些鸟的数量，但粗略估计怎么也得有上百只。“斧头”向我解释道：“这些小鸟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不是我照顾它们，它们早就完蛋了。可惜它们不懂得感恩，无论我给它们多少关爱，它们还是整天想着要飞走。所以，我不得不把它们关起来，这样它们才不会飞走，不会在寒冷的深秋被活活冻死。你看看，我这么关心它们，但它们还是吵吵嚷嚷的，就是不肯唱出好听的歌来。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能让它们全都安静下来，你看着。”他边说边摘下头上的矿工头盔，并把它放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上——桌子的第四条腿用一摞砖头代替了。这时，我注意到他有一头浅金色的头发。

“斧头”走到小屋中央，把胳膊举过头顶，并把脑袋使劲往后仰，然后闭上眼睛，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他一连叫了六次，屋子里果然安静下来。鸟儿们全都停止了聒噪，甚至连动都不再动一下，只是呆呆地站在笼子里和栅栏后面。

这时，“斧头”睁开眼睛，对我微笑着说：“它们吓坏了，因为我学的是金雕的叫声。所有鸟都怕金雕，甚至那些从来没听过金雕叫声的鸟也怕。这种恐惧是天生的，发自内心的。如果现在给它们喝点儿水，它们很快就会为我们唱出动听的歌来了。”说完，他拿起铁罐，往一个瓶颈已经开裂、套着草编套子

的瓶子里倒了些水。他把瓶子递给我，嘱咐我只能给每只鸟一小口水，因为如果它们喝多了，胃就会不舒服，就没有心情唱歌了。

“斧头”走到墙边上，动作敏捷地为鸟儿们倒起水来。我也走到一面墙跟前，观察了一下栅栏和笼子。我看到每只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水槽，是用罐头盒制成的。我拿着瓶子开始往水槽里倒水，但因为水槽太小，不太容易倒，我经常会把水倒到外面去。小鸟们一定都很怕我，因为它们一看到我就都缩到角落里，歪着脑袋观察我的一举一动。

“斧头”的动作比我利索多了，我甚至都能听见他接连不断往水槽里倒水的声音。正当我听得入神时，“斧头”突然问我：“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叫过我一次‘爸爸’？”

一听到这个，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瓶里的水也溅出不少。不过，我还是很快稳定了情绪，平静地说道：“嗯，我记得。”

“我对那件事感到很抱歉，那是个令人讨厌的恶作剧。我们不可以拿人的生死来开玩笑。”他的语气很真诚。

见我没说话，他又问：“你有多久没见过你爸爸了？”

“快一年半了。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收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很担心。妈妈说他已经死了，可我知道，他还活着，我能从骨髓深处感觉得到。我知道，他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感应到的。”这次，我没有沉默。

“斧头”走到我身边，给我面前的那些水槽加满水。他说：“但愿你是对的。不过，你要知道，感觉并不能代表真相。相反，很多时候，感觉只是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

我听了他的话后再次沉默不语，只是攥着那个瓶子站在那里，怔怔地望着小洞里的一只黄鹂。我看到它正用小爪子抓住一根插在墙里的树枝，它的爪子是绿色的，非常细。

“斧头”从我手里拿过瓶子，说：“现在它们都有水喝了，我们去那边坐下吧。如果我们离它们太近了，它们就不敢喝水了。如果它们不喝水，就不能为我们唱歌了。我真的很想让你听听由它们演出的音乐会。”说完，他朝那张三条腿的桌子走了过去，并从桌子底下抽出一把小凳子给我。等我坐好后，他也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斧头”在桌子的抽屉里翻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卷棉线。接着，他又从外套的领子里抽出一根长长的缝衣针，要我把校服给他。他说：“我们边等边做些有用的事吧。”

他用牙齿咬断一截棉线，把它穿进针眼，开始灵巧地用细腻的针脚为我缝起衣服来。他脸上的麻点此时显得更大更深了，浅黄色的眉毛微微地抽搐着。从他脸上紧绷的皮肤可以看出，他此刻正全神贯注地缝补着。周围变得十分安静，我甚至能听见棉线在衣服间穿梭的声音。

我问“斧头”：“你什么时候学了这么好的一手针线活儿？”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曾经接受过培训，本来要成为一名动物标本制作员的。唉，最好还是把那段往事给忘了吧。”“斧头”叹着气说道，“那时的生活和现在比起来，是截然不同的。”

他抬头望着我，咬了一下嘴唇说道：“给我讲讲你爸爸的事吧。”

我感到胃里一阵绞痛，我知道自己应该说：“不，我什么

都不会说的，这不关你的事。”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我上幼儿园时的一段往事突然击中了我，我不由自主地开始了讲述。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很少去接我，因为他的工作实在太忙了，我只有晚上才能见到他。不过，有个冬天的下午，不知什么原因，他居然去接我了。而且，他还要帮我系鞋带，他不知道几年前我就会自己系鞋带了。我觉得他可能连我还有六个月就要上小学了也不知道。所以，我很生气，回家的路上我甚至都不愿意牵他的手。就在那时，突然起了浓雾，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雾，半米外的东西都很难看清。那雾就像棉花一样厚实，像雪一样洁白。用爸爸的话说，它们简直像酸奶油一样。汽车纷纷打开了黄色的雾灯，可灯光一射进雾里就消失不见了，仿佛被海绵吸走了一般。当时我低下头，甚至都很难看见自己的双腿。这时，爸爸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生怕我们走散。接着，他开始给我讲故事，讲挪威著名的极地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的故事。爸爸说，有一次，阿蒙森踏着滑雪板穿越格陵兰，结果在浓雾中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他要去的朋友的小屋了。他以为指南针坏了，于是掉头往回走，并以惊人的毅力回到了自己出发的地方。几个月以后，他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就在他迷路的同一天，朋友在自己的小屋旁发现了他的滑雪板留下的痕迹。爸爸说这个故事说明浓雾是多么具有欺骗性，又是多么危险。那段时间，爸爸由于经常熬夜和抽烟，声音变得十分沙哑，但浓雾却使他的声音柔和了许多，我甚至都听不出那是他的声音了。我紧紧抓着他的手，跟着他一起往前走，心里觉得我们一定和阿蒙森一样迷路了，我们肯定早就错

过了我们居住的小区，现在已经走到城市的另一头儿了。我还觉得爸爸之所以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是不想在我面前丢面子。我感觉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爸爸一直在给我讲阿蒙森的故事，讲他如何出发去寻找西北航道。我从声音里明显可以听出他心里的紧张。这时，我更加确信我们迷路了。突然，我被脚下的什么绊了一下，我低头一看，竟然看见了通往我家小区的那道台阶。我顿时如释重负，欢快地喊道：'哦，我们到家喽，我们真的到家喽！'爸爸没有理会我轻松愉悦的心情，还是继续给我讲阿蒙森的故事，讲阿蒙森的探险船'格约亚'号，讲他如何在白令海峡遇到了一艘旧金山的捕鲸船，讲他发现西北航道以后是怎样狂喜。他说阿蒙森实现了多少年来人们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实现的目标，说那么多极地探险家为了这个目标付出了生命，而只有阿蒙森获得了成功。他还说虽然从商业的角度考虑，西北航道辜负了人们之前对它的期望，但这一发现对人类而言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直到上了单元门台阶我才意识到，爸爸其实很清楚我之前以为我们俩迷路了，但他不想让我为自己的错误想法感到羞愧，所以假装没有看出来。我感到羞愧难当，更为自己曾经怀疑爸爸而后悔不已。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差点儿就哭出来了。我一直把这件事藏在记忆深处，希望慢慢把它忘记。我的做法很有效，甚至后来在班上进行口头测验，大声回答关于阿蒙森的问题时，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想起来。我不愿意回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对爸爸产生过怀疑。"

我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段话，所以停下来后不得不深深

地吸了几口气。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望着“斧头”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这件事。我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讲给你听。”

“斧头”说：“别自责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接着，他把校服还给我，要我看看还能不能找出被撕坏的痕迹。

他把棉线放回抽屉，然后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前面，小声说道：“安静！听，快听！”说完，他便竖起耳朵专注地倾听起来，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于是，我也屏住了呼吸，屋里此时变得非常安静。

突然，一只山雀开始“啾啾”地叫起来，对面墙上的另一只立刻发出了应和。接着，第三只鸟也开了腔，我还没来得及分辨那是什么鸟的叫声，第四只鸟的叫声又响了起来。接着是第五只、第六只……很快，所有鸟都叫了起来，那声音整齐而和谐，和我们刚进来时的杂乱无章完全不同，仿佛遵循着某种特殊的规律。我耳中响起的是一部宏大的乐章，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只是那声音比任何乐队的演奏都要洪亮得多。

“斧头”和我坐在那里，好像坐在音乐厅的中央。他闭着眼睛，颇为享受地聆听着，一直面带微笑，身体还在椅子上随着旋律前后摇摆。在这奇特的群鸟合唱的包围中，我的身体也忍不住跟着摇晃起来。慢慢地，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团温热厚重的浓雾包围了。

整个合唱持续了十几分钟后，鸟儿们似乎唱累了。它们的声音开始变得参差不齐，和声变得越来越杂乱无章，我甚至已经听到了个别鸟儿不和谐的鸣叫声。

“斧头”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用外套的袖子擦了擦眼睛，看了我一眼。他指着小鸟们小声对我说：“它们没办法忍受彼此离得这样近，所以要用唱歌来宣泄情绪。我们听到的那些动听的美妙乐声，其实是它们在呐喊、咒骂和相互威胁的声音。这些会唱歌的小鸟其实是很憎恨同类的，它们相互憎恨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肯定想象不出，我为了举办这样一场音乐会要花费多大的精力。你更想象不到我要做多少实验来考察一种鸟对另一种鸟的反应，研究每只鸟应该在的位置。这是我努力多年的结果，你绝对想象不到的。然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这样的声音你只有在天堂里才能听见，甚至在天堂里都听不见。”

我说：“是啊，我从小到大都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接着，我穿上校服说：“谢谢你帮我缝好衣服，也谢谢你帮我解了围。真的非常感谢！不过，我现在确实该回去了，我妈妈现在一定很担心。”

“斧头”看了我一眼，说：“好吧，如果你想回家那就回去吧。不过，我今天之所以邀请你来，其实真的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它比这些鸟重要得多。我自己都有很长时间没看过它了。”他一边说，一边解开外套的扣子，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信封来。他把信封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立刻伸手去拿。可是“斧头”却按住了信封，要我先等一下，因为他想问我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我的脸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听其他工人说，你在多瑙河运河的时候得了天花，虽然

侥幸没有丢掉性命，可脸上却永久地留下了这些疤痕。”

“不是这样的。不过，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最好还是不要让你知道吧。我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实在太可怕了，还是不跟你说的好。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当他们取下裹在我脸上的层层纱布，让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我差点儿吓晕过去。从那时起，我就再也记不得自己以前的样子了。这信封里装的是我过去的身份证，是我出院的时候他们还给我的。身份证里有我出事前的照片，是我唯一一张那时候的照片。我并不是个胆小鬼，可自从出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它了。我只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我已经把它给弄丢了。”

说完这番话，“斧头”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信封，又抬头看看我，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你只需要把身份证从信封里取出来，看看那张旧照片，然后把它放回信封，并把这个信封带走，替我保管就行了。这对你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如果你同意帮我，那么从今以后，当你想起我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回忆起我以前的模样，然后努力想象很多年后，那张脸变老了，长满了皱纹时的样子。我知道这并不容易想象，可我还是希望你能尝试一下，这样会让我的日子好过很多。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也不必勉强。”

望着“斧头”那张布满疤痕的脸，我认真地说道：“没问题，我愿意。”

我拿起这个泛黄的信封，发现它由于在口袋里磨得太久，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了。我从信封里取出外面裹着军队证件塑

封外壳的身份证，看到上面油乎乎的，印刷的字体模糊不清。我郑重地把它打开，一张照片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张拍摄质量很差的黑白照片，就贴在证件的首页。上面的“斧头”顶多有十七八岁，头发整齐地分到两边，面带微笑。他穿了件白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没有扣，喉结显得很突出。照片下面用斯拉夫语印着他的名字，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我仔细地端详着他的嘴巴、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他光滑的皮肤，还有他面部的整体轮廓。虽然他在笑，嘴角微微上扬，但表情里依然透出几分不容动摇的坚毅和刚强。

看着照片上那年轻的面孔，我努力按照他的要求去想象他老了以后的样子，可一点儿也想不出来。到后来，我竟然在恍惚间看到了父亲的面容。这时，我感觉自己的眼中涌出了泪水。于是，我赶紧合上身份证，把它装回信封，并把信封塞进了校服内侧的口袋，贴着那白色国王。

我看着“斧头”的眼睛说：“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此时，两滴泪水还是不争气地从脸颊上滚了下来。我用手背抹了抹脸，然后告诉“斧头”我该回家了。

“斧头”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说：“谢谢你，你真的是一个勇敢的男孩。毫无疑问，你的父亲肯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我点点头，说：“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可是，我妈妈也许是对的，也许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斧头”把手从我肩上拿下来，说道：“如果你真想看看你爸爸，我也许可以帮你。曾经有位老人教过我怎样通过镜子看

到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你想试一下吗？我不喜欢做这类事情，不过如果是你要求的话，我愿意做。”

我知道，我应该说自己不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我想试试。”“斧头”点了点头，并要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我做了保证。

“斧头”转过身，走到墙边，打开一个鸟笼，从里面抓出一只小鸟——是一只普通的云雀。他叫我转过身去不要看，等我再转过头来时，他已经拧断了云雀的脖子。接着，他拿出一把折叠小刀，割下了云雀的两只翅膀，把它的身体丢在了地上。然后，他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捧到我面前，让我往上面吐些口水。我吐了几口。“斧头”用我的口水把土和成了泥，然后伸出手在我的头顶上拽下一小撮头发，并把它们按进了泥团里。接着，他从棉线里拔出那根缝衣针，放在我手里说：“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你的一点儿血。你得用针扎破手指，往头发上滴三滴血。”

针很尖，一开始往里扎的时候，我都感觉不到它正在穿过我的皮肤。直到把它拔出来，看见大滴大滴的血往下流时，我才开始感觉到疼痛。

“斧头”把泥团放到我的手指下方，让三滴血滴到了头发上。然后他嘱咐我吮一下伤口，免得发炎。接着，他开始揉泥团，一边揉，一边念念有词地唱着什么，我很难听懂。渐渐地，泥团在他手中变成了一个小人儿的形状，只是四肢和头的造型比较粗糙。捏完以后，他从云雀翅膀上拔下两根羽毛，插在泥人的背上。这时，泥人变成了一个有些丑陋的天使。

他走到墙边，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手电和一面刮胡子时用的小镜子，然后把一个空啤酒瓶放到桌上。镜子靠在啤酒瓶上，泥人被摆到了镜子前面。

“斧头”要我紧紧盯着镜子里的泥人，我照办了。他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除了那个小泥人，什么也没看见。“斧头”说没关系，让我继续看着它。然后，他举起手电，并对我说：“我马上就要打开手电了，到时候镜子里反射出的光线会直接照进你的眼睛里，你会感到有些难受。但即使难受，你也不能向别处看或者闭上眼睛，甚至连眼都不能眨一下。你必须一直盯着那束光，心里想着你爸爸。”说完以后，“斧头”按下了手电上的按钮。

一开始，我眼中只有手电的强光和那些一动不动的东西，可过了片刻，镜子前的泥人突然开始动起来。它不停地拍打着翅膀，径直飞进了镜子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看到镜面如水波一般起伏荡漾，镜子里全是波涛汹涌的泥浆。一阵战栗后，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鸟飞进了镜子里。我从泥浆上空飞过，飞到了一堵墙前面，并开始沿着墙往上爬。墙上泥土的颗粒和板岩的断层清晰可见。过了一会儿，我爬到了墙头上，看见了高墙里的情景——在满是各种斜坡和土路的工地上，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劳动。他们有的在挖泥，有的在刨土，有的在推小车，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全都渺小得如同蚂蚁一般。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父亲。他看上去骨瘦如柴，肩上扛了一袋水泥，正吃力地沿着一个斜坡往上爬。我看得出，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在他的前方和身后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和父亲一样，穿着带条纹的囚服。

此刻，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儿。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号啕大哭了。可就在这时，我眼前的画面渐渐模糊，像水波一样荡漾的镜面又出现了。最后我能看见的又只有手电的强光和那些一动不动的东西了。

“斧头”关了手电，我发现那个带翅膀的泥人此时真的已经不在桌子上了。他问我有没有看见爸爸，我说看到了。他又问我：“如果能把你父亲从那里带回来，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愿意付出一切。”

我的话音还没落，桌上的啤酒瓶就倒了，镜子失去了支撑，立刻从桌子上坠落下去，在空中翻了个个，然后镜面朝上落在了泥地上。

镜子并没有变成碎片，只是裂了长长的一条缝。“斧头”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说：“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接着，他弯腰捡起沾满泥土的镜子，抚摸着那条长长的裂缝，说道：“是我的错，我根本就不该问你那样的问题。不过，童言无忌，就当你什么都没说过吧。”说完，他又若有所思地望着我，问道：“为了让你父亲回来，难道你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献出吗?”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摇起了头，好像在替我做出否定的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严肃地问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一定要想清楚哦，一定要认真地想清楚。”

我凝视着镜子上的那条裂缝，感到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冰冷起来。我没有再思考什么，而是斩钉截铁地说道：“是的，我愿意献出生命，献出我的生命。”

我的话音刚落，镜子立刻在“斧头”手中断成了两截。他小声地对我说：“镜子碎了，这说明你不能用自己的生命而只能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回他。你要失去一个至亲的人，这样你父亲才能回来。”

他一边点着头，一边把一个杯子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拿起水罐往杯子里倒满水，然后跟我说：“把水喝完你就可以回家了。记得要好好保管我的身份证，绝对不可以把它给任何人看。”

我把杯子拿到嘴边，感到碰到我嘴唇的水凉得像冰，不过我还是把它一饮而尽。我站起来，准备离开小屋。

当我踩着旧轮胎往沟外爬的时候，外套口袋里赢来的那些硬币仍然叮叮当当地响着。这时，我想起了母亲，我觉得自己或许真的会把看见父亲的事跟她说，告诉她父亲一定会回来的。刚想到这儿，我就感觉手指上刚才被针扎过的地方开始流血。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跟她讲。

爬到沟外，我把手在长裤上蹭了蹭，然后伸进上衣口袋，握住了“斧头”的身份证。我并没有把它拿出来，只是那样握着，默不作声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风　　景

我手里拿着两瓶冰镇的捷克斯洛伐克啤酒，走出那家过去叫“猛狮”现在改名为“猎人”的餐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辆灰色的面包车，它就停在我要走的那条路的旁边。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有从它旁边过去。我还知道，在我手里拿着两瓶啤酒跑回学校的路上，它一定会跟在我后面。而我必须头也不回地一直跑，因为体育老师桑德说，谁要是不能在打铃之前带着两瓶啤酒回到学校，谁期末的体育成绩就是不及格。所以，这比任何一次计时跑步测验都要重要。

上个星期天，桑德老师跟猎人餐馆的服务员领班掰手腕时，赢了四箱啤酒。他知道，自己要是不早点儿把战利品取走，保不齐那个领班就会赖账。于是，今天他要求我们大家去餐馆取啤酒，而且路上必须玩儿命地跑。他说最早跑回去的人能得到一小杯啤酒作为奖励。我们知道，无论对谁来说，能喝点儿啤酒都不是件坏事。所以很多人都拼命争取，希望能有机会体验

一下喝点儿小酒的滋味有多么美妙。但是，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前天我踢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不知道是哪个喜欢搞恶作剧的家伙在里面塞满了石头——伤了脚踝，直到现在伤处还在隐隐作痛。

这辆灰色面包车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我知道，大家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的，即便相信了，结果也只会更糟。因为每个人都很清楚，被国家安全局开车跟踪的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要是我告诉他们，以后就没有人敢跟我说话了。所幸的是，面包车并不会时刻尾随我，而一般只有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才会看到它，另外我去引泉管和足球场时也见过它一两次。这辆面包车的车牌上只有三个数字，而且车窗上装的全是镜面玻璃，除了国家安全局，谁还会有这样的车呢？可我实在想不通，他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难道他们通过某种渠道调查到铁厂工人放火烧杂货店的时候我也在场？或者他们知道我跟菲利曾经悄悄潜入过电影院的秘密放映室？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于是尽量让自己不去想它，并一直装出并没有发现它存在的样子。

出了餐馆后，我并没有拔腿就跑，而是先在外面站了一小会儿。反正注定要成为最后一个带着啤酒回到学校的人，所以我并不怎么急着出发。此时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其他同学已经离开有一阵子了。我独自站在那里琢磨着：要是我不走面包车停的那条路，而是选择走其他的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可

是，我不能做这样的尝试，因为要是选择走中央广场那条路的话，至少得多走几千米，那样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在打铃之前赶回去了。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朝着灰色面包车停着的那条路跑去。我在心里想：也许它根本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辆车，不过是碰巧停在这儿的另一辆车罢了，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此时，手里的两瓶啤酒让我感觉到了刺骨的冰凉。我的手指麻木僵硬起来，甚至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正握着两个瓶子了。

我朝面包车跑去时，听到手里拎的啤酒在瓶子里咕咚咕咚地响着。通过车上的镜面玻璃，我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身穿一件白色 T 恤衫和一条黑色短裤，一瘸一拐地往前跑着。不过，镜子里的我一直在扭曲变形，有时奇高，有时又奇矮。

等到了面包车跟前时，我在心里猜想：它一会儿一定会发动引擎开始跟踪我。可是，我跑过面包车的时候，它并没有什么动静。我心里非常紧张，甚至感觉不到脚上的疼痛了。

面包车的引擎始终没有发动，而我已经离它越来越远了。五米、十米、十五米……面包车就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我跑到离它至少有二十五米远的时候，我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谁知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长长地按响了面包车的喇叭。我吓了一大跳，猝然停住，手中的酒瓶差点儿掉到地上。很快，面包车的引擎响了起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就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在我耳边响起。我不打算理睬它，继续闷头往前跑。可是，面包车迅速超过我，将车横在了我前面。我知道，这下自己跑不掉了，终于还是被他们给逮住了。他们之所

以等到现在才抓我，一定是有原因的，但这个原因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回头望了一眼餐馆，琢磨着自己如果跑回去的话，他们会不会闯进去抓我。不过，我随即就觉得这个想法很愚蠢，因为他们肯定会进去的。虽然觉得根本不会成功，可我还是转过了身，准备试一试，因为我不能就这么束手就擒。

我还没有起跑，面包车的门就缓缓打开了，我听见车里有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别跑。我听出来了，是爷爷的声音。紧接着，车门完全打开了，我往车里看去，果然是爷爷。可我随即又想：是不是我吓破了胆，出现了幻觉？最好还是不要再往里边看了，赶紧想办法脱身吧！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又往里面看了一眼，这一次我看得一清二楚，的确是爷爷。他大声喊道："跑？想都别想！我发誓，只要你敢跑，我就立即开车追上你，把你轧扁。赶快上车，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听他说完这番话，我顿时感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就好像刚结束了一次长跑，虽然筋疲力尽，但身上却暖和了许多。可这种感觉只维持了一小会儿，我的肚子就开始了绞痛。我实在想不通爷爷来找我干什么。我们一年只见两次面的，而今天既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我的命名日。

我上前一步，说道："我不能上车，书记同志。我正在进行计时跑测验，绝对不可以不及格。我可不想让妈妈因为我的成绩不好而难过。"爷爷说："别为测验犯愁了，我开车送你过去，绝对可以让你赶在那些可怜的家伙前面到达。我可不想再说第二遍，立刻给我上车。"这下我没话说了，只好乖乖地上车，坐在仿真皮的座椅上，并小心翼翼地把啤酒放在脚边有凹

凸纹理的橡胶脚垫上。我使劲搓了搓手，希望冻麻的双手能赶快恢复知觉。

爷爷"啪"的一声关上车门，踩下油门，调整好车的方向，向前开去。

一开始，爷爷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一向讨厌跑步，但愿你对它也不感兴趣。"我说："我当然也不喜欢跑步。"爷爷满意地点点头说："很好，这才像我的孙子嘛。"我没有作声，只是看着爷爷。我想问他很多问题，比如：他是从哪里搞来这辆面包车的？他是不是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正想着怎么提出这些问题，却突然注意到爷爷的衬衫扣错了扣子，而且他也没有打领带，一副衣冠不整的样子。我对此感到吃惊不小，那些问题也不想再问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这样的面包车，它的座位比小轿车的座位高，所以更容易看到窗外的景物，而且也看得更远。我就那么一直愣愣地盯着窗外，任凭景物快速地朝后面闪过。

面包车驶到街角时，并没有朝学校的方向拐，而是向相反的方向驶去。我知道我们驶上的是以前的玛德大街。到了大街的尽头，我们也没有朝中央广场的方向左转，而是拐向了右边，朝着卡尔弗里山开去。

这时，我觉得自己最好问问爷爷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转过来，摇着头说道："你的脸色很难看，看起来好像很紧张。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那么不信任我。"我想为自己辩解，说我一点儿也不紧张，脸色难看只是因为刚才跑步跑得腿很疼，而且穿的衣服也不够暖和。可是，我一个字都

没来得及说出，爷爷就小声说道：“你不用担心，我用人格向你担保，你肯定能在规定的时间里赶回去。我现在要带你去个地方，以前我也带你爸爸去过。你就放心吧，我可是一点儿恶意都没有。”

我没说话，只是不知所措地盯着前方，因为爷爷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父亲，一次都没有。他不但自己不提，甚至也不让别人在他面前提起父亲。他的所有行为都让人感觉他从未有过那么一个儿子。我知道爷爷对父亲败坏了我们家族的名誉感到极为愤怒，他认为父亲在请愿书上签字的行为不仅让父亲本人，也让整个家族蒙羞。在我们家族，每个家庭的长子都有着相同的教名，所以爷爷、父亲和我的名字都一模一样，这使得很多人都以为在请愿书上签字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我爷爷。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疯传爷爷会立即受到惩处，幸运的是，除了提前退休外，爷爷并没有受到更大的牵连。所以，此刻听见爷爷提起父亲，我着实吃惊不小，可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车子继续往前开的时候，我一直搜肠刮肚地想着自己应该说点儿什么，因为我不能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该问问奶奶的情况，问问她的病情有没有好转。就算不问这些，至少也该问问爷爷到底想带我去哪儿。问问他特意大老远开车来接我去的地方究竟有多重要。

就在我开始酝酿自己的措辞，准备提问时，爷爷却冷不丁地开了口。尽管他并没有扭过头来看着我，可我还是能从他嘴角的皱纹里看出他正在微笑。

他说：“看到你一路上没有吵闹地问个不停，而是像个大

人一样耐心地等待，我感到很欣慰。这说明你已经很成熟了，知道时机不到，打听也没用。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听到这里，我连忙把刚到嘴边的问题都咽了下去，继续保持沉默。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山顶，驶过了军人公墓，来到了总司令的狩猎行宫前。这座行宫，总司令每隔五年才会使用一次。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顺便视察一下我们的城市。此刻，我猜爷爷是要带我去行宫里面参观。菲利的叔叔曾经进去过一次，是去检修电路。他告诉我们，行宫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纯金打造的，就连水龙头和衣帽架也不例外。

虽然我对进入行宫参观并不感到特别兴奋，但也不介意进去看一眼。可是，当面包车开到行宫那扇黑色的大铁门旁时，车速并没有放慢。面包车继续行驶，穿过小树林后又爬上一个高坡，来到观景台下方的公路上。每年五月大游行后，我们都会在观景台野餐。

爷爷把车开下公路，绕开一排长椅，从直升机停机坪前驶过。这时，面包车忽然猛地颠了一下，我脚下的两瓶啤酒“咣当”一声撞在一起。我赶紧抓住车座边缘，想保持平衡。爷爷径直驶向一棵高大的核桃树，再往前就是悬崖峭壁了。我正在紧张时，爷爷猛地减速，把车子停下，熄灭了引擎。他平静地对我说：“到了，下车吧。”

刚才走的都是山路，又颠簸得厉害，我有点儿晕车。于是下车后，我按照母亲教我的办法做了几次深呼吸。这办法很有效，不到一分钟，那种恶心的感觉就消失了。不过，在面包车窗户上的镜面玻璃里，我还是看到了自己十分苍白的脸色。

这时，爷爷走下汽车，来到核桃树下，并叫我也过去看一看。他说："从这里远眺，你会发现整个城市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棵树下看过去，景色是最壮观的。以前这里有一把长椅，可是现在椅子已经被人偷走了。不过没关系，春天已经来了，地面上应该很暖和了。"他边说边脱下外套，把它平铺在高大的核桃树下，然后盘腿坐在上面。他用手拍了拍身旁的地面，对我说："等什么呢？还不快坐下！"我本想说地面上太凉，我会感冒的，可最终还是沉默着坐了下来。

爷爷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爸爸小的时候我也带他来过这里，带他鸟瞰整座城市，鸟瞰他的故乡。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太爷爷——也带我来过这里。"这时，我突然觉得爷爷可能会让我发誓，以后也带我的儿子来这里。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拿起放在外套旁边的两瓶啤酒。他的这个动作让我非常诧异，因为我根本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把啤酒从车里拿出来的。不过，此时我可以确定，爷爷一定会把两瓶啤酒喝个精光的。虽然我不希望他那么做，但也不敢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

爷爷望着我，笑着对我说："别紧张，你们的体育老师是我的老同事，要是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字，你就告诉他：'我爷爷要我代他向您问好。'你不用担心，不会有任何麻烦的。你要牢牢地记住：你可不是普通人的孙子。"

爷爷说完后沉默下来，把两个酒瓶的瓶嘴挨在一起，让瓶盖相互咬合。我以前从没见过有人这样开过瓶盖，那架势仿佛要把两个瓶颈拧断一般。他的手猛地一扳，两个瓶盖同时被打

开了，白色的泡沫从瓶口一直流到他的手上。他把泡沫甩到草地上，告诉我说："你要记住，真正的绅士从来不在早上喝酒。不过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谓了。"

他举起一个酒瓶，一口气喝下将近半瓶啤酒，然后把瓶子递到我面前，问我要不要来点儿。我说不用，爷爷点点头说："很好，很好，你肯定会成为一位绅士。"

我望着爷爷握着酒瓶的手，发现他最近似乎瘦了不少。他的皮肤上满是皱纹，宽宽的棕色表带紧紧地箍在他的手腕上，表带周围的皮肤被勒得皱了起来，像一张被揉过后又展开的薄纸。

爷爷微笑着又喝了一小口啤酒，对着身下城市的方向点了点头，对我说："好好看看这座城市吧，一定要好好看看。你这辈子是第一次看见它。第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

我放眼望去，发现从这个角度去看，这座城市的确很美——市中心的建筑群、古老的城堡、被三座教堂环绕的中央广场、歌剧院、博物馆、老医院、市政厅，还有远处那些巨大的由灰色住宅楼组成的居民社区……每座建筑都别有韵味。我继续往远处看，看到了城市的另一边有一条大河流过，河上矗立着宏伟的堤坝，旁边还有一座钢铁厂。

爷爷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告诉我说："不要片面地看待事物，要尽量看它们的整体，看全局。最好能像看一幅画或者看一个漂亮的女孩那样，只看一眼就能掌握全部信息。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就能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说完后，爷爷又陷入了沉默。他静静地俯瞰着脚下的城市，时不时喝上一两口啤酒。我也远眺着城市，看到的依然只是一

栋栋建筑，一条条街道和一个个广场。我分辨不出哪里是我家的公寓楼，也分辨不出哪里是我们的足球场。这时，一阵冷风吹来，我的胳膊和腿上立刻起了鸡皮疙瘩。

过了一会儿，爷爷终于又开口了。他说："你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即使在阴霾的天气里，它也依然能够闪闪发光。可是，我要告诉你，一旦有机会，你就立刻离开它。一旦离开，就永远不要回来。你不但要离开这座城市，还要离开这个国家，离开你的祖国。"

说完后，他把瓶子里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猛地把酒瓶掷向了脚下的城市。几秒钟后，山下传来酒瓶在岩石上撞碎的声音。

我不知道该对爷爷说些什么，只好不停地点头。

爷爷问我："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我说："是的，我听到了。"

爷爷接着又问："你能听懂吗？"

我说："能。"

然而爷爷摇着头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听懂。是啊，你还太小，听不懂这些的。不过，你要把我的话记在心里，等你长大了回想起我说的那些话，你肯定会明白的。"

我说："好的，我会把它们记在心里的。"

爷爷点点头，从地上拿起第二瓶啤酒，一边小口地喝着，一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脚下的城市。风越来越大，我感到浑身上下冷飕飕的，开始哆嗦起来。可我知道，不等爷爷喝完第二瓶啤酒，我们哪里也不会去。这时，我忽然想起以前萨比借给

我的一本瑜伽书，书上说如果把意念集中到肚脐眼上，就不会感到冷了。于是，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可这并不管用，我还是感到和先前一样冷。我心想，自己应该站起来，和爷爷说我们得回去了。否则我是肯定没法在打铃之前返回学校的，甚至在大课间结束后都不一定能回去。那样的话，我肯定会遇到大麻烦的。他们肯定会把我送到校长那里，然后让我请家长去学校。想到这里，我开始琢磨该怎么对爷爷说，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

我看了一眼爷爷，希望能看见他手表上的时间。可是，他正用那只戴着表的手握着酒瓶，所以我没法看到。

爷爷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听说你一直把你爸爸的照片带在身上。"

我点点头。

"你现在带了吗？"爷爷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

我说："没带。因为我今天穿的是运动服，运动服没有口袋。照片在我的校服里。不是在校服口袋里，是在校服里面的夹层里。"

爷爷叹了口气说："真可惜，我很想看一眼。你爸爸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不过没关系，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你爸爸的那张脸。不管怎样，自己的儿子是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

他再次沉默下来，喝了口酒，这时瓶子里的酒还剩下一半。突然，爷爷用手撑着地，打算站起来。他说："咱们走吧。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的了。"我赶紧起身，扶住他的胳膊，把他搀了起来。

爷爷靠着我站了一下，说了声"谢谢"。说完他就放开我，

用手理了理裤子上的皱褶，并要我把外套递给他。我弯下腰，拎起衣领把外套给他，但爷爷并没有立刻穿上，而是把它搭在手臂上。他拿起啤酒瓶看了看，说自己喝不完了，然后把剩下的啤酒朝草地上倒去。他的胳膊伸得很直，把酒瓶举得高高的。啤酒流很细，山风把它吹得斜斜地飘了起来，白色的泡沫纷纷溅在草地上。那股浓浓的酒味散去后，爷爷垂下了胳膊。我以为他又要把酒瓶抛到山下去，但结果他只是随手把瓶子丢在了草地上。

“我们走吧。”爷爷说着，把外套披在身上，一只手臂伸进了袖子里，并朝着面包车走去。外套的另一只袖子来回摆动了很久，他才努力地把另一只手臂也伸了进去。

我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啤酒沫已经被泥土吸光了，只留下一片湿漉漉的痕迹。在我们坐过的地方——也就是爷爷的外套铺过的地方——有两个金色的瓶盖。我弯下腰把它们捡起来，攥在手里，然后追着爷爷往面包车那边走去。

葬　　礼

前往公墓的路上车水马龙，我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车了。自从汽油实行配给制以来，路上的车辆就减少了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

我跟着母亲步行前往公墓，身边不停地有各种车辆驶过，不时还会有身着黑色西服的人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旁经过。等我们走到十字路口的车站时，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多了。每个经过我们身边的人都会跟母亲打招呼，有的还对母亲表示深切的同情。每当此时，母亲总是点点头，并且用同样的话做出回答："谢谢您，非常感谢!"有时骑自行车的人超过我们后还会转过头来冲我们招招手，或者脱帽致意。

我不知道这件事对大家来说竟然这么重要，更不知道原来城里有那么多人认识母亲，也有那么多人认识我。

每年冬天我都要和其他男孩步行到公墓附近去滑几次雪，没觉得路有多远。可今天，这段路却显得格外漫长。

我脚上穿的那双漆面皮鞋非常磨脚，而脖子上系的那条母

亲用父亲的领带剪裁而成的黑色领带也勒得很紧，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我之所以没有伸手把领带调松一些，是为了不惹母亲生气。在我们出门之前，她至少花了十分钟才把这条领带在我的脖子上打好，它现在的样子是最完美的，就跟以前系在父亲脖子上的领带一模一样。所以，此时此刻，我只是盼着能尽快到达公墓。

我们快要到达公墓时，突然有一辆白色的出租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打开车门，摘下皮鸭舌帽对母亲说："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请允许我载你们一程好吗?"

母亲摆了一下手说："不必麻烦了。我们已经走出这么远了，这最后几百米实在算不上什么。"

司机很遗憾地说："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上我的车。"接着，他又探着身子，小声问道："您的丈夫有什么消息吗?"

母亲摇摇头说："还是杳无音信。"

这时，司机皱着眉头说："哦，我还以为他们至少会让他回家参加葬礼呢。"

母亲说："您走吧，快别说这些了。"

他这才关上车门。

车子开走后，母亲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恶的秘密警察!"

前天，母亲把我的校服仔细浆洗并熨烫了一下，让我至少能有一件适合出席葬礼的衣服。可是我跟她说："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把已经穿成深蓝色的校服变回黑色了，我们应该把它染一下。我听说参加葬礼应该穿黑色的衣服。"

可母亲说："我觉得你爷爷才不会介意你在葬礼上有没有穿黑色的衣服呢。如果你看到他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成碎片的样子，你就会知道他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

我反驳道："我听说爷爷并没有朝自己的脑袋开枪。而且在公布噩耗的讣告里也说他是'突然悲剧性地中风去世'，并没有说他是自杀。"

母亲站在房间里哈哈大笑道："那只不过是你那个笨蛋奶奶想出来的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因为她不想因此而蒙羞。可是，大家都知道真相，每个人都知道你爷爷把手枪伸进了嘴里，把自己的脑袋打得粉碎，碎得甚至都没法再拼到一起了。等你看见棺材里他的样子，你就全明白了。你奶奶这样做实在是令人恶心！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找来一顶罩着黑纱的帽子，戴着它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招摇过市，装出一副悲伤的寡妇的样子，歇斯底里地哭诉命运对她是多么不公。还说这是一桩悲剧，她亲爱的丈夫病故了，以后她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等等。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她可从来没叫过他什么'亲爱的丈夫'，从来都没有。她只会用永无休止的抱怨和假想出来的疾病让你爷爷终日不得安宁。所以，你爷爷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用手枪给自己来了个断，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母亲说着说着忽然哭了起来，她的肩膀抖得就像风中的树叶。我从来没见她哭得这么厉害过。最后她不得不靠着写字台才没让自己摔倒。接着，她坐在我的床边，想拽过被角擦拭脸上的泪水，可她哭得那么厉害，连这个简单的动作都很难做到。

我知道，她并不是在为爷爷哭，完全不是。她才不会因为

爷爷哭成这个样子呢。她这样哭，只是因为父亲。父亲去多瑙河运河已经快两年了，没有任何音信。

这时，我也几乎要哭出来了，但我想起的不是父亲，而是爷爷。我想起的甚至不是爷爷的脸，而是爷爷的手。我想起了他的手打开车门让我进去时的样子，他的手指经常猛推车窗，好让车门彻底打开，而我总是透过车窗玻璃看着他的指尖在那一瞬间由红变白、由圆变扁。是的，此刻我看得是那样清楚，仿佛那手指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闭上了眼睛，以为这幅画面会自动消失，可我还是能看见爷爷的手。这一次，我看到的是爷爷紧握住啤酒瓶的手，他是那么用力，以至于把手指都压得发白了。

我使劲儿摇摇头，睁开了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我上前轻拍母亲的肩膀，安慰她道："别哭了，冷静一点儿。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地理老师在大课间把我叫到科学教具室，通知我关于爷爷的噩耗，并告诉我剩下的时间不必上课而可以回家的时候，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当我们拐进通往公墓的那条街时，我注意到公墓那两扇黑色雕花大铁门完全敞开着，花店和小教堂旁边围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鲜花，到处都是挂着红色、黑色和国旗颜色缎带的花束和花圈。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没有带花来?"

母亲回答说："这里的花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我觉得，对

于那个老头子来说，多一束或者少一束花都无所谓。只要他看到自己的葬礼成了那么多人关注和参与的大事，他就一定会心满意足，不会在意花的多少了。最重要的是，你爷爷称我们为‘肮脏的犹太人’，所以不管我们送与不送，送些什么，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时我才意识到，只有在准备迎接总司令的访问时，我才会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么多人。当然，那种时候警察的数量要比现在多得多。今天我只看见大约十五六个警察，他们都身着制服站在公墓的入口处。

这时，一个戴礼帽的矮个男子从我们身旁走过，他追上另一个男子说：“看这阵势，警察似乎担心会出什么事。”可那个男子却摇摇头说：“一个葬礼会出什么事呢？无非是把老头子下葬，然后人们各回各家，仅此而已。”戴礼帽的男子却坚定地反驳道：“我可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听说……”

就在此刻，母亲和我走到了他们身边。他们一看见我们，立刻闭上了嘴。矮个男子还摘下礼帽向我们行礼。他们对爷爷的去世表示哀悼，并劝我们节哀顺变。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母亲立刻回答道：“谢谢你们，也感谢你们来参加葬礼。”我也连忙跟着道了谢。那两个人点点头，然后一起朝公墓里走去。

虽然通往灵堂的主干道很长，但我还是远远地就看见了道路尽头修葺一新的灵堂上飘扬着的巨大的黑色旗帜。

我们走着走着，母亲忽然被绊了一下。她说：“不要紧，是鞋带开了。你稍等我一下，我系一下鞋带。”她说着蹲了下

去。我趁机把手伸进口袋，拿出过生日时爷爷送给我的那枚勋章，飞快地把它别在胸口上——就在爷爷当时给我别的那个位置。打开别针的时候我的手被扎了一下，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母亲起身后立刻注意到了我的勋章，我知道她肯定会命令我把它取下来。可还没等她开口，就有一个老妇人停在了我们身旁。她戴着一顶帽檐宽大得出奇的帽子，帽子四周还垂下了黑色的面纱，所以我们完全看不清她的脸。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我奶奶，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她不是。

老妇人把面纱翻起来放到帽檐上，这时我看到她比奶奶苍老许多，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奶奶。不过，她好像已经认出了我们，因为她对母亲说："嗨，你好，亲爱的。"接着，老妇人凑到母亲身边，在她的两颊上分别亲吻了一下，然后退后几步，开始啜泣起来。她抬起手臂，不停地用一块宽大的手帕擦拭着眼泪。当她举起手帕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手上戴着一副白色蕾丝手套，右手的无名指上还戴着一枚很大的有图案的戒指。

这时，母亲向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们赶快离开。可老妇人突然把手帕拿开，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说："今天是一个多么悲伤的日子啊！我们亲爱的人就这样残忍地离开了我们。"然后，她凑到母亲身边小声问道："大家传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是自杀的？"

母亲摇摇头说她并不知情，又冲我使了个眼色，然后对妇人说："对不起，亲爱的伊娃，我们得走了。"

我们正要离开时，老妇人一把抓住母亲的胳膊，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然后低声耳语起来。她说话的声音非常低，可我还是听得很清楚。她对母亲说："我想让你知道，你公公之所以

会自寻短见，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爱的人都是我，是他‘亲爱的小伊娃’。他之所以要对着自己的心脏开枪，是因为他再也没有办法忍受没有我的生活了。我还想让你知道，因为担心真相泄露，你婆婆把遗书都给藏起来了。不过这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上帝会还我和你公公一个公正的。你们总有一天会看到的，是的，会看到的。”她边说边使劲地点着头，连黑纱都从帽子上被震了下来，重新垂到她的面前。

说完，她又大声哭了起来，并把手帕伸进面纱里擦着眼睛。母亲拉起我的胳膊，拽着我朝灵堂走去，嘴里说道：“对不起，我们得赶快走了，告别仪式就要开始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担心老妇人会追上来。不过她并没有尾随而来，只是站在主干道旁的人行道上整理她那顶大帽子。我问母亲：“她是谁？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母亲说：“她叫伊娃，以前曾经是你爷爷最好的朋友，现在变成了一个疯狂的老女人。她一直异想天开地以为你爷爷想跟她结婚，所以这些年总是缠着你爷爷，动不动就惹出一些可怕的丑闻来。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根本不值得一提。你最好别再想这些事情了。我们得赶紧去参加告别仪式。”

灵堂外已经站满了人，宽阔的车道两边停着许多乌黑发亮、挂着政府车牌的老式苏联产轿车。当然，也有法国产的雷诺和雪铁龙轿车。我看到曾经把我们赶出家门的那位大使也来了，他正靠在一辆黑色的轿车旁抽烟。尽管只看到了背影，但我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幸好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我想她肯定再也不想看到那个人了。

越靠近灵堂，人群就越密集。不过，我们只需要说一句："对不起，请借过。"人们就会自动地向两边退去，并关切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名人或者重要的大人物一般。许多人都跟我们打招呼，说爷爷是一个好人，说他们对爷爷的去世表示难过，并要我们接受他们最深切的哀悼。母亲不停地向左右两边点头致意，我也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前走，踏上了通往灵堂的主台阶。台阶上也挤满了人，但他们一看到我和母亲，就全都不约而同地让开了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扇巨大的、镶着金边的黑色大门，它缓缓地敞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它敞开过，因为我从没在这里参加过葬礼。

经过一个个身着黑色西服的男子和一位位身穿黑色套装的女子，我们跨进了灵堂的大门。这时，有些走调的哀乐声在我耳边响起，那声音仿佛在不停地颤抖着。

我以为灵堂里面会很黑，或至少会像大多数教堂那样光线昏暗。但事实恰恰相反，这里面的光线强得让我睁不开眼睛。稍微适应了一下后，我抬头寻找光源，结果发现灵堂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有很多支架的金属吊灯，上面至少装了二百个灯泡。

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往前走去。

灵堂的面积很大，周围的墙上都垂着红色的帘幕，但并没有悬挂总书记和总司令的照片，只贴了一些总书记的语录标语。

很快，我看见了爷爷的灵柩。

灵堂尽头的地面比别处高出约半米，有点儿像一个舞台。在那"舞台"中央有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桌子上摆放着一

口体积巨大的黑色棺材，棺材上的油漆闪闪发亮，仿佛马上就要淌下来一般。棺材两侧各立着三根高大的黑色火炬柱，但火炬并没有点燃。

我们刚在灵柩前停下，一个年轻的男子就立即朝我们走来。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深红色的皮面讲稿夹。他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向我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并做了自我介绍。他的语速很快，我差点儿没听清。

他说："我是贝列克梅里同志的秘书，政府委托我来筹办这次悼念活动。请你们站到台上书记夫人的旁边去，直系亲属都站在那里。"说着，他朝灵柩旁边指了指。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奶奶孤零零地站在灵柩的右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棺材，好像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到来。

母亲没有动，于是那个秘书又拿着讲稿夹朝灵柩那边指了指，对我们说："请快点儿，因为贝列克梅里同志马上就要来了，他将亲自致悼词。"

我往灵堂的另一侧看了看，发现在挂着红色幕帘的墙边的确有一个摆着麦克风的演讲台，估计一会儿致悼词的人就会在那里发言。

这时，母亲挪动了脚步，一步跨上了"舞台"，我也连忙跟着站了上去，秘书则跟在我们后面。

来到"舞台"上，我感觉灯光更强烈了，原来灵堂的后墙上还装了一排白炽灯，目的是用强光凸显墙上悬挂的那幅巨大的挂毯。挂毯上的图案是一位手持冲锋枪的游击队员，他站在一片麦田中央，背后是正在驶来的收割机，再往后就是绵绵的

群山，那里有国家的宝藏——葱郁的松林。

母亲和我站到奶奶身边，我像往常一样恭敬地向她问好，可她并没有理睬我，似乎没听见我的声音。接着，她用极低的声音对母亲说："你怎么敢在这里出现？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恨不得往你的脸上啐口水！是的，我真想立刻把你从这里赶走！"

母亲微笑着对奶奶说："我很高兴看见您的病情有所好转。如果您想在这里当着全市人的面出洋相的话，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觉得您的丈夫恐怕更乐意看见这里有一场像样的决斗，而不是这种让人恶心的闹剧。"

奶奶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她舔了一下嘴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知道，她马上就要对母亲说出更恶毒的话来了。可就在这时，悬挂挂毯的那面墙壁上突然有一扇小门被人推开了，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奶奶面前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往灵堂里搬花圈了，因为首长们很快就会到达。"接着他又问奶奶现在是否可以点燃火炬。

奶奶从包里掏出一块手帕，在眼睛上面捂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如果时间已经到了，那你们就开始吧。"穿工作服的男子答道："是。"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子又回来了，两只手上各拎了一个巨大的花圈。五个工人跟在他身后，手里也都拿着花圈。他们迅速把花圈在灵柩周围摆放好，然后又走出去，搬进来更多的花圈。

这些人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我能闻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浓浓的汗味儿。我觉得他们不是一般的工人，而是殡仪馆负

责挖掘墓地的工人，爷爷的墓地说不定就是他们挖的。

我低下头，注意到其中一个工人裤子上膝盖的部位沾满了泥土，这让我越发觉得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因为我不想让这些人路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我。

工人们熟练地摆放好花圈的同时，还迅速地整理好了花圈上的缎带，好让人们能看清上面的字。我看到了几个名字，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

这时，有一位工人拿来了梯子和一个油桶。他把梯子摆到一个火炬柱前，迅速爬上去，往顶端的黑色球体里倒了些煤油，并用一根又粗又长的火柴将火炬点燃。接着，他依次点燃了其他火炬。

这些橘黄色的火苗刚刚燃起时显得飘忽不定，但很快就稳定成了一个好看的尖角。此时，哀乐的声音也不再走调和颤抖了。我闻到一股浓浓的松枝味儿和煤油燃烧的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圣诞节停电的时候，我和妈妈点着煤油灯过节的情景。

看着棺材上闪闪发亮的漆面，我想自己要是站到跟前去，一定能看到上面出现自己的脸。想到这里，我的喉咙忽然有些发紧，感觉好像就要哭出来了一般。我赶紧把手伸进衣服口袋，掏出出门前母亲刚刚熨烫平整的那条手帕。这手帕是父亲以前出席正式场合时使用过的，我握着它，忽然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对母亲说过的话，他说父亲可能会被放回来参加葬礼。我吞了一下口水，心想：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哭出来，我要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男人，因为父亲随时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

突然，正在播放的哀乐中断了，扩音器喇叭嗞嗞啦啦地响

了几声，然后周围忽然安静下来。悬挂挂毯的那面墙上的门再次开启，一个身着西装的高个秃顶男子匆匆走了进来。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而是径直走向演讲台。秘书快速走上前去，把红色的讲稿夹放在演讲台上。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个秃顶男子是贝列克梅里同志。

贝列克梅里同志站在演讲台后面，用食指弹了一下麦克风，说道："今天，各位同志特意赶来参加追悼会，我对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书记同志的去世，是我们的巨大损失，他生前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毋庸置疑的。现在，请允许我对书记同志进行简短的追忆。"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掏出眼镜，打开红色讲稿夹，从里面取出一沓别着回形针的讲稿。

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念道："首先，我要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接下来，我想先回顾一下我跟书记同志相识的过程。我们认识时，书记同志还在上大学。为了赚取学费，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酒吧或者餐馆去卖香水、剃须膏、生发水、抗皱霜、回春水和香皂之类的东西。我记得他通常会拎着两大箱商品走出学校，那箱子很重，是的，非常重。可是，书记同志总是毫无怨言地拎着它们，一次都没有抱怨过。他的工作不仅辛苦，而且还要忍受那些喝得醉醺醺的顾客对他的戏弄和嘲讽。有一次，在一家名声并不是很好的叫做'大象'的餐馆里，餐馆老板要跟书记同志打一个赌，说如果他同意将生发水抹在……"贝列克梅里同志刚念到这里就被人群中传来的低语和骚

动打断了。

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大声叫喊着："让我过去！让开！让我到前面去！"贝列克梅里同志放下手中的稿纸，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很快，我们都看见了那个叫喊的老妇人——伊娃。她正挥舞着一大束红色的玫瑰，拼命从人群中挤过来。

"我可不能让我可怜的心上人没跟我告别就被埋葬了！我一定要到棺材前面去！我才是唯一有资格站在他遗体旁边的人！我才是那个他真正挚爱的人！他爱的绝不是那个女人，绝不是那个邪恶的老巫婆！"伊娃老太太一边叫嚷着，一边使劲往里挤。

这时，我听见奶奶怒不可遏地说道："真是太荒唐了，简直让人无法容忍！我要去杀了她，我要去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奶奶说这话的时候，伊娃老太太已经来到"舞台"前面，离灵柩只有两步之遥了。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抓住她，把她向后拖去。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抓她的那个人，他就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他使出擒拿的招数把老太太往后一拉，由于用力过猛，老太太的一只鞋掉了，玫瑰花也掉到了地上。她大叫着拼命挣扎，可出租车司机还是把她拖向了门口。

伊娃声嘶力竭地喊道："大家都要知道真相，书记同志是自杀的，而他那恶毒的妻子却把他的遗书给毁掉了，因为遗书会暴露出事情的真相！书记同志一辈子爱的都是我，并且只有我！那个女人之所以坚持要密封棺盖，就是怕大家知道真相！"

这时，出租车司机已经把她拖出了灵堂。渐渐地，我们只能听见她的喊叫声，可再也听不清她在喊些什么了。过了一会儿，喊声突然停止了，几乎在同时，悬挂挂毯的那面墙上的小

门又开了，一位殡仪馆的工人走了进来。他迅速走到“舞台”前面，捡起伊娃掉落的那只黑色皮鞋，然后又捡起那束玫瑰花，把它放到花圈中间，然后拎着鞋子走了出去。

这时，奶奶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她踉踉跄跄的差点儿摔倒，贝列克梅里同志的秘书连忙上前扶住了她。奶奶一边痛哭一边跟秘书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只听出“棺材”两个字。

秘书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蓝色的手帕递给奶奶，然后走到演讲台前，对贝列克梅里同志耳语了几句。贝列克梅里同志听完他的话，皱了一下眉，然后摇了摇头。秘书离开了，贝列克梅里同志又清了一下嗓子，同时将那沓散乱的讲稿整理好，接着念了起来。可是，他并没有从刚才停下的地方开始念起。我明明记得他刚才讲到了生发水和打赌的事，可现在他却开始长篇累牍地讲起了自己跟我爷爷打仗时候的经历。他说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根本无法享受到胜利的果实，但他们还是非常英勇地投入了战斗，因为祖国的未来远比他们本人的幸福要重要得多，重要得多……对这句话我始终没有搞懂，对爷爷来说，还有什么比他自己的幸福更重要的呢？

突然，奶奶甩开秘书的手，朝演讲台的方向迈了几步，并对贝列克梅里同志大声说道：“皮什塔，你当着我的面说这些瞎话，难道就不觉得害臊吗？棺材为什么没有打开，你比谁都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完，奶奶走到棺材前面，用拳头狠狠地砸了它几下，然后大声吼道：“你们立刻把它打开。现在我只想再看我丈夫一眼，看最后一眼！我有权跟他告别！而且，外面的那些流言蜚

语我都听见了，他们都说我丈夫是用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自杀的。我要把这些恶意的传言一劳永逸地清除掉。我要所有怀疑我丈夫是自杀的人从此都闭上他们的嘴。我相信我丈夫也希望如此。是的，如果他泉下有知的话，他一定会坚持这样做的。所以，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请立刻把它打开。要是你们不开，我就自己来开。这是我的权利，你们明白吗？是我的权利！”

此时，贝列克梅里同志的脸涨得就跟那个讲稿夹一样红。他“啪”的一声把手中的稿纸摔在演讲台上，我知道现在他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控制自己不要发作了。接着，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说道：“没问题，悉听尊便吧。”他的嘴角在微微抽搐，不过还是向秘书点了一下头。于是，秘书走到悬挂了挂毯的那面墙的小门前，打开门走了出去。

贝列克梅里同志说：“现在我继续我的讲话，向我们敬爱的逝者表达最诚挚的敬意。”接着，他再次把稿纸整理好，接着念他的稿子。

我没有再注意他讲话的内容，而是始终留意墙上的那扇小门。当它被再次打开时，两个殡仪馆的工人走了进来。一个人手里拿着钳子，另一个人手里拿着铁锹。他们来到棺材前面，开始将钉子从黑漆漆的棺木上一颗一颗往下拔。他们的动作非常熟练，不到三十秒钟就把棺材左侧的三颗钉子全部拔了下来。接着，他们又去拔棺材右侧的钉子。拔最后一颗钉子的时候有些费劲，不过最终还是拔了出来。他们把工具放在棺材旁边的地板上，两个人分别走到棺材的两端，抓住棺材盖，一起猛地向上用力，把棺材盖抬了起来。他们抬起棺材盖时正好挡住了

我的视线，所以我没有看到爷爷，只看到了棺材里满是皱褶的红色丝绒内衬。

突然，我闻到了爷爷脸上特有的那股薰衣草擦脸油的味道。不过我知道，这应该只是我的幻觉，因为现在爷爷脸上涂的只能是防腐油。

这时，我听见灵堂里的人们大声惊呼起来，那声音比伊娃老太太闯进来时要大得多。我以为他们是因为棺材盖被打开了才这么激动的，但母亲紧张地抓住了我的胳膊，这让我知道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只见站在门口的人群向两边分开，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同一个方向。母亲紧紧掐着我的胳膊，我听见她说："是你爸爸，他们把你爸爸带回来了。"

人们开始大声议论起来，有的人在喊父亲的名字，有的人说他是从多瑙河运河来的，还有的人说他听说我父亲是被劳改营的人押来的。

我怔怔地朝大家张望着的地方看过去，只见五个人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果然是父亲。是的，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低垂着脑袋，一小步一小步地往我们这边走过来，身上穿的还是被带走那天穿的衣服。走在他前面的四个人穿着相同的黑色制服，这种制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父亲始终低头盯着地面，虽然很多人在喊他的名字，可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不看任何人。他的双手戴着手铐垂在身前，手铐中间系着一条长长的铁链，铁链的另一头握在前面一个人

手中。虽然父亲的脚上并没有带脚镣，但他迈的步子仍然非常小，仿佛脚踝也被锁住了一般。

我知道，我应该立刻跑上前去，给父亲一个拥抱，可这时，母亲说了一句："我的上帝啊!"然后就浑身瘫软地靠在了我的身上。此时，我也感觉双腿变得非常无力，但还是强撑着安慰母亲说："别担心，爸爸现在回来了，再也不会有任何麻烦了。"可母亲这时仿佛只会说那一句话了。"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听见她一边说一边用力地吸着气。

那些人带着父亲缓缓地走到"舞台"上，不过没有站在我们这一侧，而是站到了棺材的另一侧，他们离棺材大约有两米远。

牵着铁链的那个人拽了一下链子，父亲这才慢慢抬起了头。望着父亲的那张脸，我立刻感到胃里一阵绞痛。那是一张晦暗、憔悴的脸，而且上面长满了长长的胡须。而最让我感到惊愕的，是他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我知道，他现在一定看到我们了，也一定看到了奶奶。可是，他的眼神依旧呆滞，两个眼珠一动不动，仿佛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母亲抽了一下鼻子，而我依旧死死地盯着父亲，希望他能说点儿什么，比如说他回来了，说他看到我了，只要他发出声音，不管说什么都行。我还希望他能挣脱铁链，走到我们身边拥抱我们，好好抱一下我，再好好抱一下母亲。可是，他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忽然间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我的父亲。因为他的样子告诉我，他不认识我，不认识母亲，他谁都不认识，甚至有可能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我听见母亲又抽了一下鼻子，然后哽咽起来。我知道，她这是在控制自己不要号啕大哭，她是在咽下自己的泪水。我真希望母亲能对着父亲大声呼喊，而我也马上就要对他吼出来了。

就在这时，父亲的鼻翼翕动了一下，长长地喷出一股气，然后又用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眼皮抖动了几下，脸上的肌肉开始剧烈地抽搐。他扭过头，目光落在打开的棺材上。与此同时，我也看见了陷在红丝绒内衬里的爷爷。

爷爷躺在棺材里，显得比平时瘦小很多。我看着他的脸，上面没有任何受过伤的痕迹，而且皮肤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油光发亮。他的胸前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别满了生前获得的各种勋章。透过那些勋章，我觉得自己看见他心脏部位的灰色衣料被血浸透了。我告诉自己那只是我的幻觉——我看到的不过是红色的丝绒投在闪烁着金属光芒的勋章上的影子。接着，我又好像闻到了鲜血发出的腥味儿。我连忙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就连他们把父亲带回来，让他站在棺材对面也是我的幻觉。

可是，我抬起头，却看到父亲真实地站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像尊雕像般一动不动，眼睛死死地盯着棺材，盯着爷爷睡着的棺材。

整个灵堂里鸦雀无声，父亲已经在那里站了至少有一分钟了。我不由得猜想，他也许并没有看到棺材，正如他没有看见我们一样。可就在这时，父亲的肩膀突然抖动了一下，他朝棺材跨了一大步，用两只被铐住的手攀住了棺材的边缘。

我感到很高兴，因为父亲终于对他看到的事物有了反应，

这说明他还是有意识的。我猜想，父亲接下来可能会去抓爷爷的手，可他的手始终紧紧攥着棺材的边缘，一动也不动。接着，他慢慢转过头，上下打量着自己的父亲，最后把目光停在了爷爷的脸上。我也随着他的目光去看爷爷的脸——在那张两颊深陷的脸上，我看到了一两处青紫色，像是胡须没有刮干净的样子。

我等待着，等待着父亲抬起头来看看我和母亲。我知道，这一次他一定能认出我们。他心里也一定很清楚，我们之所以参加葬礼，就是为了见他一面。我们一直在等他，并且会一直等到他被释放的那一天。

这时，父亲突然把手从棺材上移开，往后退了一步。他果然抬起了头，直勾勾地看着我，盯着我的眼睛。通过他眼里闪烁出的光芒我能断定，他已经认出了我。接着，父亲的嘴唇微微张开，显然是想说些什么。可是，他猛地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母亲眼里噙着泪水说道："我的天哪，他们究竟对你做了些什么？他们怎么能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说着，她放开我的胳膊，一个箭步从奶奶身边跨了过去，绕过棺材快速朝父亲跑去。

当她马上就要到达父亲身边时，一个穿制服的人突然冲到她面前，大声咆哮道："禁止靠近囚犯！"母亲大声哭喊道："你们没有权力对我发号施令！我要去看看我的丈夫，我一定要去，死都要去！你们给我滚开！"母亲用尽全身力气把挡在自己面前的人推了个趔趄，这时另一个人上前狠狠打了母亲一个耳光。

突然，父亲开始怒吼起来。他的口中没有发出一个音节，只是像野兽那样大声地吼叫着。他奋力朝母亲冲去，两个穿制

服的人拖住铁链拼命拉扯。母亲冲到其中一个人前面，用拳头疯狂地在他的胸前猛捶，并大声呼喊周围的人上来帮忙，不要让这帮人为所欲为。

这时，贝列克梅里同志对着麦克风大声喊道：“所有人都待在原地别动！保持冷静！”奶奶此时也开始号啕大哭，她边哭边喊：“我的儿子啊，我的孩子！我要看看我的儿子！”说着，她也朝父亲冲了过去。

见势头不妙，两个穿制服的人开始架起父亲往小门那边走。父亲用尽全力拼命反抗，一边大声吼叫一边竭力挣脱铁链。可就在这时，一个家伙从后面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他的挣扎立刻变得十分无力了。见父亲被拖着朝小门走去，母亲急忙上前追赶，剩下的两个人立刻抓住了她。奶奶上前抱住其中一个人，同时大声地尖叫着，试图帮母亲脱身。

就在父亲马上要被拖到小门旁边时，那扇门突然被撞开了，一群警察和殡仪馆的工人冲了进来。警察手里拿着警棍，工人手中握着铁锹。

此时，灵堂里的人们依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仿佛在观赏一场马戏表演。我冲他们大喊道：“快！快来帮忙啊！不要让他们带走我爸爸！”然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他们都是一些冷漠的看客。

贝列克梅里同志的秘书冲过来警告我：“给我闭嘴！从现在开始你动都不许动一下！”我没有搭理他，转身朝那扇小门跑去。秘书在我身后大喊道：“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马上给我站住！”说着，他追上我，从背后用力推了我一下，我被推得一

个趔趄倒在地上，差点儿撞上棺材。

虽然我已经趴在了地上，但秘书还是赶过来踢了我一脚。我没感到疼痛，而是抬起头往小门那边看去。此时此刻，我唯一关心的就是父亲和母亲怎么样了。可是，我到处都找不到母亲，只看见父亲被架着走出了小门。

这时，我捡起身旁工人放在那里的铁锹，拔腿去追父亲。可等我到达那里时，小门已经关上，几个警察挡在了我的面前。我有些绝望，因为我知道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别想从小门走出去了。此时，那个秘书很不知趣地跑到了我的前面，我二话没说，扬起铁锹就铲到了他的大腿上。他立刻疼得坐在地上大骂起来。我没有理睬他，而是猛地转过身，跑到“舞台”下面，挥舞着铁锹大吼道：“都给我让开！让开！”

我不去管铁锹究竟挥到了哪里，不理睬众人像疯了一般的喊叫声，我的眼中只有前方灵堂的大门，心里只有我要冲出去这一个念头。就这样，我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就像在学校防空洞里跟高年级的男孩打架时一样。

我来到了灵堂的门口，在关着的两扇大门前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飞起一脚猛地踹开了其中的一扇。我蹿出大门，并踹上了身后的门。我能听见灵堂里面乱成了一片，我知道他们随后就会打开大门来追赶我，可是我并不感到恐惧。

我几步跨下台阶，环顾四周，可是哪里都看不见父亲的踪影。整个公墓里空无一人，只有那些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主干道两旁。

这时，我又一次想到这一切也许都是我的幻觉，也许他们

根本就没有把父亲带回来。就在我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一辆灰色面包车从灵堂后面开了出来，七扭八歪地朝着主干道驶去。

我立刻清醒了，朝面包车大喊道：“停！停下来！”可是，面包车根本不理睬我的叫喊，继续向前开着。我迈开大步朝面包车追去，就在这时，我透过车后窗的铁栅栏瞥见了父亲那骨瘦如柴的苍白的面孔。我知道，面包车马上就会加速，但我也知道，不管它开得有多快，我都一定能追上它。

我把铁锹高高地举过头顶，奋力地追了上去。我感到自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致　谢

小时候，我一直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所著的《最后的莫西干人》的忠实读者。当时我以为这本书还有他的其他作品都是用匈牙利语创作的。直到发现了另一种语言的译本后，我才惊愕并且懊恼地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幼稚。读完新的译本后，我被另一种语言的魅力所深深折服。而且我觉得，虽然是同一本书，但不同的语言却造就了不同的作品。这一经历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让我领悟到了翻译的重要性。我开始明白，对一本小说的翻译不亚于一次重新创作。

在此，我想对让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所有人表示衷心感谢，也想对为本书的出版做出过贡献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是：内森尼尔·里奇、莱利卡·琼斯、菲利普·古雷维奇、安雅利·辛格、简·劳森、詹妮特·希尔瓦、艾文·麦卡维、吉萨·莫卡桑依、卡特琳娜·雷柏、伊娃·施瓦茨、伊斯特万·杰海、亚当·纳达斯蒂、彼得·多赫迪和费兰克·塔卡克斯。另外，我还要对我的经纪人克里斯·帕里斯·兰博表示感谢，感谢他作为一个真正的

探路者完成了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另一位亲密伙伴——翻译家保罗·奥什弗里，他倾注在这本书上的心血和热情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作者：乔尔吉·德拉古曼

翻译本书让我充满了愉悦感，这不仅因为该书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语言，而且还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翻译家。乔尔吉·德拉古曼过去曾将多本英文小说翻译成匈牙利语，在这两种语言的互译上经验十分丰富。所以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他不厌其烦地对我提出的疑问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在他反复修改审阅稿件的过程中，也给了我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充满了深刻的洞见和诚挚的善意。对一名翻译者来说，在工作中获得这种愉悦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此，我要向乔尔吉·德拉古曼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语译者：保罗·奥什弗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摘郁金香的男孩
作者＝（匈）乔尔吉·德拉古曼著
页数＝２７１
ＳＳ号＝１２７８８６２２
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０６